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68期
2020.11
【上半月】

走婆家
警方已入驻
一个锦囊造石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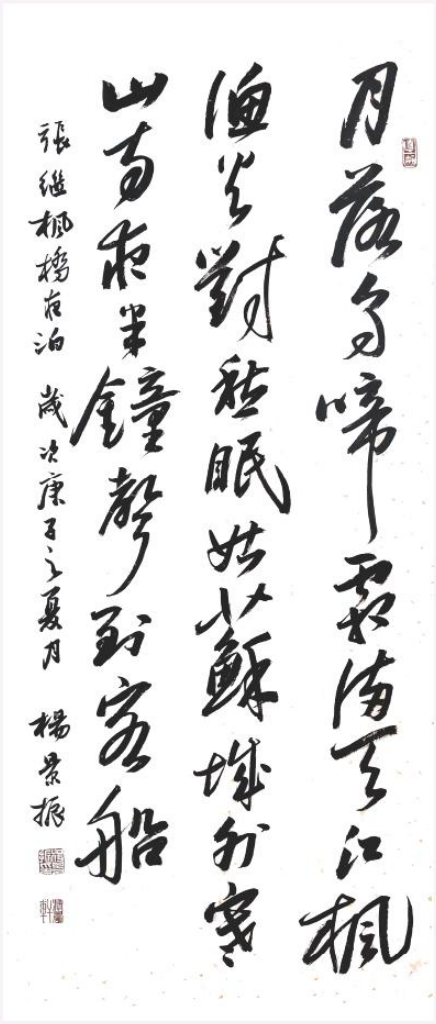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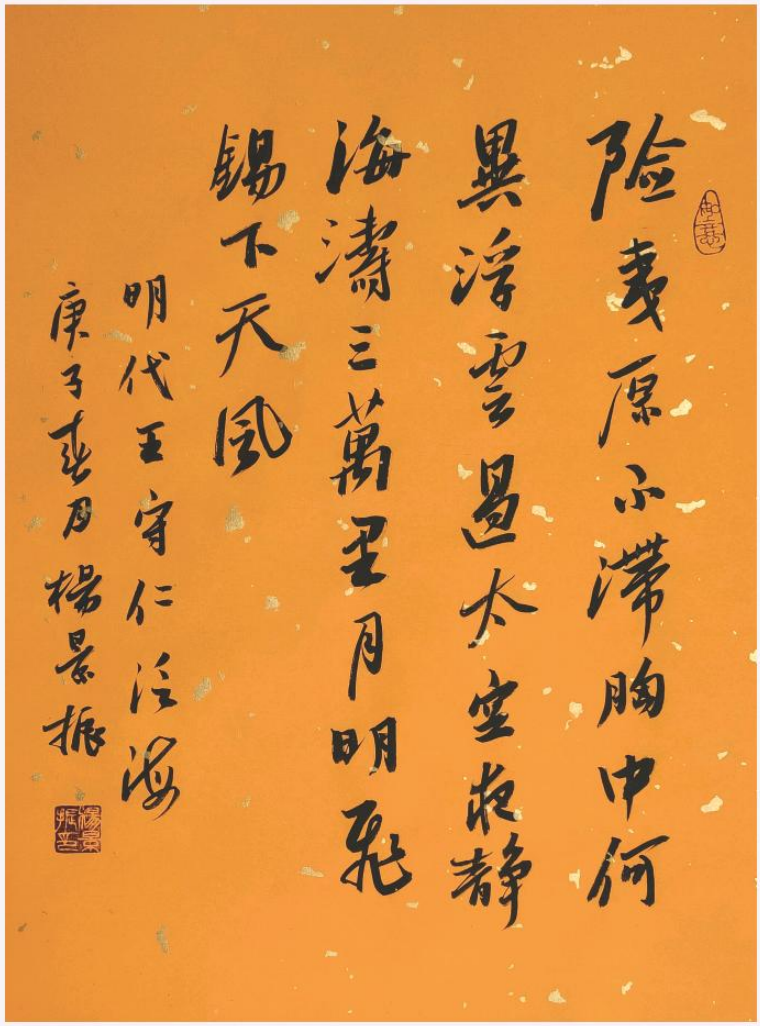
杨景振作品选



杨景振简介

杨景振，河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书画诗词艺术研究院院士，河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书画委员会副主席。编辑有中华传统文化课件《书法的历史》，有书法代表作《岳阳楼记》《陋室铭》等。





杨景振书法作品

罗明教女

◇文／王强　图／段明



富春江畔有个名叫罗明的商人，妻子早早亡故，女儿罗如玉面黄肌瘦的。如玉12岁时，罗明把她送到外地学艺，至于去哪里学、学什么，罗明守口如瓶，不肯露半点儿口风，有人问时，他总是一笑置之。

罗如玉学成归来时，已是18岁的妙龄姑娘，身材高了，模样也出落得水灵灵。有个叫姚平的后生央人前来提亲，罗明答应了。这年冬天，如玉含泪辞别父亲，嫁到姚家。

不料，如玉出嫁才三天，就独自一人回了娘家，神情落寞凄楚，脸上泪迹斑斑。罗明对此不闻不问，傍晚时，催着如玉说："天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如玉表示不想回去，罗明怒道："你是刚过门的新娘子，必须回去。"左邻右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说罗明的心是铁石做的。

几天后，如玉又回娘家了，这次更惨，脸上、胳膊上有好几处瘀青。罗明却淡淡地问："你的事情自己去解决，不要告诉我，我不想听，也不想管。"如玉哭道："连你也不管我，我只有去跳富春江了！"

不一会儿，姚平来了，罗明像换了一个人，笑脸相迎，杀鸡、烫酒，陪姚平畅饮。姚平几次想开口说什么，罗明都摆摆手说："吃菜吃菜，多吃点儿。"酒足饭饱后，姚平让如玉跟他回家，如玉不理，罗明硬把小夫妻俩推出门外。

冬去春来，一天半夜里，有盗贼撬开了姚家的门，潜入内室，把手中的短刀对准姚平，逼他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姚平从未遇到过这种境况，浑身颤抖。这时，一旁的如玉面无表情，淡淡地说："把他放开。"盗贼凶道："你找死啊！"话音刚落，如玉飞起一脚，盗贼手中的刀落了地，如玉手脚并用，只三两下就把盗贼打翻在地。盗贼仓皇而逃。

姚平呆住了，好半天才说："天哪，你竟然会功夫……那天我打你，为什么不还手？"如玉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姚平又问："刚才为什么救我？"如玉说："自家人怎能不救自家人？"从那以后，小夫妻感情渐深，谁也离不开谁。

后来，罗明年迈病危，如玉和姚平衣不解带地照顾在床前。罗明临死前透露一个秘密：如玉12岁时离家拜师，学了一身武艺，谨遵师父嘱咐，轻易决不外露。为了小夫妻和睦相处，罗明曾经花重金雇了一名盗贼，给如玉一个亮出绝活儿的机会，暗助小夫妻和好。如玉和姚平听后，哭得伤心欲绝，决心恩爱一生，不辜负罗明的一番苦心。

选自《山海经》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1（上）【总第568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罗明教女　王强　1

惊险故事

警方已入驻　姚国庆　4
丛林飞弹　刘杰臣　7
大明狙击手　马剑　10
计划之外　任宏伟　17



拍案惊奇

血梅　李永生　21
药方之谜　俏俏红　24
赎罪　秦建国　27
玛瑙手串设个局　龙飞天　31

世说新语

救命大烟袋　于典　35
河崖蛇胆　田泓　37
走婆家　沂河　39
谁捡了我的手机　王永光　42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扣动扳机 夏克军 46

寻凶 魏炜 49

点儿背的杀手 赵勤华 55

开心岛

照妖厅 徐树建 58

“盗墓”笔记 60

找理由 泳兔 61

别人家的孩子 任人 61

异度空间

讨封 朱槿 63

最后的决定 吕雪萱 66



古今异事

一个锦囊造石桥 一清 69

怪鼠 安广禄 72



侠客传

御影神功 蒋伟 74

剑侠 葛小亭 76

忘情水 陈超先 78

故事段子

暴雨来前睡大觉 梁云溪 6

夜渡 廖东平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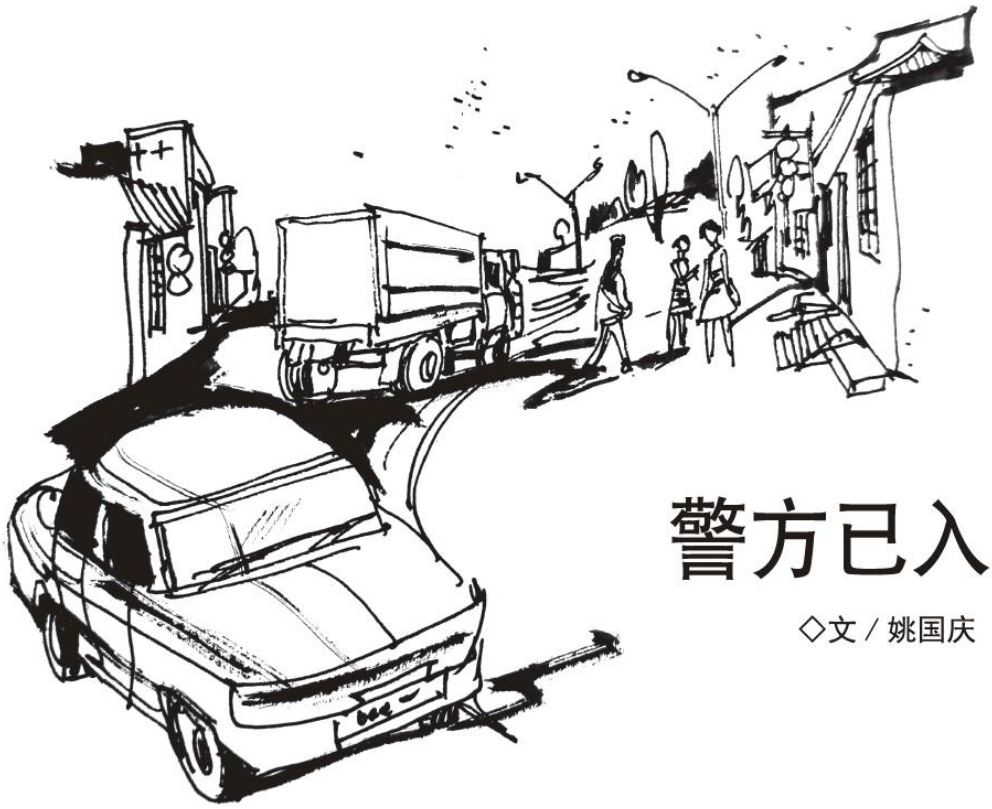
三个球迷 刘洪文 36

我没想到 奶猪 62

影响成绩 任万杰 73

八戒笑坛

防晒 等 44



警方已入驻

◇文／姚国庆　图／段明

在东北林区的国道旁，有一个叫十八里铺的地方。十八里铺最多的就是饭馆，到了夜里，饭馆门口的红灯笼都点起来，能连成一条长龙。路过的司机都喜欢在这儿歇脚。

临近年关，本该是十八里铺最红火的时候，可是这年的十八里铺却显得格外冷清。下午4点刚过，饭馆就一家接一家地关了门，接着就见饭馆老板们开着大车小车离开了这里。到了夜里，别说一条龙的红灯笼了，就连鬼火都看不到，这是为啥呢？

原来，这里最近出了一伙儿抢匪，一个月，他们干了三起案子，手法都一样：夜里翻窗进入饭馆，撬开老板的房门，把刀架脖子上逼他们交出钱。周围都是林区，最近的派出所离这儿也有20公里，警察赶过来时，这伙抢匪早已全身而退，躲进了茫茫林海。

三起案子，没抓到抢匪的半根汗毛，开饭馆的老板们只好每天早早地关门走人，在天黑前离开这里。饭馆都关门了，路过的司机无处停留，十八里铺就这样变得冷清起来。

但这些天，有些眼尖的司机发现，十八里铺还有一家饭馆开着门。到了夜里，饭馆门口点亮两盏灯笼，窗上挂满水汽，里面似乎一派热火朝天。看见这场景，司机们不由自主地停车进店。门一打开，就见里头的桌上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司机们一面高兴，一面脱衣服。

门背后的墙上有一排挂钩，司机们挂衣服的时候，都不自觉地瞟一眼，那排挂钩上的第一件、第二件衣服是两件警服！司机们忍不住朝屋里看，想寻找这两件衣服的主人是谁。可是他们看不出来，围着桌子的那些人都只套了毛衣，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

饭馆的老板娘来了，说一口“四川普通话”。她长得瘦瘦弱弱，身后跟着个小姑娘服务员，也是四川口音。司机们看出两人相貌有点儿像，一问，老板娘就爽爽快快地承认了，小姑娘是她闺女。有司机问：“你们一家三口开了这家饭馆？”老板娘却伸出两个手指，意思是她们两人开了这个饭馆。她

说，闺女爹是个花心种子，离了。老板娘回答得挺坦诚，司机们就都竖起大拇指，说："不简单不简单！"

司机们吃饱喝足，走的时候去取衣服，看到两件警服还挂在那里。一个司机瞟了一眼坐在墙角的那两个光头男子，他记得自己来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里了，这会儿还坐着，他们桌上那个大锅里的东西，早就捞完了。司机多看了一会儿，那两个光头男子就投来恶狠狠的目光。

司机的伙伴赶紧拉着他往外走，走了好远才说："你多什么事啊！人家老板娘是有背景的，你没看见那两件警服吗？那什么意思明白吗？那是告诉你，警方已入驻，少打这里的主意！"

此时，饭馆里那两个光头男子终于结账了。他们看似无意地向老板娘打听："老板娘，听说最近这里闹抢匪，你咋晚上还开门呢？"

老板娘一面麻利地点钱，一面说："我这里可关不起，刚盘下来的店子，贷了银行20多万，每月连本带利要还一大笔，我恨不得24小时营业！"

结了账，两个光头男子一前一后离开了饭馆。老板娘又忙活了一阵，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终于关上了饭馆的门。这时，她才把挂钩上那两件警服收了起来。她闺女跑过来说："幸亏你想到这点子，咱们才能多做这几个小时的生意。"老板娘"嘘"了一声，警惕地朝四周看了看，才说："小点儿声！"她闺女调皮地伸了伸舌头。

当夜，母女俩睡在床上，闺女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了，似乎是有人跳进了院子。她摇了摇老板娘，说："听到了吗？"老板娘也醒了，她竖起耳朵来听，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接着就是撞门声。

门被一脚踢开了。门口站着四个人，他们开了灯，老板娘认出了其中的两个——那两个光头，他们旁边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似乎是带头的，留着大胡子。

两个光头都挺得意，一唱一和像是说相声。一个说："老板娘，挺聪明啊，以为屋里挂两件警服，就能吓唬住我们？"另一个说："可惜你的棋少看了两步，没发现我们盯了三天了？三天了，客人都走光了，也没见谁取走那两件警服，你说可不可笑？"一个又说："看来老板娘不是好演员，好演员怎么也得找两个托儿，把那两件警服取走啊！"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大胡子亮出了一把弹簧刀，他把弹簧刀甩得"啪啪"响，说："老板娘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吧？这样吧，我们也不多费口舌了，你把所有的钱交出来吧。"

老板娘此时倒镇定了下来，她用身体把闺女挡在身后，说："钱交给你们可以，但得问问我男人。"

一个光头跳出来说："你不是离婚了吗？怎么还有男人？"

老板娘说："你们男人都在外面找女人，就不许我们女人也在外头找男人？"

大胡子来了兴趣，眯着眼笑道："哟，有点儿意思！"

闺女在老板娘身后插嘴说："她有两个男人。"

四个抢匪笑得前俯后仰，笑完了，大胡子说："你打算怎么问你那两个男人？"

老板娘说："简单！我拍两下手，他们就知道了。"

四个抢匪眼睛都直了，大胡子问："你是说……他们在这里？"

老板娘说："对啊。"四个抢匪立刻紧张起来。站在门口的光头把头探出去，想看看别的房间是否有人。就在这时，老板娘拍了拍手，叫了一声："都出来吧。"

"咚咚咚"，屋外真的传来了脚步声，大胡子举起弹簧刀，准备把老板娘抓过来做人质，就在这时候，屋里的灯突然熄了。大胡子朝老板娘的方向扑过去，突然，他听到一声巨响，床板似乎塌了。他稳住身子，摸了摸床板，床板还在，奇怪的是，床上的老板娘和她闺女不见了。

人去了哪里？

门口那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进屋了。黑暗中，传来“噼里啪啦”的打斗声，接着是“哎哟哎哟”一连串惨叫，大胡子听出是同伙的声音。之后，他听见轻微的金属碰撞声，正在疑惑，突然感到身边有人，他刚想闪躲，一双有力的手捏住了他的手腕，他手里的刀瞬间就掉了。他稍一反抗，那双手就把他的胳膊扭到了身后，接着，金属碰撞声响起，他感到手腕上一阵冰凉，是手铐！大胡子终于明白了，可已经晚了，他被铐在了暖气管子上……

这时灯亮了，两个穿警服的警察站在抢匪们面前。他们一面把头上的夜视仪摘下来，一面感叹：“这玩意儿真好使！”

大胡子看到三个同伙跟自己一样，都被铐在了暖气管子上，忍不住大喊：“不公平！你俩戴着那玩意儿，就跟打瞎子一样打我们，不公平！”

两个警察笑了，其中一个说：“爱公平不公平！”

这时，床板“吱吱呀呀”地晃动了两下，刚才消失不见的老板娘和她闺女从里面钻了出来。老板娘拍拍手，笑着说：“都告诉你们警方已入驻了，还来，你说你们是不是傻？”她又笑着问：“我找的这两个男人身手怎么样？”

四个抢匪面面相觑。原来老板娘和她闺女也是警察，她们在这里扮演一对母女。这是警方在饭馆里布的局——床是装了机关的，两名警察也一直住在隔壁房间里，只是他们从未出过门。警方故意让两名瘦弱的女警察当诱饵，又拿那两件警服作秀，目的就是引抢匪上钩，结果抢匪还真的自投罗网了。

这之后，十八里铺又红火了起来。

选自《故事会》

暴雨来前睡大觉

◇编译 / 梁云溪



一个农场主在大西洋沿岸有片很大的农场，他想招聘一名工人帮助自己管理农场。但他贴出招聘启事很长时间了，仍没人应聘。看来，大家都不愿意在海边工作，因为这里的暴风雨太猛烈了。到了雨季，狂风骤雨会摧毁房屋，毁掉农田。

过了几个月，终于有个男子来应聘。

“你有在农场工作的经验吗？”农场主问。

“哦，我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但在暴风雨来临时，我能睡觉。”

农场主对他的回答不是很满意，但农场实在太缺人手了，所以还是雇了他。男子开始工作，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大风呼啸，巨大的声音吵醒了农场主。他赶紧下床，提着灯走到外面，见雇用的男子没有出来，心想，这个人果真能睡得着，就径直朝这个人的住处走去。

“快醒醒。”农场主喊道，试图把这个男子拉下床，“暴风雨快来了，赶紧起来收拾。”

男子坐了起来，说：“不，先生，我告诉过你的，暴风雨来的时候我能睡觉。”

听了这话，农场主生气极了，但他努力压制住怒火，因为当务之急是赶紧抢救农场和牲口。农场主赶紧跑出去，想要把一切收拾妥当。

但走出来后，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的草垛都盖上了防水帆布，所有的鸡都回到了鸡舍，牛都在牲口房里，各个房门都关好了，工具也都收好了……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这时，他才理解了男子的话，笑了笑，回房间睡觉去了。

未雨绸缪，方能高枕无忧。

选自《生命时报》

丛林飞弹

◇文／刘杰臣　图／段明



襄城的襄江酒楼，靠窗的雅座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人。这男人喝下最后一杯酒，起身，戴上礼帽后下了楼。酒楼的老板娘杨金花赶忙跛着脚迎上来："哟，马爷，您吃完了？您慢走啊，以后可要常来！"马爷不屑一顾，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酒楼。

襄城的人都知道，这个马爷是小日本平野大佐的翻译。传闻他跟杨金花有一腿，后来杨金花又跟别的日本军官好上了，马爷气不过，就打残了杨金花的左腿，从此对她冷若冰霜。

接下来，杨金花上楼收拾马爷吃过的餐食，只见茶碗里剩有大半碗茶水，筷子的小头压在那盘吃剩的油炸银鱼上，桌上散落着一些鱼骨头，隐隐约约排成"工"字形，酒杯则倒扣在酒桌上。杨金花将这一切牢记在心，然后跛着脚下了楼。晚上打烊后，杨金花吩咐账房先生明天买一篮鸡蛋回来。

翌日清晨，账房先生将一篮新鲜的鸡蛋交到了杨金花手中。杨金花将酒楼的相关事务同账房先生交代了一番，说，自己明天要回娘家，便拎着鸡蛋回了住所。

回到家，杨金花便闭门不出，在家里小心翼翼地煮鸡蛋。第二天一大早，杨金花拦了辆黄包车，直奔襄城的西门。在城门口，她被守城的伪军拦了下来。伪军队长奸笑道："这不是被日本军爷抢着要的杨美人吗？怎么，要出城啊？"

杨金花妩媚一笑："是啊，军爷，我煮了一篮子鸡蛋，准备给乡下的干娘送过去呢！"

伪军队长掀开竹篮瞄了一眼："嗯，真是鸡蛋！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皇军有交代，任何人进出城门，都要严格盘查，你也不能例外啊！"接着杨金花就被带到了城门右边的女检查室，黄包车师傅和他的车则被带到了城门左边的男检查室。

一阵折腾后，两人被

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查了个遍，黄包车也被翻了个底朝天，连鸡蛋都一个个翻看过，确实没有一点儿问题，这才允许出城。

黄包车师傅拉着杨金花上了一条小路，七拐八弯路就窄得走不成车了。杨金花只好下车，跛着脚向山里慢慢颠去。

傍晚时分，杨金花在山腰碰到一个砍柴的农夫，在农夫的带领下，杨金花顺利见到了张大彪营长。两人握罢手，张大彪兴奋地说："是不是有新情报啊？兄弟们可都憋了两个月了，没仗打，心里实在闷得慌！"

杨金花卖了个关子："仗肯定有得打，这次呢，我主要是来请大家吃煮鸡蛋的。养好了身体，才能打胜仗嘛！"

张大彪爽快地笑了，随后招呼大家一起来享用煮鸡蛋。一帮人热热闹闹围桌而坐，杨金花从竹篮里挑出几枚绿壳鸡蛋递给张大彪，笑道："张营长，这几枚鸡蛋可是专门为你煮的！"

张大彪高兴地接过，敲开一枚，轻轻剥开蛋壳，这时奇迹出现了——蛋白上竟然写着字，仔细一看，都是情报！其他几枚绿壳鸡蛋里也写了字，合起来一读，一份详细的情报就出来了：一周内，将有一支加强中队的日军要偷偷进入老河口，这支队伍里一半都是特种工兵！

可不，自从华北战场上的地雷战传开后，各处抗日根据地纷纷效仿，打得小鬼子抱头鼠窜。不得已，小日本紧急训练了一批特种工兵，秘密派往各处的侵华战场。

张大彪如获至宝，热情地剥开一枚鸡蛋给杨金花吃，并兴奋地说："真是辛苦你了，这个情报太重要了，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呀！"

杨金花一点儿也不含糊："搞情报确实辛苦，我可是别着脑袋在城里开酒楼啊！现在小鬼子四处戒严，我们费尽心机才研究出这个巧送情报的妙招！特别是马爷，要不是他足智多谋，我怎能做得这么完美？"

马爷名叫马亮，早年留洋日本学习化工，回国后背着"汉奸"的罪名潜伏在小鬼子身边。鸡蛋送情报的绝招，就是他研究出来的：用醋酸在蛋壳上写好字，再将鸡蛋放进水里煮，加热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醋酸便会穿透钙物质的蛋壳印到蛋白上，而蛋壳上不会留下丝毫痕迹。

杨金花和马亮其实是一对真情侣，为了隐瞒身份，才装出一副暧昧的关系。半年前，杨金花夜送情报，不小心摔残了左脚，于是他们故意编出那个传闻，说她的左脚是被马亮打残的，为的就是要表现出马亮是大恶人的形象，好转移人们的视线。

上次马亮在襄江酒楼吃完饭，茶碗里留有大半碗茶水，表示小鬼子有一个加强中队的兵力——倒小半碗水表示小队，倒半碗表示中队，倒满碗表示大队；筷子的小头压在那盘油炸银鱼上，银鱼是老河口的特产，表示小鬼子的去向是老河口；鱼骨头隐约排成"工"字形，表示这支队伍是一队工兵；酒杯倒扣在酒桌上，表示小鬼子将在一周内行动。听完以上介绍，在座的战士们无不拍手叫绝。

最后，杨金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之前我放风早，现在城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干娘喜欢吃鸡蛋了。这次行动我亲自出马，算是一次测试吧。由于我腿脚不便，以后我会派专人给我干娘送鸡蛋的。你们直接去我干娘家，生鸡蛋给她留下，煮熟的你们带走。至于鸡蛋里的秘密，大家看了就吃掉，外人无需知道。"说到这里，杨金花动人一笑："以后吃鸡蛋可要留点儿心啊，不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看都不看就整个吞了。"

一席话逗得整个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送杨金花出山后，大家就开始商讨歼敌之策了。张

大彪仔细看了看军事地图，发现小鬼子要进入老河口，就要通过小邓岗，小邓岗有一片丛林，是必经之地。半年前，营队在小邓岗和小鬼子干过一仗，当时就是模仿的地雷战，炸得小鬼子们晕头转向。如果这次再故伎重施，小鬼子们肯定有所防备。

张大彪眉头微蹙，看着桌上的鸡蛋，他突然想到了小时候掏鸟窝。要是鸟窝过高，爬不上去，就得用竹竿捣，鸟窝被捣翻，鸟蛋滚落下来，常常砸得自己满脸蛋花。想到这里，张大彪心里渐渐有数了。他当即命一连准备一箱手榴弹，在每只手榴弹上都捆一块碗大的石头，然后再将手榴弹的拉索绳延长一米。

一连长很是纳闷，问："这种酒瓶手榴弹本来就重，扔不远，再捆上石头，那怎么扔啊？"

张大彪得意一笑："你尽管叫战士们捆石头，越重越好，到时不用你们扔，我给小鬼子来个丛林飞弹！"

入夜后，张大彪下令一连将改造好的手榴弹连同十颗地雷，一起运到了小邓岗。明月照在丛林里，斑斑点点，借着月光，可以清晰地看见树杈上的一些鸟巢。张大彪感叹一声："鸟儿们，对不住了，为了打鬼子，你们就牺牲一下吧。"

接下来，张大彪开始布置任务，他先让战士们散布到丛林里，故意弄出一些声响，将鸟巢里的鸟全部吓跑，然后抽调部分身手敏捷的战士带着手榴弹爬到指定的树上，先把鸟巢摇松动，再将手榴弹放在鸟巢里，最后把延长的拉索绳牢牢系在鸟巢旁边的树枝上。做完这些，张大彪又让战士在丛林的入口处埋下三颗地雷，这三处地雷要隐约露出掩埋的痕迹，剩下的七颗则埋在靠近丛林出口的地方。

队伍撤离后，营队又分派几名通信员到周边的几个村寨，通知附近的乡亲暂时不要进丛林砍柴、打猎，以免发生意外。

第五天，这队小鬼子终于来了。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中队，但装备非常精良，指挥官还是一个少佐。张大彪早已派一连、二连分别埋伏在了丛林两边的山丘上，三连断后，阻击小鬼子回撤。

这块伏击地以前干过一仗，所以小鬼子也格外小心，他们先派几名工兵来到丛林边缘探雷，没多久，那三颗地雷就被他们找了出来。张大彪在望远镜里看得真真切切，那个日军少佐显得很是得意。等工兵排除那三颗地雷后，再探时，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他们还是不放心，又派出十多名工兵往丛林深处探，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日军少佐这才放下心来，还以为这三颗地雷是上次战斗残留的，现在排除了，所以就安全了，于是一声令下，开始过丛林。

等这队小鬼子全部进入伏击点后，张大彪一挥手，几名机枪手同时朝丛林扫射。小鬼子们来不及反应，纷纷找大树躲避，然后开始还击。紧接着，丛林两边的山丘上又飞出数十枚手榴弹，虽然人力只能将它们扔在丛林的边缘地带，但连续的爆炸震得整个山坳地动山摇。树上的一些鸟巢在爆炸中震落，鸟巢里的手榴弹翻滚而出，由于自重外加石块的重量，坠落中导火索被拉扯响了。就这样，一枚枚手榴弹从天而降，炸得天昏地暗。爆炸中，小鬼子的残余部队在丛林里胡乱逃窜，在出口处又踩着了地雷，于是又是一阵狂轰滥炸。

没多长时间，爆炸结束，滚滚硝烟中只剩下几个小鬼子的残兵败将了。

三天后，马爷又来到襄江酒楼吃酒，杨金花送了他一盘猪肉丸子，表示这次行动圆满落幕。临走时，马爷依然面无笑容，对杨金花视而不见。

杨金花在心里一哼："装得还挺像，等抗战胜利，看我不叫你跪搓衣板！"

选自《山海经》



大明狙击手

◇文／马剑　图／段明

一

在保定府与张家口堡交界处，有一座黑黝黝仿佛巨龙一般的山脉绵延横亘，此山虽为无名山，方圆数十里却是无人不晓，只因山上盘踞着一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山匪，首领叫做夏山虎，是个阴险狡诈的亡命之徒。

清明节后的一天，一辆驴车从保定府方向缓缓驶来，驾车的是个身材高大却微微驼背的年轻汉子。

车子刚刚过了张家口堡的界石，突然从山林中冲出十来个挥舞着大刀的匪徒，叫嚣着留下买路钱。

那年轻汉子看着眼前的悍匪，惊吓过度，竟然“嗷”地大叫一声，翻翻白眼晕了过去。

匪徒们始料不及，带头的小队长皱皱眉头：“想不到这么大个个子，胆量却如此之小。”随即吩咐手下的喽啰把人和驴车都一起带上山。

匪巢聚义厅中，被撂在地上的年轻汉子醒了过来，对着高坐在虎皮交椅上的匪首夏山虎瑟瑟发抖。

小队长禀告道：“大当家，我们搜过这小子的包袱了，只有一两多的碎银，再有就是那辆驴车，也不值几个钱。”

夏山虎沉声道：“让他给家里写信，拿银子赎人。”

年轻汉子哀求道：“大爷，我只是个穷厨子，而且孤身一人并无亲眷，就是写了绑架信，也没处给呀。”

夏山虎一愣：“厨子？听你是保定府口音，跑张家口堡干啥去？”

年轻汉子说自己名叫段三，一直在宣府总兵骆庭春的府里帮厨，清明返乡去给父母扫墓之后，因为急着赶回总兵府帮忙操持骆

大人的寿宴，才冒险从无名山下抄近路的。

小队长把段三的包袱一抖落，锅铲和擀面杖等掉了出来，问他还带着这些干吗，总兵府里没厨具？

段三赔笑道："习惯了，吃饭的家伙什儿，片刻不离身。"

夏山虎摸着下巴想了想："看来还真是个厨子，得了，你也别回去给那个姓骆的做啥寿宴了，山上三天后要办喜事，厨房正好人手不够，你就先帮着操办一下喜宴吧！"

后厨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小队长把包袱往桌上一扔，对着身旁的段三打量了几眼，让他先住在这儿，老老实实地把喜宴办好了，别耍啥花样。

段三谦卑地笑问："不知好汉尊名？日后也好相处称呼。"

对方冷冷道："我叫东子，是四小队的队长。是我把你绑上山的，以后有事儿就找我！"

这时有人推门而进，却是山上的厨子老王："东队长，新夫人听说有个保定府的厨子上了山，想让他做一碗驴杂汤给她尝尝。"

东子对段三道："新夫人名叫玉儿，也是你们保定府的人，看来是想念家乡风味了。你就做碗汤，再加几个驴肉火烧，她要是吃得满意了，在大当家面前美言几句，对你很好的。"

一间华丽的卧房中，桌边坐着一位极为清丽的女子，她看着躬身站在面前的段三，指了指桌子上的汤碗："这驴杂汤是你做的？"

段三虽然低着头，目光却偷偷上瞟，看她神色淡漠，倒瞧不出喜怒来。

段三点了点头："是小人做的，不知是否合夫人的口味？"

玉儿淡然道："三天后办了喜事，我才是真正的夫人，现在称呼用不着。下去吧。"

段三退出了屋子，回头一瞥，见玉儿对着那碗驴杂汤出神。

段三一路往自己住的小木屋走，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看，忽见东子的身影在前方闪过，也朝着木屋而去。他心头一动，悄无声息地尾随在后。

东子来到木屋门前，先是停了一停，才推开屋门，大踏步迈了进去。

段三走到窗边，略略推开一条缝隙，只见东子将床铺柜橱都搜查了一遍，又拿起桌上的几样厨具细看，他索性走进屋子，指着东子手里的擀面杖道："别鼓捣了，这是实心的，里面没藏东西！"

东子一惊，伸手就去摸腰间的佩刀，终究还是忍住了，望着段三冷冷道："你果然不是普通厨子。"

段三原本佝偻着的身子此时挺拔笔直，双目湛湛道："阁下也不是普通的山匪啊，我在屋门处布下的小机关，都被你给破了！"

东子看了看门闩上搁置的头发丝，还有门槛内外铺撒的面粉，微微一笑："这些都是普通手段，你应该是没想到真的会有人对你起疑心来暗查吧？"

段三点点头："确实没想到。还要请教阁下，我到底是哪里露出了破绽？"

东子嘴角一撇："其实你随便说在张家口堡的哪个大户人家帮厨就好了，非要说是总兵府的厨子，那里边的人我都极熟，从没见过你。"

段三一怔："你是骆总兵麾下？"

东子微微一笑："而且我大哥是九月份的生辰，现在清明刚过，他办的什么寿宴啊！"

段三讶然道："莫非你就是骆总兵的亲弟弟——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骆庭冬？"

东子微带嘲讽道："阁下对朝廷官员的职衔倒真是了如指掌！"

段三并不在意，笑道："在下锦衣卫北镇抚司百户段锋芒。"

二

大约三个月前，骆庭冬下属军队曾在张家口堡西北的翠屏山下与小股鞑靼兵遭遇，激战中对方竟然使用了包括鸟铳在内的好几种火器，令未有防备的明军伤亡惨重。

骆庭冬不解：鸟铳是颇为先进的枪械，京城内专门操练掌管火器的神机营，也才配置装备了没多久，鞑靼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在清理战场时，除了敌我双方兵士的尸体，骆庭冬的手下还发现了一具左臂上有虎头刺青的平民男尸，怀里揣着一张写有枪弹种类数量的清单，看来鞑靼兵到翠屏山就是与此人交接火器的。

后来经查，那个造型奇特的虎头刺青，乃是无名山匪帮的标志，于是骆庭冬与兄长——宣府镇总兵骆庭春商议后，就设法上山入伙，暗查真相。

段锋芒听罢骆庭冬的讲述，意味深长地一笑："你跟骆总兵没将此事上报兵部，而是暗自潜伏调查，是怀疑朝廷中有通敌的内奸，怕打草惊蛇吧？"

骆庭冬没有否认，笑道："那段大人又是因何来此呢？"

段锋芒叹了口气："你们虽没上报兵部，但是保定府却将四海镖局总镖头被山匪用鸟铳射杀的案子上报了刑部，刑部也觉得事关重大，跟我们锦衣卫商讨后，我就被派来卧底了。"

骆庭冬眉头微皱："无名山是在张家口堡境内，这案子怎归了保定府？"

段锋芒说是保定五湖帮的龙帮主执意要求府衙去侦办此案的，案发时顾总镖头的遇害之地正在交界处，张家口堡的理事署也乐得顺水推舟落个清闲。

骆庭冬沉着脸道："一个江湖帮派，竟然也能左右官府办案？"

段锋芒微微一笑："四海镖局是五湖帮名下的产业，那位龙帮主又是出了名的强势……咱先说正事儿吧，骆大人来山上这些日子，可曾查到了什么？"

骆庭冬说在后山有一个神秘的山洞，以往重要的肉票和犯了过错被严惩的匪徒，都会被关押在那里。他曾经去过两次，山洞看上去很深，可是守卫却不让他往里面走，因此他怀疑那个山洞有问题。

这时屋门被推开了，老王走了进来，看见东队长也在，有点儿意外。

骆庭冬急中生智道："老王，你说段三这小子是不是财迷，特地找我来问，在山上当厨子有没有工钱？"

老王对着段锋芒呵呵一笑："不但有工钱，干好了还有赏钱哪。走，先干活儿去——杀羊。"

段锋芒一愣："昨天不是刚杀了两只羊，还不够？"

老王道："那两只是准备喜宴上用的，咱现在单杀一只。山上来贵客了，每回他来，大当家的都让厨房做烤全羊招待。"

段锋芒和骆庭冬互望一眼，心中均想：这位必吃烤全羊的"贵客"会是谁？

红日西坠，炊烟升起，无名山后厨里一派忙碌的景象。

长托盘上，一只喷香的烤全羊冒着诱人的油光滋滋作响，老王和段锋芒合力抬着，送到了聚义厅旁专供夏山虎用餐的小饭堂内。

烤全羊上了桌，夏山虎挥了挥手，让他俩退下。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段锋芒偷摸到了聚义厅的侧门外，忽地听到有人叫他："段三，你过来一下。"

段锋芒一惊，回头看去，竟是玉儿在向他招手，他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夫人……呃，玉儿姑娘，有何吩咐？"

玉儿拿出一张纸笺递给段锋芒："这是老王送来的喜宴菜单，我添了几样保定府的特色菜肴进去，本想让你们大当家的过目定

夺，不过我现在有些头晕，你帮我转呈给他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段锋芒也来不及细想，把菜单往怀里一塞，从侧门进了聚义厅，来到小饭堂门口，见骆庭冬已经躲在窗边向里面窥视了。

小饭堂内的长桌边，除了夏山虎，还坐着一个粗犷魁梧的汉子，虽然穿着明朝人的服饰，但一开口就露馅儿了——竟然是个鞑靼人！

此时那只烤全羊已经被“消灭”了大半，那鞑靼人放下割肉的短刀，拿帕子擦了擦嘴，沉声道：“这羊，味道真不错，可惜我心里有气，吃不下。”

夏山虎只有接着赔罪：“巴图大人，确实是我不对，不该用鸟铳去射杀顾天方。可四海镖局押的这趟镖油水太厚了，金银珠宝好几车，姓顾的功夫又硬，以前他们打山下过了几次我都不敢出手，这回实在是没忍住！”

巴图冷冷道：“你收了我们那么多钱，只是居中存下货，转个手，竟然还贪心不足，用火器去打劫，这么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神机营里的内线暴露！”

夏山虎勉强笑道：“不会吧？听说保定府把案子上报刑部以后，就没下文了。再说，你们的钱也不好赚啊，上次在翠屏山交货时两军开了火，我还折了一个好兄弟呢，幸亏其他送货的人逃回来了……”

段锋芒弓着身子在窗边听了半天，腰酸背痛，不禁活动了一下，碰到了窗棂，里面的人立刻警觉起来，巴图喝道：“是谁？”

小饭堂的门“哐当”一声开了，夏山虎出来看见段锋芒，眉头一皱：“你在这里干吗？”

段锋芒目光一瞥，发现原本跟他一起偷听的骆庭冬已不见踪影，心里嘀咕：这小子溜得倒快！

巴图也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那柄锋利的割肉短刀，目露凶光。段锋芒赶忙道：“是夫人让我来的，说请大当家的看看她新添改的菜式。”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了那张“救命”的菜单……

三

夜深了，玉儿那间华丽卧房中仍然亮着微弱的烛光。

“咔嗒”一声，后窗的窗闩被拨开了，一个轻捷矫健的人影推窗纵身而入，正是段锋芒。

坐在桌边的玉儿并不惊慌，淡淡道：“我一直在等你，知道你有话想问。”

段锋芒见状，索性开门见山了：“我方才想明白了，就算你真是要给夏山虎看菜单，也不应该走侧门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帮我？”

玉儿淡淡道：“我虽不知你的底细，却也能断定你是来找夏山虎麻烦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送张‘护身符’给你以防不测。”

“你跟踪我？不然怎知我要去小饭堂外窥探！”段锋芒皱眉道，“还有，连夏山虎都相信我只是个厨子，你又是怎么看穿我的？”

玉儿面露一丝嘲笑：“你做的驴杂汤太难喝了，我们保定府不说厨子，就是普通的主妇，也做不出这么难喝的汤。”

段锋芒不知对方来历，不敢贸然交底，只好现编道：“那我说实话吧，其实我是五湖帮龙帮主派来的，要伺机刺杀夏山虎给顾总镖头报仇！”

玉儿嘴角微扬：“又在胡说，五湖帮上下我都认识，根本没见过你。”

段锋芒觉得这话咋这么耳熟呢，他皱眉道：“你是五湖帮的？”

玉儿冷冷道：“况且，要杀夏山虎，也得本帮主亲自动手，怎会让帮里兄弟前来！”

段锋芒惊讶道：“你就是五湖帮帮主龙玉霆？”

他彻底无语了：之前冒充总兵府的厨

子，却撞上总兵亲弟弟；现在冒充五湖帮帮众，又撞上人家的帮主！

忽然他回过神来："等等，你方才说要亲手杀夏山虎，不会是想在成亲之日血溅洞房吧？"

龙玉霆没有否认。段锋芒急道："我们上山，要找到暗藏于此的军械库，并查清朝中内奸的身份，万望帮主以大局为重，暂缓杀意。"

龙玉霆眼中寒光一闪："'我们'？还有谁？"

段锋芒欲说服对方联手行事，所以并不隐瞒："东子！"

夜色深沉中，段锋芒回到了小木屋，他点亮桌上的灯烛，朗声道："出来吧。"

骆庭冬从柜橱后闪出："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还以为你没能脱身被抓了呢。"

段锋芒倒了碗茶水一饮而尽："幸遇贵人相助，方能化险为夷。"

"贵人？"

"五湖帮的帮主龙玉霆！"

"他也在山上？"

"就是新夫人玉儿……"

听罢段锋芒讲述的经过，骆庭冬沉吟道："希望她能听你劝告，不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前擅自动手。对了，方才在小饭堂外我先走一步，你不会怪我吧？"

段锋芒微微一笑："走得对啊，万一我出了事，还指望着你来搭救呢。"

骆庭冬叹口气，说那个巴图是鞑靼部的一个千夫长，曾在战场上见过他，如果他在这里被对方瞧见了，身份必定暴露！

段锋芒心中一动，喃喃自语道："这样的话，如果使一招苦肉计……"

骆庭冬一愣："什么苦肉计？"

段锋芒却摇摇头："算了，太危险，当我没说。"

骆庭冬略一琢磨，便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计策，就这么定了！"

暮色苍茫，无名山上却渐渐热闹喧嚣起来，大红喜字随处可见。夏山虎穿一身披红挂彩的新郎装束，亲自送巴图下山："巴图大人，您真不留下来喝杯喜酒？"

巴图将一沓纸笺递给夏山虎："我回去还有重要的事情，这些是最后一批火器的银票和账目单据，你都转交给他，再跟他说，现在风声太紧，交易暂停。"

夏山虎接过来，顺手揣进怀里，这一切都被藏身于路旁巨石后的段锋芒和骆庭冬看在眼中。

段锋芒立即想到了法子，对骆庭冬低声道："此事必得借助龙帮主之力了，我现在就去找她……"

待段锋芒离开，骆庭冬也朝着山下走去，被夏山虎看见了，喊了他一声。

他一回头看见巴图，装作神色惊慌，走得更快了。

巴图疑心大起，紧追过去拦住，瞪大了眼睛道："你不就是骆庭冬？"

骆庭冬冷笑一声，从腰带中抽出一柄软剑，向巴图刺去，对方拔出短刀迎战，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

夏山虎见手下这个小队长武功如此高超，心里也明白了几分，忙扯开嗓子喊来了众喽啰，将他和巴图团团围住。

骆庭冬略一分神，手腕被巴图的短刀划破，吃痛之下软剑脱手，无奈地束手就擒。

夏山虎怒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巴图冷笑不已："他就是万全右卫参将骆庭冬，我们鞑靼的大敌。看来我还真得留下来好好想想怎么处置他！"

此时夏山虎的洞房中，布置得艳彩辉煌，龙玉霆身穿嫁衣，头罩喜帕，端坐在婚床边，门外偶尔有人经过，隐约听得几句议论：真没想到，东队长竟然是个奸细……

龙玉霆心中明了，那个姓段的锦衣卫方才潜入屋内跟她商定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哐当”一声屋门开了，夏山虎走了进来，却没有来掀新娘的红盖头，而是走到梳妆台前，拉开小抽屉，将一些东西放了进去，然后用钥匙锁好，这所有的声响，都被龙玉霆听得清楚明白。

随着夏山虎的脚步声临近，龙玉霆嘴角浮起了一丝冷笑，但觉眼前一亮，盖头被掀起，对方看着她的无双丽色，乐得合不拢嘴：“能娶到如此美貌的压寨夫人，我真是艳福不浅呀！”

龙玉霆缓缓站起身，似是要来扶夏山虎，忽地出手如风连点了他身上几处大穴，对方猝不及防，一下子就瘫倒在床上。

夏山虎惊讶不已，但他的哑穴也被点中了，心急如火却说不出话来。

龙玉霆拽下夏山虎挂在腰间的锦囊，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梳妆台上的抽屉，将里面的单子、信札全都拿了出来，略一翻看，点头道：“果然没错！”

这时屋门又被推开了，一个喜娘端着一碗莲子羹进来，看见眼前情形，吓得大叫。龙玉霆来不及再杀夏山虎，将手中纸笺往怀里一塞，推开后窗一跃而出，几个闪纵便不见了踪影……

四

山风凛冽，吹在身上令人感到透骨的寒意。段锋芒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拎着个大食盒，装作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后山的那个神秘山洞。只见洞口深幽，仿佛可怕的怪兽张着巨盆大口。

“什么人？”前方传来守卫警惕的声音。

段锋芒笑道：“我是后厨的段三，来给诸位大哥送晚饭的。”

来到洞口，几个守卫借着火把的光亮看清了段锋芒，有人就抱怨开了：“还晚饭？再等一会儿，我们就直接吃早饭吧！”

段锋芒打开食盒，将一钵米饭和几样菜肴端出来，赔笑道：“今儿大当家办喜事，后厨实在忙不过来，才把你们的饭菜做好，还请多包涵。”

“不对，”一个守卫吃了两口，起疑道，“厨房离这里也不是太远，以往食物送来还是温热的，现在怎么都是冰凉的？”

段锋芒目中寒光骤闪，抽出暗藏在食盒中的锅铲向那守卫颈上一划，顿时鲜血四溅，对方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地身亡了。

一连串的动作又快又准，另外几个守卫大惊，扔下手里的碗筷，就去拔刀，只可惜刀还未离鞘，那柄边缘锋利的锅铲就送他们见了阎王。

这时山洞中又有人影闪出，却是“暴露”后就被关押在此处的骆庭冬。

方才骆庭冬一听到段锋芒的声音在洞口响起，就同时行动了。他用藏在头发中的细铁丝捅开了铁镣铐的锁眼，然后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里面的其他几个守卫。

两人举着火把提着灯笼走进了山洞深处，火光照耀下，果然“别有洞天”：石壁前堆放着一排排木箱，打开箱盖，里面装满了连子铳、火铳等枪支，较为空阔的地面上，居然还架着一门小型佛朗机炮！

段锋芒拿起箱子里的一把鸟铳，双手持握枪身，左眼微闭，右眼与照门、准星三点成一线，瞄向前方。

骆庭冬见了一愣：“你会使枪？”

段锋芒淡淡道：“学过。”

这时山洞外传来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段百户、骆参将，你们在里面吗？”

“是龙帮主！”段锋芒把鸟铳放回箱子里，“我跟她约好了在这里会合。”

两人走到洞口，天边已是曙光隐隐。

此时龙玉霆已然脱去了艳丽的嫁衣，身着黑色的劲装疾服，于清丽中更显出飒爽英姿。

她绕过血泊中的守卫尸体，将那一沓纸笺交给段锋芒。段锋芒连忙展开细看，不禁喜道：“这都是盗卖军火的证据啊，原来内

奸竟是这小子……龙帮主，你可真是立了大功啦！”

龙玉霆听得有嘈杂声朝这边传来，秀眉紧蹙：“我方才没杀死夏山虎，怕是他穴道已被解开带人追来了，咱们赶紧走！”

仨人顺着小路往山下奔去，转过山坳，前面是一条长河，岸边种满了杨树。

河上有座浮桥，他们刚到桥头，就听到几声巨响，眼前火光冲天，桥身被炸得粉碎。回头望去，只见夏山虎和巴图打头，山匪们已然追到，在不远处摆开了阵势，队列前还架着佛朗机炮，想来方才炸毁桥梁，就是它的“杰作”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而且敌我数量悬殊，还有那门火炮在“虎视眈眈”，仨人处境真是凶险至极。

龙玉霆忽地从背囊中摸出三支穿云箭，接连射向天空。其余二人精神一振，异口同声道：“你还有帮手？”

夏山虎对着她大声喝问：“你究竟是谁？”

龙玉霆冷笑道：“我姓龙，五湖帮的，你抢劫杀人的案子刑部不管，我就自己来了结！”

夏山虎一愣：“你就是龙玉霆？他奶奶的，你堂堂一帮之主，居然亲自来使美人计……”

巴图皱眉道：“别跟他们啰嗦了，方才这女人射了穿云箭召唤援兵！”

夏山虎被提醒了，一挥手喊道：“大伙儿齐上，给我活捉了这仨！”

看着众山匪挥舞着兵刃冲了过来，段锋芒忽然说道：“二位对不住，我先走一步了！”话音未落，他竟一猛子扎进湍急的河水中，逃了！

骆庭冬和龙玉霆目瞪口呆，他俩都不会游水，跳河就等于找死，只有拼尽全力和冲到跟前的匪徒们厮杀起来。

当天色大亮时，河边已死伤一地，都是无名山的小喽啰们。骆庭冬和龙玉霆也好不到哪儿去，衣襟上血迹斑斑，受伤不轻。

眼见夏山虎和巴图杀气腾腾地走来，龙玉霆拢了拢散乱的长发，低声道：“看来咱们今日已是在劫难逃！不过我宁愿死，也决不愿落在夏山虎手里！”

骆庭冬知道她这是想要自尽杀身成仁了，赶忙拦住：“你再等等，我跟他们谈谈条件，毕竟我身为统率一军的参将，对巴图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不远处的杨树林内，最靠近河畔“战场”的大树上，一个人隐藏在繁茂的枝叶中，他左手托着鸟铳的枪身，右手握着枪柄，食指搭扣在扳机上，视线透过照门对准准星，瞄向夏山虎头部的眉心位置。他，就是段锋芒！

虽然骆庭冬借着“谈判”牵绊住了巴图，但夏山虎却狞笑着走向了龙玉霆。

龙玉霆面色惨白，她身后就是滔滔河水，已是退无可退。

突然砰的一声，一粒圆铅弹破空而来，准确无误地在夏山虎的双眉之间打出了一个血洞。

巴图转头眼看着夏山虎倒地身亡，惊骇之下狂喊：“开炮！马上开炮！”

然而现场已是一片混乱，没人听他的。这时，山道上烟尘四起，龙玉霆的“后援”终于到了——预先潜匿在山下的五湖帮帮众和保定府的官兵。

无名山被俘的喽啰们，都抱头蹲在了地上，段锋芒肩头扛着鸟铳出了树林来到河边，向龙玉霆赞道：“未雨绸缪，预留后手，帮主厉害！”

龙玉霆爽朗一笑：“段大人将夏山虎一枪毙命，狙杀功力也是颇高啊！真没想到，你借水而遁是为了跑回山洞拿火器。”

“段兄当时一说‘先走一步’，我就明白了，他还会回来救我们，因为我也说过相同的话。”骆庭冬笑道。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20.6



计划之外

◇文／任宏伟　图／戴清胜

一

詹姆斯先是失业，后妻子又查出癌症，花光所有积蓄后，只得借高利贷给妻子治病。

妻子的病拖了一年多后无济于事。詹姆斯刚办完葬礼，债主怀特就带着两个壮汉上门了。

怀特冷哼一声：“出于人道，我才让你一拖再拖。今天不给你点儿颜色，你就不知道我的厉害！”

怀特使了个眼色，两壮汉把瘦弱的詹姆斯手脚捆住，胶带封嘴后塞进一辆车的后备厢拉走了。

詹姆斯被带到一处偏僻的小树林里，怀特下令：“先砍掉他的左耳，如果十天内还不清所有债就杀了喂狗。”

一个壮汉正要动手，突然一棵大树后闪出一个人：“住手！”

持刀壮汉的刀举在半空中呆住了，他不知是该砍还是不砍，回头瞅着怀特等待命令。

怀特一怔，打量了说话人一眼，认出是经常在赌场里遇见的杰克：“杰克，道上的规矩你估计也懂，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儿！”

杰克：“我最见不得有人流血，他的债我来还。”

怀特白眼一翻：“你以为他欠的是十美元吗？二十万美元，你还吗？”

杰克犹豫了，怀特冷哼一声吩咐持刀壮汉动手。

持刀壮汉又一次把刀高高举起，杰克突然说他三天内一定还清。

詹姆斯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后才问杰克为何要帮他？

杰克说，他听说了詹姆斯的事儿，打心眼儿里佩服詹姆斯有情有义。刚才在林子里玩，无意间发现詹姆斯被俩壮汉架着带进树林里。出于好奇，他偷偷地藏到了大树后面。听到怀特下令，他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好人

应该有好报才对，这才出手帮忙。

二十万在詹姆斯眼里像天文数字一样，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恩人为了帮他承受那么大的损失，于是他问杰克该怎样报答救命之恩？

杰克考虑了一会儿说他不缺钱，不过他很欣赏詹姆斯知恩图报的人品，如果詹姆斯愿意就先给他当仆从。

自那以后，詹姆斯尽心尽力地伺候杰克。时间一长，他心里犯嘀咕，杰克什么也不干，也不是富家少爷，为何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

虽然詹姆斯有这样的疑问，但他却一直不敢问。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天，杰克突然说："詹姆斯，你是不是很奇怪我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实话告诉你，我就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鬼脸大盗'。"

詹姆斯惊得目瞪口呆，关于鬼脸大盗他早有耳闻。据说那个大盗开锁技术高超，每次作案都戴着个鬼头面具，大小案子作了几十起。警方虽在几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通过监控看到他的影像，但因他一直蒙着面，现场又没留下指纹、鞋印等线索，因此警方始终抓不住他。

杰克瞅了眼詹姆斯："我这么信任你，你不会去告发我吧？"

詹姆斯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回答：如果报案，他就等于出卖了救命恩人；如果不报，他又觉得良心难安。

而后杰克很自信地说，只要詹姆斯听完他的故事一定不会去报案。杰克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赚很多钱帮助穷人。然而成年后，他因既无学历又无技术，只能去干体力活儿。

打工期间，杰克的一位工友得了重病急需用钱，他忙找老板想办法。老板不仅不愿帮忙，还嫌他多事儿辞了他。一怒之下，杰克潜入老板家中盗得一大笔钱救了工友。自那以后，杰克苦心研究开锁技术终于练成一手绝活儿。就是靠着那手绝活儿，杰克不仅实现了救人于水火的梦想，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詹姆斯是个很正直的人："就算为了帮助别人，也不该偷盗吧？"

杰克："我作案是有选择的，只偷那些靠歪门邪道不择手段赚不义之财的暴发户。"

詹姆斯从小就喜欢看侠盗亚森·罗平的故事，他忍不住用敬佩的眼光看了看杰克。

杰克突然叹了口气，说他势单力薄，仅凭一己之力又能救助多少需要帮助的人呢？一直以来他都想收个徒弟。通过这段日子的相处，他认为詹姆斯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毕竟偷盗是犯法的事儿，亚森·罗平那类侠盗人物也只是小说中才有的，詹姆斯沉默片刻后说考虑考虑再做决定。

当晚，詹姆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他突然想到自己前段日子过的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如果不是杰克及时出手，他可能早就被肢解后喂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知还有多少人正经历着他曾经的痛苦，那些人和他一样，并非好吃懒做，只因迫于无奈。

第二天一早，詹姆斯主动请求杰克收他为徒。自那以后，杰克开始训练詹姆斯。一早一晚是体能训练，其他时间练习开锁技术和一些其他偷盗技巧。经过一年多的苦练，詹姆斯练得身轻如燕，各种锁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锁，而是开合自如的玩具。

二

这天，杰克对詹姆斯说，有个人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离现场急需他救助，詹姆斯学艺已成，他想让詹姆斯去做次小活儿。

詹姆斯问，要偷的是什么人？杰克说就是差一点儿砍掉詹姆斯左耳的怀特。

詹姆斯早就恨透了乘人之危的怀特，经过一周的踩点观察，师徒俩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怀特全家要到国外度假，山顶豪宅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看守。不过老头也不好对付，年轻时当过保镖，不但身手了得，枪法还极准。

杰克了解到，老头的家在山下一公里处，老头没事儿时常用望远镜朝自家望。杰克的计划是，先在老头家放把火把老头骗出来，詹姆斯趁机潜入豪宅开锁行窃。杰克再迅速骑摩托车赶到豪宅附近放风。

终于盼到行动的日子。杰克先让詹姆斯穿上大号铁鞋套，说这样作案时不会留下脚印。接下来，杰克又让詹姆斯穿了身他多次穿过的夜行衣，戴上鬼脸头套。

詹姆斯来到豪宅附近的林子里藏好，他等了半天，突然看到老头慌慌张张地锁了豪宅的大门开车向山下驶去。他深吸了口气迅速开了大铁门，然后又开了家门进到室内开始翻箱倒柜。后来他在床下找到一个密码箱，没费太大力气他就开了锁，把里面的十几根金条和几大捆钞票装进一个小口袋。

詹姆斯刚一出门就看到远处有个手电筒闪了三下，他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这是杰克发的信号。杰克在事前就给詹姆斯选好了三条逃跑的路，两人约定，灯亮一下往东跑，那里有条河，河边的草丛里藏着泳衣和救生圈，詹姆斯过河后就安全了；亮两下，往西跑，杰克的摩托车就停在路边；亮三下往南跑。

边跑詹姆斯边想杰克叮嘱他的话，往南跑先得穿过一条山间公路，注意两边车辆，千万别心急没细看被车撞了，过了公路会看见崖边的一棵大树，树上拴着绳子，顺着绳子攀下四十多米高的悬崖，崖底遍布大小不一的怪石，有条小路，摩托车就停在路旁。杰克教过詹姆斯攀岩技术，悬崖虽很陡峭，但对詹姆斯来说不是问题。摩托车之所以不停在山间公路上，是因公路距离山顶别墅很近，很容易被看门老头发现起疑而使计划失败。

詹姆斯到了公路边，他先朝东边看了看，突然发现有个人趴在路中间一动不动。他走过去细看，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昏迷不醒浑身是血，很显然是被车撞的。换作平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救人，但此刻，他却犹豫了：如果他不管，老太太十有八九会死；如果他救人，只能拦车，那样的话说不定警察就会查到他身上。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把老太太移到路边，拦辆车送到医院再借机逃跑。

詹姆斯放下小口袋，费力地把老太太抱到路边，然后他又回去取小口袋准备藏好后再拦车。他背起小口袋正要走，突然远处开来一辆车。

车驶到詹姆斯前面突然停了，一个老头跳下车突然用枪指着詹姆斯：“鬼脸大盗把手举起来！”

詹姆斯一边举手，一边琢磨老头是怎么知道他是鬼脸大盗的？手举过头顶，詹姆斯明白了，他忙中出错，竟然忘了摘掉鬼脸头套。

原来车主竟是看门老头。老头看到家中着火先报了警，然后开车往家赶，到家后，他看到家人一切平安，消防车过了几分钟后也赶到了。他反应过来急急忙忙赶回豪宅，回到豪宅发现被盗他先报警，然后查看到铁鞋印开车来追。

詹姆斯举起手，说出老太太被撞的事儿。老头看到老太太的惨状后，当即打电话叫救护车。过了一会儿，警车和救护车先后赶到，詹姆斯被押上警车，老太太被抬上救护车。

负责审詹姆斯的警官叫约翰。约翰问詹姆斯作案的过程，詹姆斯不愿连累杰克，说他先在看门人家里放了把火，然后骑摩托车迅速来到豪宅行窃。

接下来，约翰又调取了监控录像和几起“鬼脸大

盗”的案件录像资料进行反复对比，确定詹姆斯就是鬼脸大盗。

约翰再审詹姆斯，詹姆斯却犹豫了。究竟该不该供出杰克，詹姆斯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如果供了，他顶多坐几年牢就出来了，如果不供，他就得替杰克背黑锅，下半辈子只能待在牢里。思来想去，他觉得他的命是杰克救的，就算替杰克坐牢还债吧。更何况是他自作主张救人才被警察抓住。

想好后，他承认他就是鬼脸大盗，所有案子都是他干的。

约翰问詹姆斯，这些年所盗的巨额赃物藏在哪里？詹姆斯说，他知道被抓后难逃牢狱之灾，他是个懂得及时行乐的人，钱都挥霍完了。

按理说，案子到这里就该结案了，谁知约翰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了解詹姆斯的过去后起了疑：如果所有案子都是詹姆斯干的，那他应该很有钱，但多年来詹姆斯却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为给妻子治病还借了高利贷。

约翰再审詹姆斯，先把种种疑点说出来，詹姆斯却是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所有案子都是他干的。

为了查明真相，约翰又对所有物证做了一次检查。拴在悬崖边树上的那根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詹姆斯又一次被带进审讯室，约翰把那根绳子递到詹姆斯手里：“你仔细看看，这根绳子有什么问题？”

詹姆斯接过绳子细看，才发现绳子中间做过手脚，他用力一拉，绳子竟然断了。杰克惊出一身冷汗，他暗想如果不是突然出现的那个老太太，他顺着绳子往下爬一定会摔死。直到此时，詹姆斯仍然不愿相信杰克会害他。他努力回忆了一下，绳子确实是杰克提前备好的那条。作案那天，詹姆斯还对杰克说，他要亲自拴绳子，杰克却说，詹姆斯的经验不足，必须当师父的亲自动手。

詹姆斯愤怒至极，一口气供出了杰克。

三

约翰立即下令抓捕杰克，警察们在杰克的豪宅内搜出大量赃物。铁证如山，杰克只得供出真相。

原来杰克说自己是侠盗的目的，不过是想骗詹姆斯上钩。通过作案积累了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后，杰克打算金盆洗手。但他知道，旧案一天不破警察就会继续查下去。有个人替他背黑锅，他才能安心过日子。

思来想去，杰克想到了找个徒弟做起案子后再杀了背锅的办法。有了这个想法，他开始物色人选。因詹姆斯和杰克身高差不多，詹姆斯又欠了高利贷，杰克就把詹姆斯当成了最佳人选。顺利让詹姆斯当了仆从后，通过观察杰克认为詹姆斯忠实可靠不大可能出卖他，才说出“鬼脸大盗”的真实身份。

在詹姆斯考虑做徒弟那晚，其实杰克一直在秘密地监视他，如果詹姆斯肯拜师，他就继续按计划行事；若詹姆斯不肯，他就杀人灭口。詹姆斯拜师后，杰克为了让詹姆斯和他的身材差不多才对他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当詹姆斯的身材和肢体动作都和杰克差不离后，杰克开始实施最后一步计划。

不过让杰克没想到的是，詹姆斯半路上竟然救了个老太太。杰克本以为詹姆斯落网后会供出他，没想到詹姆斯居然愿意主动背黑锅。他本以为这次可以逍遥自在了，却又没想到，世上还有约翰这样的警察，犯人都招供了居然还要往下查。

几个月后，杰克依法被判终身监禁；詹姆斯被杰克利用，又救了人，法官只判他入狱半年。出狱后，詹姆斯没去找工作，而是开了家开锁小店。几年后，他手里有了钱，经常做慈善。

选自《上海故事》

血梅

◇文／李永生　图／黄胜



模　特

陈家大小姐陈月晖冷不丁看见那个老乞丐时眼睛便一亮，她忙让车夫止住脚步，开始偷偷地打量那个老乞丐。当然，陈小姐是在以一种艺术的眼光打量。

陈小姐是在两个月前从上海回到家乡涞阳的，她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洋学堂，攻西洋画系，学油画。陈小姐很热爱自己的学业，学习勤奋，成绩也好，很被老师器重，但没多久，上海沦陷，学校停了课，她只好回了家。

当时陈月晖对画西洋画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虽然远离课堂，但她不敢荒废学业，每天坚持在家中作画，画花瓶等静物，画猫啊狗啊等动物，也画人物，陈家主仆都成了她笔下的人物。父亲陈南轩很爱自己的女儿，一次次派人从大城市给她买回油彩和画布。

陈小姐最大的愿望是画张男性的裸体油画。当时，上海美专是全国第一个引进裸体模特的学校。陈小姐曾画过女子裸模，但学校里很难找到男模，所以她一直没有机会画男子裸体。陈小姐非常遗憾，就一直热切地渴望画一张彰显男性阳刚之美的裸体油画，为自己的艺术生命添上很美的一笔，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更高一层境界。

她先是让丫环动员家里的几个男仆给自己当模特，但没一个乐意。有个男仆听说脱光衣服让小姐画，脸涨成了猪肝色，竟吓得“哇”的一声哭了，陈小姐无奈地叹口气。

陈月晖小姐为找不到男模郁闷。

这次，陈小姐见到那个老乞丐时不仅眼睛一亮，心也忽地一亮：这老乞丐身材消瘦骨感，五官棱角分明，极适合当模特，何不就用这老乞丐？陈小姐想，毕竟是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是不应该有什么尊严的，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羞涩感的。况且他已七老八十，稀里糊涂的年纪了，也许不应该计较什么了。

第二天，那老乞丐在陈家男仆的带领下迟疑着走进了院子，接着就又被带进了后院。

老乞丐最后被领进一间小屋中，屋中堆放着一些劈柴和坛坛罐罐，有蜘蛛网胡乱织着，像是个久不进人的杂物间。

地中央放了一个木盆，接着有人提来一桶热水，向盆里哗哗倒，白色的雾气荡漾开来。

丫环抱了一套干净的衣服随后走进来，找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把衣服放下，朝老乞丐说洗完澡后换上这套衣服。老乞丐忽然神情紧张起来，嗫嚅着说："为啥？你们要干啥？"就有转身离开的意思。

男仆喝道："让你洗澡有什么不好？哪那么啰唆！"说着，男仆和丫环走出了门。

老乞丐终于开始动手解衣服，不一会儿便传来哗哗的撩水声。等老乞丐洗完，丫环发现那老乞丐虽然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但是头发依旧鸡窝一般，脸也不洁净。

丫环问道："你洗澡不洗头脸吗？"老乞丐说："干净了就讨不来饭了。"男仆进来，骂道："真是贱骨头。"丫环说："必须洗干净，脏乎乎的怎么能见小姐。"老乞丐听了丫环的话，露出惊异的目光。丫环说："我们没恶意的。再洗洗，水要凉了。"老乞丐显得很不情愿地又走到水盆旁。

当男仆和丫环再一次见到洗净后的老乞丐时，都惊呆了——那哪是什么老乞丐，分明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啊！

丫环领着乞丐走出房门向小姐的画室走去。

和他们同样惊呆的还有陈南轩。仆人领着"老乞丐"进院子的时候，正巧被他看见了，"老乞丐"变成小伙子走出房门的时候，他也看到了。

画　像

当"老乞丐"被丫环领进画室的时候，陈小姐愣住了。丫环说："变戏法，大变活人。"陈小姐依旧发愣。丫环补充说："人配衣服马配鞍，这一捯饬，老头变小伙。"陈小姐这才醒过神来，问："你装老头，一准儿是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好讨饭？"乞丐点点头。

老乞丐摇身变成了俊小伙儿，一下子击碎了陈月晖小姐的那层心理准备。

不过陈小姐又想，再怎么年轻，他也是个乞丐啊！乞丐能有多少尊严呢！这样一想，就又把那层心理准备寻了回来。陈小姐小声对丫环说："脱吧！"丫环随即对那年轻的乞丐说："脱吧！"乞丐大惑不解。丫环笑了，忙又说："我还没说清楚，我家小姐是要画你的光身子。"说罢脸一红。

乞丐一听，望了望纸和笔，脸也红了。陈小姐说："我们不会害你，只想让你做模特，我会给你钱的，这段时间你就吃住在我家里，省得你再去要饭了。"乞丐想了想，咬了咬嘴唇，点了头。

当年轻的乞丐缓缓脱掉衣服裸露出自己的身体时，陈月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她毕竟是个从未见过成熟男人裸体的大家闺秀啊。此时对于这位女画家来说，不仅眼中看到了美，心中也平添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

陈小姐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脸红，努力把思想融进艺术的氛围之中。陈小姐决定先为他画几幅速写。她先让他摆了个姿势，很快便画起来。随着铅笔的快速滑动，一幅漂亮的速写很快完成。陈小姐又让他换了个姿势，再画……画到中午，共完成了十余幅铅笔画。不觉已是正午，陈小姐捶了下腰，边收拾画稿边说："你可以穿上衣服，去吃饭了。"

年轻的乞丐穿上衣服，被丫环领出门。

然而没多久，丫环又跑了回来，对陈小姐说那乞丐被警察带走了。

陈小姐满脑子问号找到了父亲，刚当上伪警察局局长不久的陈南轩意味深长地拍拍她的肩膀，笑一声，说："很快你就知道了。"

探　监

很快传来了消息，那年轻的乞丐是乔装



打扮的八路军侦察员。

陈小姐蒙了，陈南轩捋捋油光的头发，笑着对女儿说："宝贝丫头，你立了大功，要不是你，爹爹也不会抓住这个八路探子。"

陈月晖头脑中一片空白，陈南轩得意地说："我就纳闷，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怎么就变成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只有化装。有谁没事儿化装玩？就只有探子。果不其然，那小子是八路，不过这八路骨头挺硬，死也不说共党的机密。"

陈月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身子仍在不停地战栗，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间酿成了一场悲剧，禁不住嘤嘤地哭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找到父亲，恳求他放那年轻人一马。陈南轩望着女儿红肿的眼圈说："怎么可能呢！日本人能答应吗！"陈小姐说："要不是因为我，他是不会被捕的，是我害了他。如果他因此断送性命，女儿痛不欲生。"陈南轩爱怜地拍拍女儿的肩膀："我的宝贝女儿，你若想帮他，就去劝劝他，让他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就可以活命了。"

陈小姐由丫环陪着来到了监牢。昏暗的油灯下，她又见到了那个"老乞丐"。年轻的八路浑身血迹，见有人来，艰难地睁开眼，见了陈小姐，竟淡淡地笑了笑，说："大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您还想画画吗？"陈小姐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开场白，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丫环为了掩饰尴尬，赶忙把带来的吃食端出来。这时有人搬来一把椅子，陈小姐忐忑地坐了。年轻的八路一点儿也不客气，抓起一只鸡腿几口啃完。陈小姐忙又递给他另一只，年轻的八路又继续大嚼起来。"我不懂政治，但我知道你今天身陷囹圄全是我造成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赎我的罪恶。"陈月晖低声说。

年轻的八路停止了大嚼，艰难地挪动一下身子，斜靠在墙上，说："其实怪不得你，你本无恶意。"他望了陈月晖一眼，又说："小姐是个仙女吧？"陈月晖一愣："为什么这样说？"年轻的八路呵呵一笑，转瞬间又一阵咳嗽。他忽然郑重地说："这是个黑暗的世界，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为砸碎这黑暗抛头颅洒热血，小姐却醉心于世外桃源，醉心于艺术，自然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了。小姐是个有文化的人，真是可惜了……其实我也是个大学生。"

陈小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压根儿没想到年轻的八路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更没想到他和自己一样也是个读过洋学堂的人。她说："你说的道理我也曾听说过，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生命没了，何谈革命！"她叹口气，说："其实，也怪你自己，即便我家下人去找你，你可以不来呀！"

年轻的八路说："你家仆人找我时，并没告诉我干什么，只说跟他们走一趟，态度蛮横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我怀疑自己暴露了身份。但我想，如果真的暴露了，四周一定布置了抓我的人，跑也跑不掉；如果没暴露，硬坚持着不来，争执起来，反而可能带来麻烦。但我没想到会让我洗澡……"年轻的八路顿了顿，略带羞涩。

他似乎并未把话说完，陈月晖的脸蛋却早羞成了红樱桃。他忽然严肃起来，凝视着陈月晖说："共产党是不怕牺牲的，如果我的鲜血能换来小姐的觉醒，也值得！"这时狱警过来说时间到了，请小姐离开。陈小姐站起身，叹口气，哀伤着走了。

从此后，陈月晖天天来监牢，送来吃食。陈月晖觉得自己赎罪的方法也就只有尽量给他照顾。年轻的八路见了陈小姐便滔滔不绝，给她讲"布尔什维克"，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陈月晖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一会儿流露出羡慕，一会儿又显出惊讶。

陈月晖救年轻八路的心越来越强烈，她三番五次求父亲，可是不仅白费了工夫，反而引起陈南轩的警觉，他怕女儿会做出什么

荒唐的举动，干脆不许女儿再去探监。

陈小姐见不着人，心急又难过。她天天对着那些素描看，年轻八路的影子一遍遍在眼前闪现。她越来越觉得，那画中人物的神态与真人相比有很大不同，画中人的眼神除了羞涩之外，似乎散淡了许多，而狱中八路目光中流露出的则是刚毅和果敢。

血　梅

年轻的八路走向刑场的时候是个风雪清晨，刑场上围满了为壮士送行的乡亲。泪眼婆娑的陈月晖在丫环的搀扶下挤在人群里。一身血迹被反绑双手的年轻八路被推下汽车的时候险些跌倒，他用肩膀撞开要拉他的鬼子，很快站稳身子，艰难地向前挪动脚步，目光深情地向众人扫视，不时地向乡亲们点头。

这时他发现了陈小姐，竟停止了脚步，眼睛一亮，向她笑了笑。陈月晖的心一阵疼痛。年轻的八路终于走到了终点——一根粗壮的木桩前。

他被五花大绑在木桩上，被刺刀划破的胸膛不断流出鲜血，风雪扑打，迷离了人的视线，似真似幻之中，那斑斑血迹便恍然成了一蓬蓬雪中傲放的红梅。

年轻八路的双唇已呈青紫，酷寒使他本能地瑟瑟发抖，牙齿“嗒嗒”猛烈碰撞着。不过他的头颅却始终高昂着，飘满白雪的头发也坚毅地挺着。

这时候，陈月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尊艺术的雕像。陈月晖觉得，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眼前的一切永远定格在记忆中，让它成为永恒。她擦干泪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陈月晖小姐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幅也是最后一幅男子裸体油画。之后她带着这张画投奔了解放区。不久，这幅名为《血梅》的油画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刊出。于是，大雪、梅花般的鲜血、高昂的头颅、坚毅的毛发、刚毅果敢以及带有轻蔑的眼神，让无数抗战军民增添了无畏和力量……

陈月晖小姐一生未婚。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药方之谜

◇文／俏俏红　图／段明

首善街上有一家悬壶堂医馆，专治跌打损伤，远近闻名。坐堂的大夫名叫张仲信，因为他行医时习惯用一把小紫砂壶，所以人称“张神壶”。

这天，县衙的刘捕头带着几名捕快，抬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来到医馆。刘捕头告诉张神壶，这是江湖大盗胡作飞，在围捕中，肩头中了刘捕头的铁砂掌，毒性从肩头蔓延到咽喉，呼吸困难，如果不及时医治，随时都会毙命。胡作飞虽然死罪难逃，但还得带到公堂上审理定案，所以必须先救活他。

张神壶撕开胡作飞的衣服，只见肩头上一片瘀黑，肿得老高，连脖子都变成黑色了。他用小刀在胡作飞肩头上割开一条口子，放出不少黑血，接着拿出祖传秘制膏药，贴在肩头和脖子上，然后从小紫砂壶里倒入些许开水，摇晃一会儿，待水温适中，把水倒在药膏上浇一遍，再用布条缠上。张神壶告诉刘捕头，休养两天就无大碍了。再看胡作飞，气色好了一些，呼吸也顺畅了。

几天后，忽然传来惊人的消息，胡作飞在公堂上受审时，出其不意地挣脱掉手脚镣铐逃跑了，而且在逃跑

途中，击杀了追捕他的刘捕头。这件事在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张神壶听说后，愣了好长一段时间。

过了段时间，医馆里闯进来一名青年，操着外乡口音，跪在张神壶面前，口口声声要拜张神壶为师，学习医术。张神壶没有答应，青年就赖着不走，白天在医馆里搀扶病人，晚上就露宿在医馆门口，每天医馆一开门，他就抢着打扫卫生，抹桌擦椅，赶也赶不走。

过了半个多月，张神壶的闺女雪儿和青年混熟了，得知青年名叫刘青水，是关西人，就在父亲面前帮他说好话。张神壶不糊涂，知道女儿对刘青水有意，加上刘青水心诚，就答应收他为徒。刘青水大喜，跪下行了拜师大礼。

既然是徒弟了，张神壶制作祖传膏药时，就带着刘青水挑选草药熬制，给他详细讲解每一味草药的药性、配方的比例以及熬制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给病人治病时，张神壶也耐心地给刘青水讲解推拿正骨的一些手法。刘青水头脑灵活，学得很快，深得张神壶的真传。才过了大半年，刘青水已经能出手医治病人了。

这以后，医治病人时，张神壶就让刘青水出手，自己在一边指导。只是清洗伤口、推拿正骨敷上药膏，还是刘青水做，而用紫砂壶往



药膏上浇水，张神壶必定亲自出手。刘青水也曾经问过，为什么要用紫砂壶浇水，张神壶解释，药膏被温水化开，吸收得要快一些，疗效要好一些。刘青水总觉得师父的这个解释，过于牵强，猜测紫砂壶里肯定有什么秘密。有几次，趁着师父不在，刘青水偷偷拿过紫砂壶研究，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雪儿和刘青水朝夕相处，很快芳心暗许，常常在一起悄悄说些情话。雪儿本以为会和刘青水水到渠成，哪知这一天，刘青水忽然不辞而别，不但卷走了所有的膏药，还拿走了紫砂壶。

张神壶倒也不以为意，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就作罢，这对他的医馆并没有什么损失。倒是雪儿常常暗自垂泪，如今她的一颗芳心全系在刘青水的身上，难免觉得刘青水是在欺骗她，又难过又恨。

后来传来消息，一百多里外的邻县新开张了一家医馆，也叫悬壶堂，专治跌打损伤，坐堂的正是刘青水。雪儿得到消息，哭着要张神壶去找刘青水算账，张神壶笑笑，自信地说：“他的医馆开不长，他会来找我的。”

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刘青水就来找张神壶了。那是一个晚上，张神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刘青水赤着膀子，背上背着一捆荆棘，扑通一声跪在张神壶的面前，乞求原谅。雪儿看见，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扫把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刘青水伸手挡住，说：“雪儿，

怨不得我，我有苦衷，之所以逃离这里，另开医馆，与你有关。”

雪儿一惊：“与我有什么关系？”刘青水说：“是你告诉我，胡作飞的旧伤会复发。”但凡张神壶给人医治，都得敷两次膏药，才能根治。胡作飞是死犯，张神壶只用了一次膏药，铁砂掌的毒性没办法根除，两年之后，还会复发。而且，但凡用过张神壶的膏药，别家就无法医治。雪儿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刘青水的朋友打听到胡作飞在邻县现了踪影，告诉了他，他就跑去开了一家医馆，打算等胡作飞上门求医时，替父报仇。张神壶一惊，问道：“这么说来，你是刘捕头……”

刘青水点点头，说刘捕头正是他的父亲。刘捕头是关西人，跟随知县大人来此地任职。刘捕头被胡作飞打死，刘青水怪罪张神壶不该救治胡作飞，把杀父之仇算了张神壶一份。他不忍心杀张神壶，就打算混进医馆，在药上做手脚，让张神壶身败名裂。但是，雪儿和他的感情，让他改变了计划，打算亲手杀了胡作飞报仇。

刘青水从雪儿那里知道膏药的秘密后，觉得胡作飞肯定还会来治病，但张神壶那里他肯定不能去，因为县衙还在缉拿他，于是他就在邻县又开了一家悬壶堂。可是，也不知怎么回事，刘青水医治的病人只能缓解症状，根本就没法痊愈，病人常来闹事，这样医馆就开不下去了。为了杀胡作飞报仇，他只得负荆请罪，希望张神壶重新收留他，传授真才实学。

张神壶点点头，说道：“既然你是刘捕头的儿子，那么情有可原，你就留下吧。”

转眼又是半年。这天深夜，张神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个黑衣汉子闯进屋倒在地上，正是胡作飞！最近，胡作飞的肩头又变黑了，嗓子也沙哑了，疼痛难忍，四处求医都治不好，只得深夜来找张神壶。他手掐脖子，满脸惊恐地叫道：“疼死我啦，快给我用药。”张神壶就让刘青水医治。

刘青水挑选出几味有毒草药，打算毒死胡作飞。张神壶劈手夺下，说道：“你弄错了，不是这几味。”刘青水只得给胡作飞清洗伤口，放掉瘀血，贴上了膏药。张神壶拿起紫砂壶，倒上温水，摇摇晃晃，等到水温合适后，再往膏药上浇上水，让刘青水给胡作飞的伤口绑上布条。胡作飞的脸色缓过来，踉踉跄跄地消失在夜色中。

刘青水拿起一把刀，就要追赶，被张神壶拦住了。刘青水气愤地说：“大仇不报，我枉为人子，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你不让我用药毒死他，为何还拦住我不准杀他？”

张神壶笑道：“医者仁心，不可杀人，惩治恶徒，是官府的事，你的仇也要由官府来报，胡作飞会投案自首的。膏药中的麻药过后，他会疼得死去活来。”刘青水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张神壶却讲起了往事。

张神壶的先祖在收徒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品德不好的门徒，败坏医德，可是为时已晚。而且，还有盗贼偷窃膏药去卖。于是，先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把药方分开，膏药里的成分，主要是麻醉和温补为主，几味主药，却另外秘制成药丸，藏在身上。直到师父认为徒弟品行端正，才将主药药丸的炼制方法秘密传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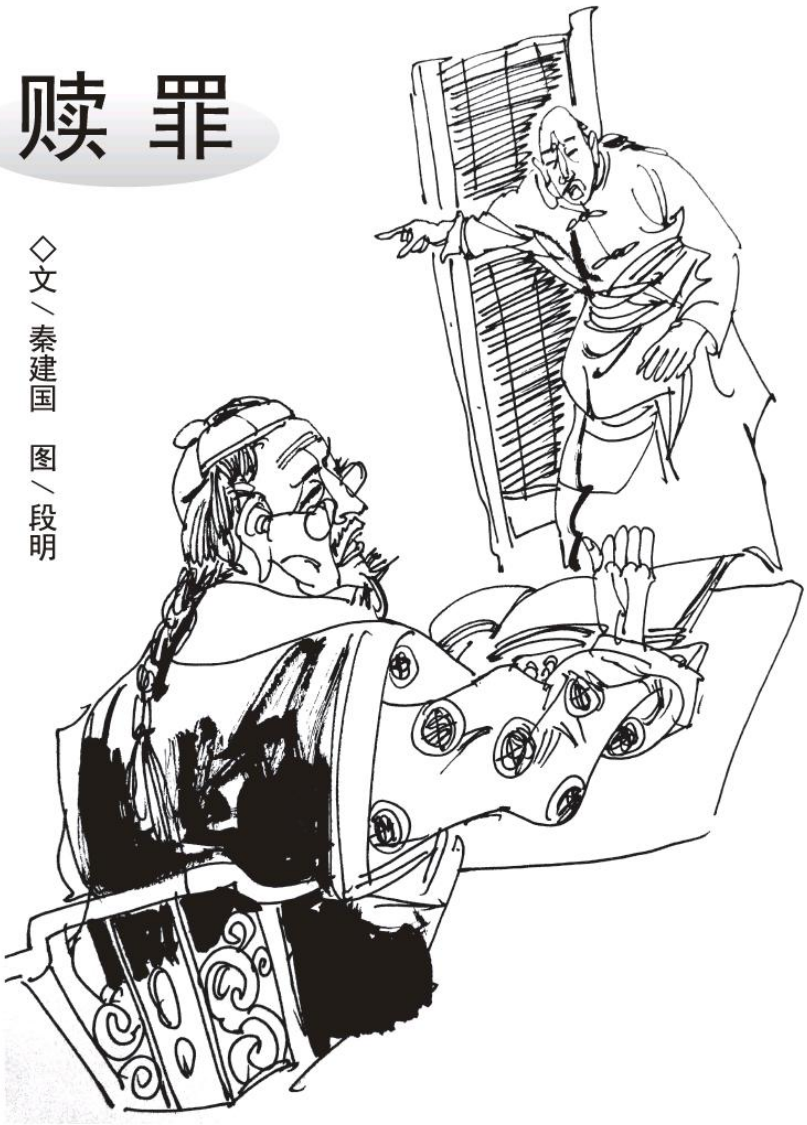
说完，张神壶伸手在袖子里一掏，张开手，多了一粒细小的药丸。治病时，这粒药丸被张神壶悄悄放进紫砂壶的开水里，摇摇晃晃的目的，就是让药丸溶解。没有这粒药丸，膏药基本无效，这就是刘青水治不好病人的真正原因。刚才，张神壶没有把小药丸放进紫砂壶。

果然，第二天下午，传来胡作飞疼痛难忍投案自首的消息。张神壶拿起自己的紫砂壶说：“我还得去衙门走一遭，胡作飞该受一刀，但不该受这种痛苦。”

选自《民间文学》2020.6

赎罪

◇文／秦建国　图／段明



清雍正年间，豫北有个王双虎，父亲去世，老母亲又病入膏肓。为给老人治病，王双虎不惜重金请医问药，虽然母亲病体见好，可家中却无钱付药资。实在没法子了，王双虎孤注一掷，向亲朋借了些钱，准备到南方经商。

因为对南方气候不了解，王双虎刚把货物备齐，没等启程回豫北就赶上了梅雨季节。等到天晴，贩来的丝绸上全生了霉点，百十两银子都打了水漂。王双虎又气又急，忍不住在客栈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一位住店的中年男子，男子告诉王双虎，他祖上有个祛除丝绸霉点的秘方。王双虎一听，赶紧许诺，如果霉点处理掉，他赠一半货物作为酬劳。“这倒不用！只是祖上有训，秘方不能外传，还需把货物搬到我房里，不知兄弟是否信得过我？”中年男子说。

反正这一批货已成废物，还有什么信不信得过？王双虎当场答应下来。中年男子吩咐管家和伙计们，把王双虎的货物搬进自己房里修整。

第二天，中年男子要王双虎查点货物。王双虎进屋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自己丝绸上的霉点踪迹皆无，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这祖传秘方简直是仙方！王双虎非常高兴，按照承诺，就要把一半货物送给男子做酬劳。中年男子推辞道：“兄弟也是个讲信誉的人，这一半货物，我看就免了，你要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请常管家和伙计们一顿酒饭，他们可是劳累了大半夜。”

王双虎欣然同意，当即请旅店老板准备酒菜，款待大家。喝酒聊天中，王双虎才知道，中年男子姓刘名文明，徽州人士，经商已有多年。

“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很少见到兄弟这么讲信誉的人，如果兄弟不嫌我人粗、酬劳低，可否在我手下屈就？每年我给你一百两银子做工钱怎样？”一百两？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王双虎当即答应下来，刘文明也很高兴，大家放量豪饮，尽兴而归。

刘文明确实是做生意的行家，他选中的货物十有八九都能挣钱，王双虎跟着他走南闯北学了不少生意经。且这刘文明性格随和、心地善良、乐善好施，跟伙计们也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王双虎十分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好东家。

这一年，北方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刘文明却说，风调雨顺之后，往往是大灾年。他在北方买了一大块空地，大兴土木建筑粮仓。

粮仓还没建好，刘文明老家来人，说刘老爷子病重。刘文明一听，立即带着常管家匆匆赶回老家。临行，他把生意诸事托付给王双虎，要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粮仓购满粮食。刘文明走后，王双虎按他的嘱咐，大量收购粮食直到仓房全满。

转年，果然是个灾年。麦收将至，雨水涟涟，长在地里的麦子都生了长长的芽子，七月，天又开始了持续的大旱，如火的骄阳把庄稼全烤成了干柴还不罢休。

一涝一旱把老百姓的家底折腾了个底朝天，不到冬季就有很多人家没了存粮。这时候，刘文明正在老家为父亲守孝，王双虎一看时机不错，便开始开仓卖粮。

随着天气越来越凉，买粮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双虎看准时机，从二两银子一石，涨到四百文一斗。

这一天，王双虎正在清算账目，一位伙计跑来告诉王双虎，有仓粮食发生了霉变。王双虎过去一看，果不其然。一进粮仓，就有一股呛鼻子的霉味，粮食已经变得霉黑。他思忖这仓粮许是当时收得过于潮湿，没及时晾晒。

一仓粮食可不是个小数目，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刘老板受损失。王双虎思量半天，对伙计说："你去找几个可靠的人，把这些粮食淘洗晾干掺到别仓。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别让人知道！"伙计急道："这事刘老板知道会……""到时候，我来说！"没等伙计说完，王双虎便截住了这个话题。

这年冬天，刘文明从老家回来，王双虎得意地把自己卖粮的经过说了一遍，刘文明听了一言没发，只是默默地看着王双虎。

这天晚上，刘文明邀王双虎喝酒。两人一人守着一只小坛，一边聊一边喝，不知不觉便喝多了。"兄弟，以前，我觉得你是个讲信誉的人，所以才邀你一起做生意。可没想到这几年，你生意经精湛了，人却变了！借灾年哄抬粮价，用霉变的粮食以次充好，这些，都不是一个诚信的生意人该做的！我的生意伙伴里，绝不允许……"刘文明话没说完，王双虎早已出溜到桌子下面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天近正午，王双虎起床赶紧去前面的铺面。来到前铺，他惊讶地发现店内一个人也没有了！而且，他还恐慌地发现，所有粮仓里的粮食也不翼而飞！这，这是怎么回事？

他大惑不解，跌跌撞撞地跑到刘文明的房间，却发现房里只剩四堵空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好像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可这粮仓却分明在证实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回到自己房里，王双虎看到床上有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二百两银子，他明白，这是刘老板给他的工钱。

就在这一天，附近铁佛寺也发生了一件怪事。因为赈灾粮食告罄，方丈愁得跪在如来佛前，祈求了整整一夜。天光放亮，方丈拖着疲惫的身子打开寺门，却惊得双手合十，嘴里不住地念："阿弥陀佛！"——门口堆着好多粮食！如来真的显灵了！

半年以后，王双虎又去南方贩运丝绸，偶然在大街上碰到了常管家。王双虎很高兴，拉着常管家问长问短，并邀请他去酒馆喝酒。起初，常管家说话吞吞吐吐好似有所顾忌，可几杯酒下肚，就打开了话匣子。王双虎感慨地说起刘老板秘方去霉点的事，常管家叹了口气说："哪有什么祖传秘方！其实就是刘老板帮你的借口！"

接着常管家告诉王双虎，当年，刘老板得知王双虎举债购买的货物全毁，心里不忍，就假借自己有祖传秘方，把货物搬进自己房间，

让伙计们按着花色去各大店铺寻找相同的货物，趁晚上换掉了生了霉点的丝绸。

王双虎听了常管家的话，羞愧地说："我欠刘老板的，怕这辈子都还不了了！""你也不用这么说，其实，我跟那些伙计和你一样，都是受了刘老板恩惠的人！这些年，我们跟着刘老板走南闯北，心里都有杆秤，他做生意挣的钱，一半都用在救济别人和我们大家的工钱上！"

"可惜，我现在不能在刘老板手下做了！"王双虎沮丧地说。"兄弟，你可知道，刘老板最欣赏的是什么？"常管家醉醺醺地说，"一个人的诚信！"

常管家说，刘老板虽是生意人，但他宅心仁厚，储备粮食，本来就是为了救济灾民，可没想到你哄抬物价，还把霉变的粮食以次充好，但是人各有志，他从不强求别人。那天，他在酒里放了蒙汗药，等你睡着后，吩咐大家把粮食拉到铁佛寺，留下你的工钱，跟大家返回了徽州。

"可生意人要的就是利！刘老板这么做，再大的家业也要被他败光了！他吃苦受累图的到底是什么呀？"

"赎罪！"常管家凑近王双虎耳边，讲了一件事。

那是康熙朝的事了。康熙皇帝留下一个太平盛世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的烂摊子。

雍正皇帝即位后，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严搜衙署的同时，也把其家底抄个一干二净，即使贪官死了，也决不放过他的子孙！

徽州有位姓刘的老爷子，曾做过多年官员，他为官清廉，深为当地人尊崇。有一年，刘老爷的老娘重病，眼看命悬一线，不日黄泉。这时，一位很有名气的郎中闻听消息，来到刘老爷家中免费为老太太诊治。

把完脉，郎中开了处方，刘老爷一看，全是昂贵的药材，他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几服药下来就入不敷出。刘老爷是位孝子，为了给老娘治病，他只好昧着良心贪污了一些税收。这件事虽然没有败露，却成了他的心病。不久，刘老爷就以身体不好为由告老还乡。

刘老爷的儿子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弃文经商。这位刘少爷靠着自己天生的经商才能，不几年，便积攒了不少家产。他经常接济附近的穷人，数目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父亲侵吞的税收数额，在当地成了有名的大善人。刘老爷心安了许多，他知道，这是儿子在为自己赎罪。

不久后的一天，刘文明正在家里歇息，王双虎突然拜访。刘文明吩咐家人摆酒招待，席间，王双虎悄悄从袖中掏出一块黄色锦缎给刘文明。刘文明看完，脸色突然大变，冷汗顺着鬓角流下。

看到刘文明脸上的变化，王双虎微微一笑，轻轻把锦缎藏进袖筒。刘文明擦了擦脸上的冷汗，趁大家不注意匆匆走出房门。过了一会儿，他袖里窝着个账簿回来，大约是走得匆忙，一个趔趄差点儿跪在王双虎面前。

"刘老板小心！"王双虎扶起刘文明，顺手把账簿放进了自己袖里。

酒足饭饱，王双虎拉着刘文明非要他送送自己。走到无人之处，刘文明双膝一屈跪倒在地："罪臣之子刘文明叩拜王大人！请大人审核家父所贪银两，罪臣子愿意承担一切惩罚！"原来，王双虎给刘文明看的是皇上钦封的密旨。

"刘老板快快请起！"王双虎扶起刘文明，"刘大人贪占税收，虽是事出有因，可罪不能饶！但刘老板这些年赈灾、救济的钱，远远超过刘大人贪占的税收数目，也算是为皇上安慰了子民！功过相抵，功大于过，相信皇上也会开恩！"

"谢王大人体谅之恩！"刘文明说完又跪在地上。"刘老板，是人谁无过错，当初我为给老母亲治病，孤注一掷贩卖丝绸，谁知却蚀了老本，幸亏有刘老板的无私救助，我的老母亲才得以康健。为了报答你，我丧

失自己的良知，哄抬粮价，将发霉的粮食掺入好粮中，也是罪不可饶啊！”

原来，王双虎是京城四品侍卫，曾是皇上手下直属，奉命专查徽州一带官员贪污受贿行径。父亲亡故后，他“丁忧”在家，本应在父亲坟前守孝三年，谁知母亲又重病在身。他为官清廉，家境并不富裕，母亲生病后，那微薄的俸禄更是入不敷出，为了救治老母，王双虎只好做起商贩，赚取银钱贴补家用。

王双虎从袖中拿出刘文明给他的账簿，掏出火点燃，账簿顷刻化为灰烬。这是刘老爷留下的贪占税款的明细账。

刘文明见状双膝跪倒，重重地磕了几个头：“王大人大恩大德草民没齿不忘！”“刘老板言重了！你的商德即是你的仁德，令王某刮目相看！如果，王某哪天弃官从商，不知刘老板肯否收留？”“草民的大门时刻向您敞开！”

几年后，王双虎辞官，将家中所有变卖，只留小部分作为投奔刘文明的路费，其他尽散于家乡的贫苦百姓。一时间，他被乡人尊崇为善人，但只有他心里明白，自己也是在为几年前的行为赎罪！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夜渡

◇文／廖东平

夜已深，余妙急匆匆地赶到渡口。一勾弯月下，只见渡口空荡荡，不见人影。

“有人吗？我要过河。”她连喊几声，不见回音。

船夫渡完最后一个人后，把船摆进河湾畔锁好，睡觉了，蒙眬中听见对岸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下半夜了还有人渡河？船夫只好爬起来把船划到河对岸。

“你把我送到断头滩吧，我就在滩上住。”

他猛地一惊：断头滩有房屋？莫非？

夜，很静，只听见有节奏的划桨声，偶尔还传来几声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夜风吹来，一阵寒意。

船终于到了断头滩，滩上果真有一栋精致的小别墅。

女人对船夫说：“忘了带钱，我回家拿给你。”



船夫等了十多分钟不见女子下来，自己上岸走到屋前，大门紧闭着，他按了按门铃，不一会儿走出一位男人。船夫说：“坐船的女子还没付钱哩。”男人说：“你搞错了吧，这里就我一个人住呀！”

船夫感觉不对，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可能是我搞错了。”说完跳上船，把船划走了。

这时，余妙走出了大门：“嘻嘻，讨厌死了，我在渡口等了老半天，看我不整蛊你。”突然，余妙哎呀一声：“我的行李包丢在船上忘拿了。”

行李包有很重要的文件，还有大笔的货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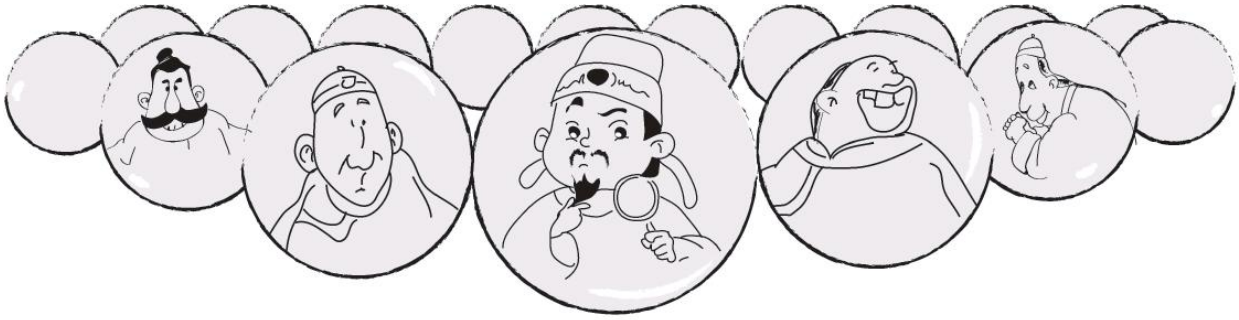
二人决定沿河岸到渡口寻找船夫。

渡口有一个值班室，他们把情况告诉值班人员，回答令他们一惊，以前是有一船夫专门摆渡，可是两年前一场大洪水，船夫和坐船的五个人全部葬身于洪水中，后来一直都用机帆船摆渡了，哪还有什么摆渡的小船和船夫呢……

选自《喜剧世界》

玛瑙手串设个局

◇文／龙飞天　图／周欣欣



银城不大，可因交通发达，很是繁华。城中店铺林立，最有名的，当属关家古董店。

最近，关掌柜突然得了重病，眼看就快不行了，忙把儿子关少白叫到跟前，交代后事。关掌柜讲，他们祖籍本在关中一带，二十年前，关家人配合县令谷秋柏用计捕捉了盗墓贼周笑虎，不料被周笑虎越狱逃掉，为了防止周笑虎报复，谷秋柏调任银城县令时，把关家人及关家古董店带到了银城。后来，谷秋柏升任知府，关家没有随之迁移，留在了银城。

按照周笑虎的个性，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报复关家。关掌柜一再告诫关少白，一定要谨慎行事，注意防范，千万不要让周笑虎或其后代毁了古董店。关少白当即跪下发誓，一定不辜负父亲的重托，让关家古董店发扬光大。关掌柜又叮嘱，他这一生独爱的一串玛瑙手串，一定要给他陪葬。那串玛瑙手串一共二十颗玛瑙，十八颗红色，两颗绿色，年代久远，世间少有，价值不菲，关掌柜从不离手。关少白忙答应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关掌柜一命归西。关少白请好友张掌柜帮忙，风风光光地给父亲办了丧事，除了那串玛瑙手串，还给他陪葬了不少值钱的东西。父亲的丧事办妥后，关少白开始执掌关家古董店。可是，他与古董店的鉴宝师方一眼有点儿合不来。

方一眼无论什么古董，几乎一眼就能辨出真伪，故此银城古董界送了他“一眼”的美称，且名气相当响亮。与名声一起提升的，就是方一眼的脾气，他十分喜欢自作主张。关掌柜生前对方一眼很信任，自然允许他独断专行，事后知会一声就行了。可到了关少白执掌古董店后，情况就变了。他认为自己毕竟是东家，凡事必

须他先拍板，鉴宝师岂可喧宾夺主？关少白一再叮嘱方一眼，有买卖上门时，方一眼掌眼后，必须向他汇报，要由他决定成交与否。可是，方一眼根本不理他这一套，仍然我行我素。为此，两人之间没少发生口角。

这一天，家仆忽然来报，关掌柜的坟墓被盗。自从父亲临终前提起盗墓贼周笑虎，关少白就担心他会来盗墓报复，所以提醒家仆隔三差五地去墓地看护，想不到真被盗了。关少白急急忙忙地跑到关掌柜的墓地一看，当即肺都要气炸了。关掌柜的坟墓被挖开，尸体被扔在外面，陪葬的东西都不见了，那串玛瑙手串自然没有幸免。

关少白当即去县衙报了案。等捕快们勘查完现场，关少白吩咐家仆们重新安葬了关掌柜。关少白悄悄地拿出一笔银子，送给总捕头雷高鸣，让他多多上心，早日破了盗墓案。雷高鸣收下银子，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加大搜捕力度。

这几年，银城盗墓活动猖獗，却一直没有破案，雷高鸣的压力也很大。关少白给他出主意，盗墓贼作案频繁，却没有古董交易的线索，说明盗走的古董都藏起来了，不如挨家挨户地搜查，或许能找到线索。雷高鸣点点头，虽然这样搜查耗时耗力，但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于是，雷高鸣向杨县令奏明，组织捕快，从东城开始展开搜查。

过了两天，关家古董店里来了一个人，拿出一方端砚售卖，方一眼擅自做主，谈好价钱，买了下来。客人刚走，关少白进来了，得知方一眼买下了端砚，气不打一处来。其实，方一眼还是很专业的，端砚是真的，谈下来的价格也便宜，只不过他没有先请示关少白就自己做主了。

关少白埋怨了方一眼几句，方一眼倒觉得委屈，又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责怪他？不由得顶起嘴来。一来二去，两人吵了起来，惊动了左右店铺的掌柜们，纷纷过来劝架。

关少白被茶叶铺的张掌柜拉到酒楼里喝酒，借机劝慰他。这个张掌柜，比关少白大不了几岁，在银城开茶叶店已经五六年了。他和关少白很是谈得来，两人平常没事时，就喜欢聚在一起喝酒闲聊，走得很近。

酒菜上桌，张掌柜给关少白斟了一杯酒，举杯相劝。关少白仰头干了，忽然叹一口气，落下泪来，哽咽着说："唉，父亲的坟墓被盗，案子破不了，方一眼又和我不对眼……"

张掌柜也干了酒，放下酒杯，边举箸劝菜边说道："少白弟，案子自有官府督办，你急也没有用。至于方一眼，确实不像话，倚仗着在老掌柜那里得来的信任，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依我看，干脆把他辞退算了，留下来早晚会捅出大娄子。"

这段时间，关少白一和方一眼发生口角，就会来找张掌柜诉苦。前几次，张掌柜劝关少白辞退方一眼，他都不置可否，一笑了之。这一次，他听进去了，说道："我也想辞掉他，可是，没有合适的人顶替他啊！"

张掌柜笑眯眯地说："不是还有我吗？我的眼力也不错的。"

这话没错，关少白之所以和张掌柜谈得来，就是张掌柜的鉴宝能力很强，一聊起鉴宝，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关少白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掌握了不少鉴宝知识，可是和张掌柜谈论起来，觉得张掌柜比他强很多。

张掌柜曾告诉过关少白，自己祖上也是古董商，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才转行做起了茶叶生意。不过，他家的古董知识倒是没有失传，祖上曾经传下厚厚的一本鉴宝图册，他闲暇时就拿出来翻看，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关少白苦笑着说："张大哥，凭你肚子里的墨水，绝对能够胜任，可是，你堂堂一个茶叶铺的掌柜，来给我当鉴宝师，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也脱不开身啊！"

张掌柜说道："你也知道，我的茶叶铺生意一般，有管事的打理就足够了。我们两家店铺离得这么近，我可以两边跑，都能兼顾到。再说了，凭咱俩多年的情谊，我绝对会把你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上心。"

两人就这样说定了。

喝完酒，关少白带着张掌柜回到古董店里，让方一眼结账走人，并让他和张掌柜办理交柜手续。方一眼气得指着关少白，狠狠地说："你、你会后悔的！"关少白也不理他，拂袖而去。张掌柜则坏笑着说："方一眼，开始交柜吧。"气归气，方一眼无可奈何，只得办了交柜手续，结账走人。

关少白在古董店里坐镇了三天，发现张掌柜把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便放下心来，让张掌柜全权处理古董店的事务，自己则到勾栏瓦肆里，找乐子去了。

雷高鸣组织捕快们已经搜查到了西城，眼看全城都快搜查完了，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晚间布置在城里各个角落的暗哨，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这天，关少白正在戏院里看戏，张掌柜忽然急匆匆地找来，说是茶叶铺里进了一批货，仓库里放不下，想把几箱上好的茶叶放进古董店的库房里暂存几天。关少白正在兴头上，就掏出钥匙递给他，让他喊个伙计一起去就行了。

张掌柜喊来一个伙计守在库房门口，自己则从茶叶店里搬出一个又一个木箱，穿过古董店大堂，进入库房摆放。柜台里的账房先生要来帮忙，被张掌柜拦住，说他一个人就行了。

张掌柜一共搬来六箱茶叶，码放好，刚锁上库房的门，不由得一愣，只见关少白面含嘲讽之色，走进古董店里，后面跟着雷捕头和一众捕快。关少白夺过钥匙，打开库房。雷捕头走进去，打开六个茶叶箱，里面竟装满了古董。

关少白从一只箱子里拿出一串玛瑙手串，对张掌柜说道："盗墓贼，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姓周，是盗墓贼周笑虎的后代。"张掌柜傲然说："算你没看走眼，我就是他儿子周俊才，是来寻仇的！"

当初，张掌柜的茶叶铺开张后，总是想方设法和关掌柜套近乎。关掌柜碍于情面，去过茶叶铺几次，有两次隐隐闻到一股药味，是盗墓贼常用来洗刷身上腐土的草药味，而且张掌柜总喜欢说方一眼的坏话，这些细节让关掌柜警惕起来。他仔细审视张掌柜的相貌，看出了两三分周笑虎的眉目神情，心里隐约觉得，这是周笑虎的后代来寻仇了，就此疏远了他，并且暗中加以提防。

但是，关掌柜并不阻止关少白和张掌柜来往，也不和关少白说破。临终之时，关掌柜向关少白和盘托出了心中的疑虑，定下了引蛇出洞的计策，那就是请张掌柜帮忙办丧事，故意让张掌柜看见陪葬的值钱宝贝。如果关掌柜的坟墓被盗，就证明了张掌柜必是周笑虎的后代无疑。关少白故意和方一眼闹别扭，引得张掌柜趁机挑拨，好让他混进古董店，同时提醒雷捕头满城搜查。果然，张掌柜害怕捕快们在茶叶铺里搜出古董，想悄悄地将它们转移到古董店库房里。在张掌柜拿钥匙的时候，关少白就已经猜到这些了，故此引来雷捕头和捕快们，抓个现行。

关少白得意地说："张掌柜，不，周俊才，为了报复，你也算是机关算尽。可是，我父亲早就怀疑你了，孙猴子岂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周俊才冷笑着说："关少白，你别高兴得太早。"捕快们押着周俊才走了。

当天晚上，关家古董店周围燃起无数火把，店门被拍得山响。关少白急忙从后院出来开门，只见门外站着雷捕头和一众捕快们。雷捕头大喝一声："快快捉住盗墓贼关少白。"捕快们扑上来锁住关少白。关少白急忙问道："雷捕头，我怎么成了盗墓贼？"雷捕头也不答话，扭头就走。

到了公堂上，关少白这

才知道，周俊才一口咬定和关少白是同伙，他负责盗墓，关少白负责销赃。杨县令根本就不听关少白的辩解，下令用刑。关少白屈打成招，被投入大牢，家产连夜被抄没，古董店被查封。

第二天，后衙摆了一桌酒宴，杨县令和周俊才哈哈大笑，举杯相庆。周俊才欣喜地说道："大哥，我们终于为父亲报仇了！"杨县令说："是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杨县令正是盗墓贼周笑虎的大儿子周俊杰。周笑虎逃跑后，隐姓埋名，悉心培养两个儿子继承其衣钵，成为盗墓贼。打听到关掌柜定居在银城后，周笑虎开始着手准备复仇计划。当然，要关掌柜的命很简单，但是周笑虎并不满足于此，他想要关家永世不得翻身，让关家古董店彻底关闭。同时，周笑虎知道，关掌柜有谷秋柏做靠山，想扳倒他不容易。

于是，周笑虎布置了两条线，一条线是给周俊杰买了一个官，在吏部上下打点，放到银城任县令；一条线是让周俊才在关家古董店旁边开茶叶铺，时刻监视着关家，伺机行事。只可惜，两年前，周笑虎突然染病去世，没能实现他的计划。

周笑虎死后，周家两兄弟自行制定了扳倒关家的计划，让周俊才想办法混进关家古董店，栽赃陷害。本来，周俊才如愿成为古董店的鉴宝师后，想利用鉴宝师的便利和关少白的信任，让人拿着盗墓赃物卖到古董店，然后向官府举报。但是，雷捕头搜查得紧，他只得把赃物转移到古董店的库房里暂存。想不到的是，关少白率先行动，带着雷捕头揭穿了他。他只好将计就计，反咬一口。

周俊才笑着说："关少白自以为聪明，想不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想设圈套抓我，却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你说可笑不可笑？"

周俊杰说："二弟，还得委屈你在大牢里蹲几天。我会想办法为你开脱，让你尽快出狱。"

第二天，杨县令正和几个牢头密谋把关少白害死在牢中，然后把近几年所有发生的盗墓案件，都推到关少白的身上，再行文向上级申报。衙役忽然来报，知府谷秋柏来了。

杨县令急忙出去迎接，只见谷秋柏的身后站着方一眼。原来方一眼得知关少白被抓，急忙骑马赶到府衙求助谷秋柏。

谷秋柏坐上县衙大堂，要重审关少白的案件。杨县令只得陪审。

在公堂上，周俊才一口咬定关少白是幕后主使。谷秋柏从赃物中拿出那串玛瑙手串，喝道："胡说，关少白怎么可能指使你盗他父亲陪葬的东西？"周俊才眼珠一转，矢口否认玛瑙手串是关掌柜的，谎称是在别的坟墓里盗出的。

谷秋柏冷笑几声，讲出玛瑙手串的由来。盗墓贼周笑虎相当狂妄，有一年竟然盗取了关中侯的祖墓。谷秋柏和关掌柜设计让周笑虎现身被抓。虽然周笑虎逃掉了，但是墓中的物品被追缴回来了。侯爷为了感谢关掌柜鼎力相助，送给他这串玛瑙手串。谷秋柏说道："这本是侯爷的心爱之物，故在玛瑙手串上藏有暗记，其中一颗绿色玛瑙上，穿绳洞口边缘，刻着一个蝇头小字。"说罢，把玛瑙手串扔给周俊才。

周俊才接过去一看，果然有个"侯"字，不仔细看，还真难发现。这一点，就连关少白也不知道。周俊才心里万分懊悔，当初就不该把玛瑙手串放进箱子里，如今百密一疏，竟栽在一只手串上。

这时，牢头走上大堂，揭发杨县令陷害关少白的阴谋。谷秋柏在银城任县令期间，深得人心，牢头和雷捕头都是他留下来的亲信。谷秋柏冷笑着说："周俊杰，不要以为你混进官府，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和关掌柜早就在银城布下一个大网，等着你们往里面钻。"

周氏两兄弟，当场瘫倒在地。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20.7



救命大烟袋

◇文／于典　图／戴清胜

太姥姥是满族人，嫁过来的时候，陪嫁中除了金银，还有一只景泰蓝的镯子、一只青花瓷枕和一杆红铜锅乌木杆玛瑙嘴的大烟袋。这三样东西中，我没见过那只镯子和青花瓷枕，太姥姥说，上个世纪60年代为了活命，镯子换了小米给全家人填肚子，而青花瓷枕被几个红卫兵砸碎了，唯独剩下了那杆大烟袋。

太姥姥过日子既勤俭又豁达，家里家外，为人处世，一派祥和，唯独对抽烟这件事儿半点也不马虎。她9岁就偷偷学会了抽烟，出阁的时候，跟她阿玛要了这杆大烟袋。这根大烟袋可是大有来头，烟锅是风磨铜的，里外锃明刷亮，乌木烟杆一尺九寸长，十八毫米粗，纹理细密闪金星，笔管条直，材料是上百年的金丝楠，用手攥着，凉丝丝温润润的，经年累月的使用，烟杆早已有了包浆。最奇特的是水胆玛瑙烟嘴，在中间的小孔周围，含着一汪清澈的水，轻轻一动，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水胆玛瑙柔软且坚硬，用嘴叼着不伤牙，而且对旱烟叶的毒性有消除作用。

太姥姥抽了一辈子旱烟，直到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既不咳也不喘。家人曾劝她戒烟，她不反驳，却用自己的一套嗑儿来回答：“一口烟，解心宽，解馋解懒解腰酸；两口烟，安睡眠，蚊虫不叮蛇靠边；三口烟，人情暖，陌路相逢前世缘。”家人听了，觉得她都是耄耋老人了，一辈子就好这一口儿，也就不再纠结，索性就随她吧。

有一年，村子里来了一个收古货的人，当他看到太姥姥的大烟袋，眼睛里骤然射出光芒。

他问：“老人家，舍得出手不？”

太姥姥眯着眼摇头。那人又问：“一直留着？”

太姥姥这回说话了：“留着，死了带走。”

那人还不死心，伸出一个巴掌，道：“我出这个数。”

太姥姥当时就笑了，说：“5000啊？你看看行，拿不走。”

那人赶紧接上话：“大妈，可不是5000，您在后面加个零。”

太姥姥又笑了，说：“加8个零也不中。”

那个人走了以后，太姥姥忽然明白，原来自己的大烟袋还值这么多钱呢。从此就开始精心看护她的大烟袋了，烧火做饭、喂鸡喂猪都不离手，晚上睡觉也放在被窝里，她生怕哪天看不住被别人偷走了。

那年年根儿，我在外实习，姥姥突然来电话说太姥姥不太好，估摸着年是过不去了，我听了，赶紧请假去了老村。当我看见太姥姥的时候，心里陡然一酸，半年多的时间，老人家已经瘦得脱相了，躺在炕头，双眼无神，呼嗒呼嗒地捯气儿。看见我，她似乎等了很久，才伸出手拉住我，凑在我耳边，断断续续地求我为她办一件事儿。

她说："妮儿啊，村西老刘家的小孙子春宝得了重病，水灵灵的娃没钱治病，在家等死哩，不救活，能扯碎爸妈的心呢。太姥姥没有钱帮，你去省城把烟袋拿去卖了，卖多少都给春宝瞧病吧。"

瞬间，我的眼前一片朦胧，我压低了声音问："您不是说要把烟袋永远带在身边吗？"

她勉强挤出来一丝笑容，转过脸去，似是自言自语道："陪了我一辈子的老对象儿，留下，兴许能救条命，要是带走了，一文也不值。"

我哭着对她说："您一定要等我回来，我这就去办。"她点头，目送我出屋。

经过文物部门鉴定，太姥姥的这杆烟袋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物件儿，估价在25万元以上，极具收藏价值，当时现场有一位收藏家，知道太姥姥的愿望后，当场出价30万元，我丝毫没有犹豫，成交了。

我风风火火回到老村，太姥姥仍然在坚守最后的等待，看到我的表情，她知道她的愿望实现了。随后，太姥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手，指了指春宝家的方向，脸上漾出一丝笑容，接着，手臂慢慢垂了下去，溘然长逝。

选自《今日文摘》2020.6

三个球迷

◇文／刘洪文



一栋楼里住着三个球迷，老张、老王和老李。这三个人没事就凑在一块儿，论赛事，说进球，不亦乐乎。最近，眼看着国内外各种足球赛事渐入高潮，仨人也更加兴奋起来，每天晚上都追着球赛看。

这天傍晚，一场很重要的球赛马上要开始了。老张坐在电视机前，已经忍了十分钟广告，就在这时候，老婆过来了，说："今天有一部最新的宫斗剧开播了，我要看。你要不去隔壁老王家看球吧，两个人一块儿看更有意思。"

老张很无奈，只好去找老王，两人刚看了一会儿球，老王老婆就从外面回来了，一进屋，二话没说拿起遥控器就调台，她也看起了宫斗剧，还气呼呼地说："你们这帮老爷们，没事就看一群人抢那一个球，有啥意思？去，自己找地方看球去。"

老王被搞得很没面子，可也不敢还嘴，拽着老张出了家门。这时，老王想起来了，楼上老李的老婆是县医院护士长，每周六都在医院值班，今天正好是周六。

于是，老张和老王便兴冲冲地一起去楼上找老李。叫开了门，发现老李果然一个人在家，电视机声音还挺大。老张和老王惊讶地发现，老李没在看球赛，而是一个人在看宫斗剧！

两人都气笑了，异口同声地说："哎，老李，你可是球迷呀，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家还看这个？"老李没好气地说："别提了，我老婆怕错过剧情，让我在家先看着，下班后要听我给她讲呢！"

选自《喜剧世界》

河崖蛇胆

◇文／田泓　图／黄胜



初秋时分，古镇碛口在秋风中一片萧瑟。

在大城市飞黄腾达的邹局长，不远万里回到碛口老家，要接父母去城里享清福。

车刚停好，父亲和母亲就迎了出来。然后，母亲去厨房做菜庆祝儿子衣锦还乡。

邹局长一脸严肃地掏出一张处方，说自己这几年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去了几家知名大医院检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一名老中医诊断，开了这张处方。邹老爹以前当过赤脚医生，最擅长奇药治怪病，方圆百里无人不晓。

“爹，那老中医说这药方中最重要的一味药叫河崖蛇胆，我费了很多工夫也找不到这药，这才来请教爹！”

“河崖蛇胆？”邹老爹认真审视那张处方。看着纸上的药方，邹老爹皱起了眉头，问儿子什么地方不舒服。

邹局长一脸担忧地说：“我总感觉心里发慌，有时会出现幻觉，好像有个人一直在背后看着我。我一回头那人就消失了，吓得我浑身冷汗淋漓！”

邹老爹又看了看那处方，道：“这处方出自高人之手，药到病除，你照着处方抓药便可见效，只是，那河崖蛇胆实在难得啊！”

邹局长见爹这么说喜出望外：“看来爹您是知道这河崖蛇胆的下落了。”

“河崖之地产异蛇，剧毒，触草木皆亡，得其胆作饵，可以治百病。”邹老爹听儿子这么说，幽幽叹气道，“可这河崖之蛇也并非你想象中那么易得，还是由我亲自出马吧！”碛口镇外

是一片悬崖绝壁，邹老爹带着一根鱼竿来到河边，将鱼钩抛入水中便静坐在岸边。邹局长一脸不解："爹，难道这河崖之蛇是用鱼钩钓的吗？真邪乎！"

邹老爹没有回答，仍然安静地看着水面，邹局长自讨没趣，只得找个地儿坐着。

秋日的阳光依旧毒辣，不一会儿，邹局长头上的汗便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下来。他看看邹老爹，却见他宛如一尊雕像，纹丝不动。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邹局长坐得腿都酸了。这时，静静的水面忽然晃动起来，有东西上钩了！邹老爹就像动作娴熟的老猎人，死死拉住鱼竿，有东西在河水中挣扎。

邹局长赶忙过来帮忙，两人合力才将鱼拉上来。一看是条鱼，邹局长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抱怨道："我还以为将河崖之蛇抓上来了，没想到原来是一条鱼。我说爹，我们什么时候去抓蛇啊？"

邹老爹看着鲤鱼，笑道："有了鱼，我们很快就能抓到蛇了！"两人继续在乱石滩上走着，走了很长时间才来到一处绝壁前。

"到了！"邹老爹将鱼扔回水中，然后用一根绳子将鱼竿紧紧绑在一棵粗大的树上。做完这一切，两人找了一块大石头躲起来。

邹局长一脸困惑，邹老爹却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绝壁。邹局长看出了端倪，心想这河崖之蛇就在这处绝壁之中了。

正在邹局长张望的瞬间，一道黄色的闪电从他眼前闪过，随即没入滔滔河水中。

邹局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土黄色的蛇，这蛇将尾巴挂在悬崖峭壁的歪脖树上，低头看着河水，等到河里有鱼鳖游过时，它就突然袭击咬住猎物，然后迅速回到洞穴中。

然而这次的情况却有些不同，这条鲤鱼有三四斤重，岂是那些小鱼虾能比的？河崖之蛇企图咬住鲤鱼后将鱼拖回去，努力失败后，便死死咬住鲤鱼不放。蛇和鱼就像拔河一样在河水中僵持着。

邹局长感到很奇怪，悄声问："河崖之蛇这么细长，怎么可能将那么大的鱼拖回去呢？"邹老爹解释说："河崖之蛇吃惯了小鱼虾，最喜爱吃的食物便是黄河鲤鱼，然而鲤鱼难找，河崖之蛇便到了不顾一切也要吃鲤鱼肉的地步。"

河崖之蛇和黄河鲤鱼的角力还在持续着，细看之下可以发现，河崖之蛇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已经有些力不从心，而鲤鱼中了蛇毒，力气也越来越弱。即使这样，二者还在僵持着。

邹局长不解："再这样下去，河崖之蛇一定会淹死在河中的，难道它就不知道这一点儿吗？""蛇本贪婪之物，在美味的诱惑下，已经觉察不到危险了。"

"这蛇真是可怜，为了一顿美味，居然丢了性命！"

"这就像世上的贪官，明明知道贪污受贿是犯罪，甚至可能丢了性命，可是又有几个人肯放弃嘴边的美味呢？"

听到爹说的这句话，邹局长的后背早已冷汗淋漓。

蛇和鱼实际上都已经奄奄一息了，邹老爹走过去解开鱼竿，用力一拉，河崖之蛇便和鲤鱼一同被拉出水面。河崖之蛇死死地咬着鲤鱼，邹老爹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分开。

邹老爹准备将蛇交给儿子，邹局长却似被定住了一样，呆呆地看着蛇说："我感觉这河崖之蛇太恐怖了！"

"走吧。"邹老爹把鱼和蛇都扔进河中，"小时候家里穷，没让你读好书，今天我可是给你上了人生的一课，你现在还没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走婆家

◇文／沂河　图／段明



沂蒙山区的风俗，男女定亲没结婚前，遇到过年，女方要到男方家里去看望未来的公婆，俗称“走婆家”。

沂源县有个姑娘叫沙翠翠，这年中秋节后定的婚。男方是朱家户村的牛二虎，家里以收羊绒为业，是远近闻名的富户。而沙翠翠家除了种几亩大白菜，其他的啥也没有。

眼瞅着过年的脚步一天天近了，沙翠翠犯了难，到时牛二虎先上门到她家来看望未来的岳父母，就轮到她去朱家“走婆家”了。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一次上门总不能空着手去吧，那样太失礼，也会让未来的婆家看不起。

眼瞅着这“年”一天天近了，沙翠翠的眉头拧成了疙瘩。

那时未过门的媳妇“走婆家”，一般是背个篾子去，里面大多装的是自家蒸的白面馒头，上面用红布盖着，红布两个角一组，分别系在篾子的两头，要想看到或拿出篾子里的东西，需要先把红布解开。

那年头，白面馒头是稀罕物，一般人家天天吃玉米煎饼，只有过年过节才有白面馒头吃。能背着一篾子白花花的白面馒头去婆婆家，也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娘安慰沙翠翠说她有办法，到时一定让女儿体体面面地背着馒头篾子“走婆家”。

沙翠翠没说什么，家里的大白菜倒是卖了些，换到的一点儿钱，都给生病的奶奶买药了，大年夜全家都没吃上一口白面水饺，现在哪有多余的钱买面粉蒸馒头？娘的办法无非是要把猪圈里那头猪卖了，但这样做沙翠翠说啥也不会答应。那头猪太小了，身量没长足不说，即使卖了，那也是奶奶的看病钱，怎么能随便用呢！

沙翠翠是个懂事的姑娘，有时她都想，如果牛二虎嫌弃她家穷，那这门亲事就算

了。定亲时，他拿来的定亲物，两身夏冬衣服，还有两条围脖、两双鞋子，到时再让媒人退回去就是。

只是如果真那样，沙翠翠多少有点儿舍不得。

牛二虎是个壮小伙，沙翠翠记得那天正在地里挖大白菜，他骑着辆金鹿牌自行车从地头过，向她讨水喝。当时她壶里装着满满一壶水，他接过去，一口气全给喝光了，还给她壶时，一滴也没剩。她笑了笑，没说啥。她认识他，以前来她村里收过羊绒，听说他家是周边十几个村子里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牛二虎一笑，露出一口好看的雪白牙齿，他感觉喝光了人家姑娘的水，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你等着。"还没待沙翠翠说话，就骑上自行车跑没影儿了。

没多久，他就回来了，从车后座的尼龙袋子里，掏出两个大石榴和两个大苹果，放在了地头沙翠翠的水壶边。沙翠翠不要，让他拿走，可是还没等开口，他早骑上自行车，收他的羊绒去了。

过了没几天，媒人就到沙翠翠家提亲了。一听是朱家户的牛二虎，沙翠翠羞红了脸。起先，娘有点儿犹豫，牛二虎家是万元户，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会不会受气？不过，娘看沙翠翠没意见，也就同意了。这不，眼下要过年了，既然定了亲，男女双方互相到对方家里走走是必须的。

年后，未来的女婿终于上门了。大年初三那天，牛二虎骑着自行车，准时出现在了沙翠翠家的院子里。

小伙子一看就是刻意收拾过，穿着怪体面，还拿来了两瓶白酒、两只大公鸡、两条鱼、一大块猪肉，当然还有一篾子白面馒头。

娘使出浑身本事，东拼西凑准备了6个菜——凉拌白菜心、白菜炒豆腐、醋溜白菜、白菜丸子、白菜炖粉条、白菜鸡蛋汤，招待未来的女婿牛二虎，6个菜里全有白菜，他们柳家最不缺的就是白菜。好在牛二虎倒也没说啥，反而吃得津津有味。

至于牛二虎拿到门上的东西，是一样都不敢留的，那只是充充样子，如果女方留下了，传出去会让人家笑话的。

男方上过门后，接下来，就是女方"走婆家"的日子。

娘年前就想卖猪圈里的那头猪，可没想到闪了腰，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那猪躲过了一劫，却把沙翠翠"走婆家"的馒头篾子躲没了。

沙翠翠下定了决心，馒头篾子照背不误，只是需要改装一下。如果男方对她的馒头篾子有意见，那这门亲事"吹"了正好，哼！谁稀罕。

沙翠翠故意穿了定亲时男方送她的一身衣服，这无形中就矮了一截，可是现在她已经不在乎了。没有新衣服，她又不想在衣服上花钱，所以就故意把定亲时男方送的衣服穿了出去。

还别说，真应了那句"人靠衣衫马靠鞍"，沙翠翠新衣服上身，越发好看了，一路上惹得许多人回头。

其实，沙翠翠一出门就后悔了，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硬着头皮，背着准备好的馒头篾子，去了朱家户村的牛二虎家。

未来的婆婆见儿媳妇上门，表现得十二分的热情，伸手接过了沙翠翠手里的馒头篾子。

那一刻，沙翠翠感觉扔给了未来的婆婆一个"定时炸弹"，接下来的时间，她就开始心不在焉，在静待那颗"炸弹"爆炸。可是左等右等，一切都风平浪静。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虽说是第一次上门，就把它当成最后一次算。这样一想，沙翠翠反倒一下子轻松了，人也整个放

开了，说话大嗓门，对那些借故到朱家看新媳妇的左邻右舍，热情打着招呼，天然的“自来熟”。吃饭时，她甩开腮帮子，吃了个满嘴流油。“反正是最后一次了，怕什么！”她心里嘀咕着告诫自己，绝不能嘴软，该说说，该吃吃，该喝喝，能咋地？

可是，出乎沙翠翠的意料，她期盼已久的“炸弹”一直没爆炸。直到吃完了饭，马上要走了，朱家也没有一点儿不高兴的样子。看来朱家这是给她留面子呢。

沙翠翠接过朱母递到手中的篼子，背起来，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回了家。

按照风俗，未来的儿媳妇“走婆家”，带去的馒头篼子，婆家会留下一半东西，再用自家的东西把篼子填满。可是沙翠翠注意到，她背去的篼子还是老样子，红布系在篼子的两头，来时啥样现在还是啥样，又原封未动地回到了她手里。

那个可恨的牛二虎也没来送她，找了个借口，早早就出了门。看来这门亲事跟她预料的一样，没戏了，沙翠翠心里突然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失落。走出去了十几步，泪水终于没忍住，悄悄滑过了她清秀消瘦的脸颊。

回家后，沙翠翠把篼子往桌子上一放，跟娘打了声招呼，就出去搂猪草了。

待她背着一篓猪草回家，娘看见她直笑。娘面前是掀去了红布的篼子，篼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一半是白菜根，一半是白花花的馒头。

朱家户村的牛二虎家，对未来的儿媳妇给他家背去了一篼子白菜根，不但没生气，看样子还挺受用，给篼子里装了一半馒头。沙翠翠略呆了一下，然后脸上就见了笑，很快飞起了红云，没敢看娘一眼，不好意思地扭身跑了。

下一年的九月初九，是沙翠翠和牛二虎大喜的日子。送走了客人，一对新人被送进洞房。新娘子问新郎官：“去年，我第一次去你家，背去了一篼子白菜根，本来就没打算有好结果。你也生了气，躲着我出去了。不过不知你娘是咋想的，还同意让你娶我，后来问你也不说。现在不给个合理的解释，今晚别想上床。”

牛二虎瞅着自己的新媳妇，呵呵地乐了：“傻老婆，不是当时就跟你说过了吗，有个外地客商过来送羊绒，找不到路，我去接人家了。虽说刚过了年，人家既然来了，我总不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吧？”

沙翠翠假装生气：“哼！就你事多。”

牛二虎摸摸头皮，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接着说：“我知道你家是种白菜的，第一次去你家，你们用6道白菜招待我。一个小小的白菜，竟然能做出那么多花样，说明这做菜人心灵手巧啊。其实我早暗中观察了，那6道白菜都是你做的，当时你娘腰不好，只给你打了打下手。你说，这样的老婆，我能不娶吗？”

沙翠翠柳眉倒竖：“说重点！我给你家背去的可是白菜根啊？”

牛二虎赶紧解释：“那白菜根美啊，全刻成了馒头的样子，上面还有十二生肖的图案，我和我娘，还有全家人，是越看越美，越看越喜欢。我看，这天底下，也就我媳妇能有这么一双巧手了。”牛二虎说到这儿，略停了停，见沙翠翠脸上现了红晕，显然，对他说的话怪受用，就接着说：“其实，我记得娘说过，白菜根就是‘百财生根’，你把财给咱家背来了，生了根就走不了了，这媳妇谁舍得往外推啊？”

沙翠翠一听，得意地翘起了鼻子，脸色也越来越红，接着，又问：“当初那次你把我的水都喝光了，是不是有意的？”牛二虎反问：“你说呢？”

选自《故事林》

谁捡了我的手机

◇文／王永光　图／段明



老王是个非常会过日子的人，人送外号“王老抠儿”。现在都5G时代了，人们都用智能手机了，而老王却坚持一直用着自己的老式诺基亚。人们笑话老王跟他的手机一样是个老古董，而老王却完全不放在心上，还对人说：“你们不懂，这叫情怀。”

可是今年，老王却不知怎么开窍了，破天荒的竟然买了一个3000多块的智能手机。

原来因为今年闹疫情，儿子一直在家上网课，老师要在网上开直播课，没有智能手机可不行。儿子的学习是头等大事，那可是马虎不得的，于是老王就买了这部智能手机。

可是没过多久，老王竟发现儿子偷偷用手机玩游戏，并且还是在上网课的时候玩儿，被老师点名批评了。老王不太懂，怎么还可以一边上课一边玩，老师说现在这些孩子聪明得很，学个公式，背个单词很费劲儿，玩起手机来，智力都超群，他们都会分屏什么的。老王也听不太懂，反正老师说一提问，孩子回答不上来，就证明没在听课。另外，孩子做题和考试还作弊，在手机上查答案。

老王后来一想，也的确，让孩子用手机上课，可不就是相当于“让孙猴子看蟠桃园”，能不偷桃吗？

这可怎么办？又不能耽误孩子学习，还不能让他玩游戏。

老王冥思苦想，终于想了个办法。

老王把那部智能手机从儿子手里没收了，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装上了两个高清摄像头，一个可以让老师从正面看，一个可以让老师从后面看，这样孩子在电脑屏幕前有没有玩游戏，有没有搜答案，就一

目了然了。

老师为老王的举动点赞，并在家长群里鼓励别的家长也这样做。

那个3000多块钱的智能手机自然到了老王手里，不用不知道，用上才发现这智能手机真是太好了，老王竟然也像个得了新鲜玩具的孩子似的，下载了抖音、斗地主、微信、微博……玩得不亦乐乎。

而儿子看在眼里，噘着嘴愤愤不平，老拿眼斜他，好像在说："不让我玩儿，你们大人不也玩儿吗……"

许多同事、朋友发现通讯录里老王可添加微信好友了，纷纷加上老王，拉老王进微信群，抢红包，发朋友圈点赞。朋友圈什么的老王倒不怎么感兴趣，老王最喜欢的就是抢红包，整天盯着微信群……

老王甚至还总结出了规律，就是每次抢红包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样就不容易抢到最佳了，第二名最好，毕竟抢的不少，也不用发红包。

手机里有钱了，老王出去买菜再也不用现金了，都是用抢红包抢来的钱，微信扫码支付。扫一扫就OK，老王觉得这真棒。于是，再上街、外出，老王也手机不离身了。

这天老王从外面买菜回来，忙收拾着去做饭，刚把饭煮上，就又忍不住想去抢红包，寻思着把今天买菜的钱抢回来。可是，老王一摸裤兜，一下子惊呆了，立马慌得六神无主，手机不见了！

3000块的手机丢了，这可不要了老王的命吗！

老王左思右想，从菜市场到家，就一个路口，经过一条小胡同，老王疯了似的下楼，顺原路返回，像扫雷一样在地面上搜索自己的手机，急得满头大汗。碰上有人经过，他还急迫地问人家有没有捡到一部手机，吓得陌生的人们纷纷摇头。这下老王就更着急，背心和短裤都湿透了，一边焦急地寻找着手机，一边懊悔，暗骂自己不该穿短裤出来，短裤的裤兜那么浅，说不好就是刚才骑车的时候，手机从裤兜里蹿出来的。

老王一直走到自己买菜的那个小摊儿前，手机还是没找到。他焦急地问摊主，一遍又一遍。摊主如实回答："没有见到啊。"老王不放弃最后的希望，说："我刚才就在你这儿买的菜，微信扫的码，你没有印象吗？"

摊主说："现在人们都是用微信扫码付钱，这哪能记得那么清。你别着急，要不你说下号码，我给你打打电话，看在附近吗？"

老王马上报出自己的手机号，并对摊主表示感谢。摊主拨通老王的手机号码后，有铃声，但没有人接。摊主就说："应该还没被人捡到，你赶紧再顺着原路找一遍吧！"

于是，老王急急忙忙地又原路返回，仔细搜寻地面，逢人就问。可是一直到家门口，还是没有找到手机。

老王绝望了，手机看来是真丢了，并且捡着的人，也不打算给他了。老王又心疼，又气恼，暗骂现在的人素质真是太差了，捡到别人的手机怎么不知道归还？拾金不昧的精神都跑哪儿去了？

3000块，3000块钱呀！就这么没了。老王像霜打的茄子进到家，儿子还在自己屋里学习。

不对，儿子屋里有隐隐的光，老王推门走进儿子屋里，一下子惊呆了，儿子正趴在床上玩游戏！老王大喝一声，从儿子手里夺过手机来一看，正是那部3000块的手机！

原来，老王买菜回来，把手机顺手放在了鞋柜上，下课上厕所的儿子发现了，趁老王做饭，悄悄地把老王的手机偷藏了起来……

防晒

11岁的女儿看我拆开新买的防晒乳液后，拿起包装盒瞄了一眼，说：“妈妈，你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有效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接着说：“它连自己都帮不了，怎么帮你啊？”

我拿过来一看，原来盒子上面写着：“请置于阴凉处，避免日照……”

选自《恋爱婚姻家庭》



大房子

儿子问爸爸：“为什么鲸鱼能长这么大，草鱼就这么小呢？”

爸爸解释说：“因为鲸鱼生活在海里，草鱼生活在鱼塘里，海要比鱼塘大得多，当然鲸鱼比草鱼长得大多了。”

随后，儿子拉着爸爸央求道：“老爸，咱家买个大房子吧，省得我个子总也长不高。”

选自《喜剧世界》



还敢发回来

春节时，发小给我发拜年微信，我觉得内容还不错，所以改了个名字就群发给亲朋好友了。

过了一会儿，收到发小的回复：“你小时候抄我作业，长大了抄我微信，你这是要抄一辈子啊！关键是你居然还敢发回来！”

选自《老年文汇报》

两难

帮老爸网上买了个按摩椅，下完单就打电话跟老爸说，结果被他一顿骂，说乱花钱，无奈马上退了货……

几天后，老爸打电话问我，怎么椅子还没到，隔壁赵大叔、李阿姨、王大婶天天都在问呢。

选自《特别关注》

上班

正开车在路上走，有一个人堵在我车前。

我说：“你不看车啊？”

他说：“信不信我现在就上班？”

我说：“你上班不上班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扑通”一声倒在我的车前，大喊：“来人啊！撞人了！”

选自《大河文摘报》



听得见

我怀疑太太听力下降，决定考验一下她的听力。我走到她身后十米对她说：“惠芬，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她没有回答。

我移到她身后六米的地方继续问，她依然没有搭腔。

我再走到离她三米的地方，问道：“现在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她回答：“听得见，我这是第三次回答你了，听得见！”

选自《伴侣》



穿越

我穿着汉服逛街，手机落家里了，但跟朋友约好了碰面的时间，于是，我只好拉着路人问时间。

那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迟疑地说：“公元2020年。”

选自《大河文摘报》

男生女生购物观

在学校，男生买电脑：“我要个高配置。显卡是什么型号？显示器是平面还是曲面？最好两三年都不会被淘汰。”

女生：“来个粉色的。”

女生买洗发水：“最好是没有硅油的，一定要适合我的发质，容量小价格贵我也能接受，主要是要对头发好。”

男生：“来个起泡的。”

选自《上海故事》

插图：彭建辉



扣动扳机

◇文／夏克军　图／段明

悬崖喋血

艾德蒙是一名私人侦探，最近，他正受雇于一个叫伊莎贝拉的女人。

伊莎贝拉的丈夫卡明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数亿英镑的遗产和男爵爵位，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诸多癖好：贪婪、好色、酗酒、赌博……但是，他对夫人伊莎贝拉却表现得非常温顺，因为婚前他们有一项协议：若卡明斯有不忠行为，证据确凿，伊莎贝拉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并获得他的全部财产。

伊莎贝拉对丈夫的劣迹早已心知肚明，现在决定采取行动了。她借故离开城堡到城里疗养，同时雇了艾德蒙，暗中调查卡明斯。

傍晚时分，法语女教师安娜离开了城堡，朝山间的树林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卡明斯男爵也沿着那条小道走去。艾德蒙尾随其后，转过山腰，在林间深处，他看到卡明斯背靠大树，在一块平坦的方条石上正襟危坐，安娜仰躺着，头枕在卡明斯的膝盖上。卡明斯一手揽着安娜纤细的腰，一手抚摸着她瀑布似的黑色秀发，温柔地呢喃着。

艾德蒙藏在椭圆形巨石后面，抓拍了几张照片，凝神注视着他们的举动。悬崖与大海交界处有一只游隼盘旋着，似乎在寻找猎物。艾德蒙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猎物”，他掏出录音机，按下录音键，卡明斯似乎在跟安娜学一首法文诗，两人并未有露骨的交谈内容。突然，艾德蒙听到一声枪响，接着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惊叫声。

他看见卡明斯一下子跌倒在方条石上，安娜跪倒在地不停地叫喊着。

艾德蒙疾步冲过去，只见卡明斯胸前一片血迹，已没了呼吸。艾德蒙惊讶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安娜指了指悬崖，颤抖着说："那里，一个戴面具的人，又高又瘦，拿着手枪……"

悬崖在椭圆形巨石和方条石形成的夹角处，那是艾德蒙的盲区，现在回首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棵松树旁耸立着一块尖状的怪石。

艾德蒙小心翼翼地走过去，那里已空无一人，悬崖上有一条绳索，下面的海滩上也不见人影。

无功受禄

警察赶到现场，在悬崖下发现了一个面具；沙滩上有两行旅游鞋印；尖状怪石后有一个三五牌香烟的烟蒂；松树下有一枚弹壳和两根鸟类羽毛。警方初步判断，凶手从海滩攀上悬崖，事先藏在怪石后，趁卡明斯和安娜不注意，在松树下开枪射杀了卡明斯。

接到艾德蒙电话的第二天早晨，伊莎贝拉回到城堡，艾德蒙口头汇报了监视情况。伊莎贝拉捋了捋金黄色的短发，问道："安娜在树林里只是教卡明斯学习法语？他们没有不轨行为？"

"没有。"卡明斯已经死了，按照法律规定，伊莎贝拉是唯一的继承人，艾德蒙不想让她添堵，更不想安娜因此受到外界的指责，因为，他对安娜还有几分好感。

伊莎贝拉又问："凶手会是谁呢？他尾随卡明斯到现场行凶，你没有丝毫察觉吗？"

"凶手不是尾随死者前往现场，他是从悬崖攀爬上去的，作案后原路逃离现场。海滩上有两行脚印，但是无法判断凶手的最后踪迹。凶手来去都是沿着近水区行走，案发后恰逢涨潮，汹涌的潮水冲刷了脚印，警犬也无法追踪。"

"凶手很狡猾啊！"

"是的，要知道，悬崖陡峭，极难攀登，所以他借助了某种超乎想象的'工具'，比如游隼。"

"什么？游隼？"伊莎贝拉惊叫起来，因为过度激动，连手里的咖啡都溅到了身上。

"只是猜测。"艾德蒙将纸巾递给伊莎贝拉，继续说道，"我在现场上空看到过一只游隼，松树下也留有游隼的羽毛，登山绳的一端有铁手。我怀疑凶手携带游隼和绳索到悬崖下，利用训练有素的游隼将铁手挂在悬崖上面的松树枝上，然后顺着绳索攀上悬崖。"

"哦，原来你……你是这样想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伊莎贝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递过一张支票，委婉地说道，"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是你的酬劳，艾德蒙先生，你可以走了。"

"卡明斯夫人，你不想雇我调查杀死你丈夫的凶手吗？"

"对我而言，他的消失要比他的存在更有价值，至于那些危险的事，就交给警察去办吧！"

无功受禄，艾德蒙有些迟疑，但是伊莎贝拉执意让他收下支票，并且敦促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

迷雾重重

吸三五牌香烟、善于攀登、养有游隼、又瘦又高，这个凶手是谁？为何要谋杀卡明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艾德蒙，但正如伊莎贝拉所言，那是警察的职责。现在他要离开了，艾德蒙决定去找安娜，他想给她一些善意的提醒，警告她以后不要做第三者。

乡间小镇距离城堡三英里，安娜住在一条偏僻的巷子尽头，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小河。大门没有落锁，艾德蒙轻叩数声，却无人应答。

他推门而入，呼喊着安娜的名字穿过院落，进入房间。屋内很简洁，南面临窗一张床，北面靠墙一个大衣柜，屋里还有一张书桌，桌上摆放着书、台灯和电话机。

艾德蒙注意到话筒被搁在电话架旁，看来安娜接了电话就离开了，而且走得很急，大门都没来得及落锁。好奇心迫使艾德蒙仔细打量着安娜的闺房，他拉开大衣柜门，安娜的衣物还不少，女式内衣、各式礼帽，甚至有各种尺寸的裙摆……衣物下还堆着两个枕头，枕头上有几根黑色的长发和金黄色的短发。

安娜家显然有另一个人住过的痕迹，可安娜的头发是黑色的，卡明斯的头发是褐色的，伊莎贝拉的短发才是金黄色的，三者之间到底是何关系？

艾德蒙走出安娜家，正巧遇见安娜的一个邻居，艾德蒙随口问道："您知道安娜去哪里了？"

"她带着她的游隼出去了。"

"什么？安娜有一只游隼？"

"嗯，一只很好看的游隼。如果不是她的，一定是最近常来的那个金黄色短发女人的。"

"最近常来的金黄色短发女人？是谁？"

"我不认识，不，应该说我从没看清过她的脸，她总蒙着面纱。你去问安娜吧，她朝河边去了。"

艾德蒙到达河边的时候，安娜已经离开了。艾德蒙在河边的草丛里发现一处刚刚翻动过的泥土，里面埋藏着一些生羊肉和一只已经死了的游隼，游隼的脖子被残忍地扭断了，但余温尚存。

艾德蒙到邮局查阅了通话记录，打给安娜的电话居然来自城堡的座机。自己提到游隼的时候，伊莎贝拉为何显得异常激动？她为何给安娜打电话？安娜接到电话后为何杀死了游隼？

抽丝剥茧

艾德蒙拜访了负责卡明斯谋杀案的警官，警官再次搜索了案发现场，在距离悬崖两百米的树洞里找到了一双旅游鞋和卡明斯的自动手枪，手枪上安装了瞄准器，而且残存着部分胶带和一丁点儿生羊肉。

艾德蒙看着旅游鞋鞋底的沙子恍然大悟，微笑着说道："难怪我没有看到凶手的踪影，原来这都是安娜布下的骗局，根本就没有戴面具的高个子。"

警官一脸迷茫，不解地问："可你说过案发时你一直在现场，安娜在你的视线之内，如果没有高个子凶手，是谁开了手枪？"

艾德蒙诡异地笑起来，又故意卖起关子："这就是手枪上有瞄准器和胶带的原因。警官，你说卡明斯的伤口很奇怪，子弹像是从上而下射入的？"

警官点了点头："是的，我们认为原因是当时卡明斯坐着，凶手站着，而且是个高个子。"

"这是安娜的另一个谎言，造成伤口角度奇怪的原因不是身高，而是松树的高度。查一下那棵松树上的鸟巢，你一定会有所发现。"

警方在鸟巢里发现了残留的胶带和一些生羊肉碎屑。至此，艾德蒙方才娓娓道出自己的推测：昨天傍晚时分，安娜事先到达现场，将手枪藏在松树上的鸟巢里，利用瞄准器调好射击点，并将生羊肉固定在扳机后面。然后，在尖状怪石处丢下捡到的三五牌烟蒂，放下绳索，滑下悬崖，丢下面具，走到海边后再原路返回，换下旅游鞋藏进树洞，最后她回到现场等候卡明斯。

安娜请卡明斯在预先设计好的位置坐下，让他保持坐直的姿势跟自己说话。预定时间到了，训练有素的游隼在投食点，即松树的鸟巢里啄食生羊肉，游隼啄食的瞬间扣动了扳机。枪响惊得游隼振翅离去，却在松树下

掉落了羽毛。

“听起来很合逻辑，但是艾德蒙侦探，手枪是谁转移到远离现场两百米的树洞里的？”

“我敢肯定，是卡明斯夫人。案发之后，我下山拨打了报警电话，同时也通知了她。她偷偷赶回现场，等警察离开后，转移了手枪。这就是她听到我提起游隼时惊慌失措的原因，她怕我将那只游隼和案件——尤其是和手枪联系起来，所以敦促我尽快离开，并且通知安娜毁隼灭迹。”

“卡明斯的夫人和卡明斯的情人设计杀死了卡明斯本人，而扣动扳机的居然是一只游隼。这太荒唐了，这两个女人还雇了一名侦探作见证？”

“伊莎贝拉和安娜并非敌人，她们应该是闺密，还常住在一起，我在安娜家里找到过证据。她们合谋杀死卡明斯，应该就是为了得到巨额遗产。她们雇我，本意是为了让我证明她们的清白吧。”

后来，警方在安娜家发现了部分羽毛，它和松树下的羽毛都来自河边被埋藏的游隼，案发现场的羊肉来自安娜冰箱里的羊腿。有些动物是有血型的，羊恰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伊莎贝拉和安娜最终承认了罪行。

选自《故事会》2020.7 上

寻凶

◇文／魏炜　图／段明



一

晚上十一点，刑警大队大队长陈颂还窝在沙发里浏览手机上的社会新闻。妻子洗漱完毕，过来问道：“还不睡？”陈颂说：“再过会儿吧。我怕有事儿，躺下再起来，麻烦。”妻子笑道：“哪有那么多案子呀！”

陈颂正想跟妻子开个玩笑，手机忽然响了，正是值班

室的号码。他赶紧接听，值班员报告了一个消息：新苑小区发生命案，辖区派出所已经过去了，刑警二分队也去了，局长一会儿也到。陈颂忙着说道：“我这就去，把详细地点告诉我。”

新苑小区是个高档小区，建成时间不长，位于城市正北方。陈颂开车来到小区，正要问保安员6号楼在哪儿，手机又响了，是二分队分队长胡跃打来的。胡跃说，这是个假警，人家没事儿，估计是恶作剧，余下的事儿由派出所去查，他们先撤了。陈颂应了一声，挂断电话，只好开车原路返回。

第二天上班，陈颂叫过胡跃，问他昨天的假警是怎么回事儿。胡跃就给他详细地讲起来。

新苑小区6号楼1201室住着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李晓涵，今年32岁，在一家网络教育机构做技术，女的叫孟亚男，今年30岁，在新雅商城做服装销售。两人结婚四五年了，没有小孩。接到报警后，派出所的民警和他们一起上的楼。一敲门，问是否发生了命案，竟把那夫妻俩吓了一跳。当时，两个人都在家，李晓涵正在自己屋里玩游戏，孟亚男则在客厅里看电视剧。他们简单在房里搜寻了一遍，确实没有可疑迹象，只好出来。再回拨报警电话，已经关机，就确定这是报假警，移交给派出所处理了。

陈颂说：“你把报警记录拿给我看看。”

胡跃去了值班室，不一会儿，就拿着报警记录回来了。陈颂接过来一看，报警记录很简单：新苑小区6号楼1201室杀人了，血都流到门外了，你们快来吧！再看报警电话，一串数字后面，写的是宋先生。胡跃说道：“我猜这个姓宋的，八成脑子有毛病。”陈颂没回话，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盯一下派出所，让他们有情况赶紧报过来，特别是这个宋先生。”

下午，胡跃再次来到陈颂的办公室，有些迷惑地说道：“宋先生找到了，可他说他没打那个电话！”陈颂放下手头儿的事仔细聆听。

原来民警找到宋先生，问他是否拨打过报警电话时，宋先生矢口否认，民警在宋先生的手机中也没看到通话记录。

陈颂微叹口气说：“行，我知道了。”

陈颂隐隐觉得，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看来报警的另有其人。这人想方设法用宋先生的手机报了假警，显然不是没事寻乐，而是另有目的。那会是什么目的呢？警察到了李晓涵家，他又能由此得到什么呢？

二

手机忽然响起，陈颂悚然惊醒，一时还没回过味儿来。他大睁着眼睛四下看看，这才感觉到是在自己家里，而此时天还黑着。手机仍在响，他摸过手机，连号码都没看，就接听了。

电话里传来胡跃的声音：“陈队，明光街刚出了个现场，死了个人，我拿不准，你能来看看吗？”陈颂挂上电话，妻子披着衣服也起来了，关切地问：“又有事？”陈颂点点头：“我得去看看。”他简单洗漱了一下，就出了门。

还不到5点，天还黑着。

明光街是一条老街，很窄，仅容两车相向而行。街是东西向，南侧是一片老旧平房，北侧则是砂轮厂宿舍楼。楼房都是六层的砖楼，很旧了。陈颂赶到时，现场组的几名技术人员还在勘查现场。

胡跃见陈颂来了，忙迎过去。陈颂走近现场看到，一个男人脸朝下蜷缩在靠近路北侧的地上，身上穿着一套崭新的名牌休闲装，连脚上的旅游鞋都是新的。后脑上一摊

血迹已经凝固。在他头侧，有一个摔得粉碎的陶瓷花盆，土末四溅，另有一棵摔扁的金边虎皮兰，只因根系发达，又纠缠在一起，倒没被摔散。

技术人员过来说道："根据伤口看，像是钝器伤，不排除高空坠物砸的，具体情况还得等尸体解剖后才能确定。"胡跃从死者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皮包，打开，里面有一沓现金，看上去有五六千元的样子，还有几张卡，以及钥匙、身份证。陈颂将身份证和死者进行比对，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死者一致。

马晓蔗，31岁，本市人，住斜阳路32号院。

陈颂转脸看着胡跃："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吗？"

胡跃狡黠地笑笑说："我觉得现场符合高空坠物砸死行人的特征。但是，你一定会有疑问。所以，我就把你请来了。"

陈颂看了他一眼，笑了："你这机灵劲儿，全用在怎么对付我上了。"他拍了拍胡跃的肩膀，又来到男人身边，低下头去仔细看了一阵，又仰起头来看着楼上。此时，天刚蒙蒙亮。陈颂正好能蒙蒙眬眬地看到楼上的情形。他看了一阵，叫过胡跃："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去这几家调查，看谁家养了虎皮兰，少了一盆花，谁听到了花盆摔碎的声音；另一路通知马晓蔗的家属。"

半小时后，一个女人急慌慌地来到现场。她叫蒋玲，是马晓蔗的妻子。

三

斜阳路32号院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天气热，整个院子泛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儿。

蒋玲在前面带路，陈颂和胡跃在后面跟着。七扭八拐后，进到里面的一间小房里。蒋玲简单介绍，这是马晓蔗他爸单位分的房子，他们一直住在这里。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里放着一张床，再加一组柜子，还有一张饭桌两把椅子，再就是一个双人沙发，促狭得转身都困难。陈颂随口问道："你家孩子呢？"蒋玲说："住我妈那儿。"陈颂又问："马晓蔗一宿没回来，你怎么也不找他？"

蒋玲苦笑着说："他经常这样，我都习惯了。"

蒋玲接着介绍了马晓蔗的基本情况。几年前，马晓蔗跟同事发生纠纷，失手把同事打伤，赔了钱，还判了刑。他出来后性情大变，玩世不恭，再加上找工作处处碰壁，他干脆不再找活儿干了，成天在社会上晃。开始她还劝几句，可马晓蔗根本听不进去。她懒得再说，也就随他去了。

陈颂问道："他平常都结交什么人？"

蒋玲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跟他说过，他交往什么人，我不管，但有一样，不许带到家里来。这点他倒听。"

从马晓蔗家出来，陈颂说："得去银行调下马晓蔗的交易记录。"胡跃忙着应了，打电话找了队里的两个人。他问道："陈队，你怀疑马晓蔗收黑钱？"陈颂点点头："他妻子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做小时工，可你看他那身行头，值不少钱。他不可能从家里拿钱，那就只剩一种可能。"

下午，两路人马陆续回来了，带回的消息却不妙。去银行的侦查员们带回了马晓蔗的银行流水，最近几个月并没有大笔的进项。对砂轮厂家属楼的走访结果更让人沮丧，没有谁家的花盆落到楼下，只有六楼一户人家养了金边虎皮兰，但花仍在。倒是有人听到花盆摔碎的声音，但没起来看。大约是在凌晨3点，四楼的居民被那声音吵醒了，上了一趟厕所，习惯性地看了看表。

胡跃气道："肯定有人在撒谎！不想揽这个责任呗。"

陈颂摆摆手说："凌晨3点，人们都在睡觉，没人去动花盆，又没有风，也没有地震，甚至没有大车经过，花盆怎么会掉下来呢？那个花盆很大，也很重，不会轻易就掉下来。"胡跃说："可是，楼上掉花盆砸伤行人的事，也发生过呀。"陈颂笑了笑："偶然的事可能发生，但并非发生的事都偶然。"

这时，法医拿着尸检报告进来了，陈颂详细看了看，就转手交给了胡跃。胡跃轻声念道："死亡原因为钝器伤。死亡时间应在13日晚上10点到12点。"胡跃抬起头，呆呆地望着陈颂，简直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陈颂说道："从尸检报告可以看出，马晓蔗是被杀害以后弃尸在明光街的。也就是说，明光街是伪造的案发现场，并非第一现场。现在咱们要兵分三路了，一路去调明光街附近的监控，一路去调马晓蔗的通信记录，胡跃你跟我走。对了，你换上便衣，坐我的车去，别搅了人家的生意。"胡跃忍不住问道："咱们上哪儿啊？"

陈颂说："蓝月洗浴城。"

两个人上了车，胡跃还有点儿迷惑，陈颂给他答疑解惑："从马晓蔗口袋里拿出的钱包，里面有张蓝月洗浴城的贵宾卡，说明他经常出入其中，没准儿能找到什么线索。"胡跃一拍脑袋，他只想着把此案定性为高空坠物砸死人了，就没再仔细看，他愧疚地说："我还是先入为主了。"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蓝月洗浴城。经理看了他们的证件，忙赔上笑脸，问他们有什么事。陈颂说要查马晓蔗的入住记录。经理带他们来到前台，输入马晓蔗的姓名，他的入住记录全出来了。陈颂的目光定格在4月6日，晚上9点，马晓蔗入住，11点30分他又离开了。陈颂对经理说，要看这段监控。经理带着他们来到监控室，调出那段视频。

马晓蔗来到洗浴城，先进浴室洗了澡，然后又来到休息大厅，躺在靠近角落的一张床上，装着睡觉，但只要有人进来，他就不时地睁眼看看。10点40分，有个人走进了休息大厅。胡跃不禁小声惊叫道："宋先生！"陈颂不认得宋先生，但看着也有些面熟。宋先生也选了张靠近角落的床位，脱了衣服锁进柜子里，然后进去洗浴了。

马晓蔗迅速躺到宋先生的床上，掏出一把钥匙，三两下就拧开了锁，掏出宋先生的手机，拨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删除了那条通话记录，就把手机关机，然后锁好柜门，回到自己的床上，穿好衣服，迅速离开了。

胡跃惊道："那天晚上的假警，是他报的！"

陈颂森然道："传讯李晓涵！"

四

警员把李晓涵带进来时，陈颂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是个标准的理工男，穿着朴素，脸上的皮肤粗糙发暗，表情有些木，戴着眼镜，胡子稍长，头发也有些乱，像是有些日子没精心打理了，或许从来也没精心打理过。

过了好一阵，李晓涵才问道："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吗？"陈颂说："马晓蔗死了，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李晓涵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陈颂不解地问道："你一个搞软件的，上学的时候，又是学校的高才生，而他呢，就是一个社会混混，按说，你俩没有交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李晓涵回答："很偶然。一次他带着孩子来上课，抱怨我们的线上程序太繁复，不好操作，被我听到了，我就去征询他的意见。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陈颂不觉笑起来："马晓蔗的孩子一直跟姥姥一同生活，他又怎么会带她去上课？李晓涵，瞎话总会有漏洞的，一个瞎话，往往要用一百个瞎话去圆，那就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你终归会圆不上的。"

李晓涵看着他，不说话。

这时，去银行调查的民警推门进来，交给陈颂一沓单据。陈颂看了看，抬头问李晓涵："一个星期前，你取了五万现金，做什么用了？"

李晓涵说："给马晓蔗了。"

陈颂稍稍有些吃惊："为什么给他这么多钱？"

李晓涵说："他给我做一笔业务。"

陈颂忙问："什么业务？"

李晓涵摘下眼镜，在衣角儿上擦了擦，重又戴上，重重地叹了口气，脸色更加阴郁了。缓了好一阵子，他才开了口——

李晓涵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应聘到教育机构做技术员，收入还算不错。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孟亚男。孟亚男打小在城市里长大，看中了他的老实、挣钱多，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就谈婚论嫁了。这时，孟亚男提到了房子问题。

以李晓涵的收入，还贷款是没问题的，但首付是一个大问题。李晓涵父母只好卖了老家的房子，又跟亲戚朋友借了几十万，凑了钱给小夫妻二人。

但婚后李晓涵才发现，俩人的兴趣爱好根本不在一个点上，矛盾越来越深，李晓涵干脆想到了离婚。孟亚男则说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李晓涵越想越气，自己的父母辛苦付下的首付，怎么能一人一半呢？他就钻了牛角尖儿，想到若是把孟亚男杀掉，这房子就全是自己的了。

陈颂问道："你们俩商量这事儿，是在什么时候？"

李晓涵想了想说："大约十几天前，晚上，在嘉乐饭庄。"

陈颂又问："这些天马晓蔗一直没动手，你催他没有？"

李晓涵摇了摇头："他说计划要非常周密，让我别着急。"

陈颂问："他被杀的事，你知道吗？"

李晓涵摇了摇头。陈颂问他案发时他在哪里。李晓涵又想了想，然后非常确定地说，13日晚上，他一直在家，孟亚男可以做证。

陈颂没再说什么，让李晓涵把材料看了看，确认签字。陈颂回到办公室，捧起茶杯来喝着，看来案子又陷入了僵局。此时胡跃紧跟着进来，兴奋地说："陈队，这个书呆子撂啦！"陈颂看了他一眼，反问道："撂什么啦？"胡跃一呆："杀人啊？"陈颂苦笑："他说他想杀孟亚男，可孟亚男好着呢。"胡跃说："那我去找孟亚男，问问她那个时间李晓涵到底在不在家。"

陈颂摆摆手："他那么肯定地说，应该是跟孟亚男串通好了，咱们去了也白去。"这时，陈颂的手机响了，他刚一接听，妻子的声音传来。妻子说已经填好了电子出入卡的申请，就等他这个房主审批呢，不然明天就进不了小区啦。现在小区管理越来越严格，没电子出入卡就不让进门，家庭户内成员的电子卡，得房主批准才能生成，并且每周都要更新一次。他打开妻子的申请，看到一张出行卡，不觉叹道："现在科技真是先进，手机一开，就知道你到过哪儿了。"

胡跃附和着说："是啊，没有秘密啦。"

陈颂的手指停在手机屏幕上，他抬头看着胡跃："没有秘密了？那我们为什么还两眼一抹黑？"胡跃一拍脑门儿，大声说道："我知道啦！"

五

现在汇集上来两条线索。通过调取13日深夜12点后至14日凌晨4点30分明光街的监控录像，提取到一辆可疑私家车。那是一辆白色越野，前后车牌均被白纸遮挡。胡跃通过调取李晓涵的手机信息，提取到一条行走路线。他在城市地图上把路线标了出来。

陈颂问道："大家看看，哪个地方最适合作案？"

侦查员们一致指向了路线中的一个点：滨河公园。

陈颂站起身来："走！"

滨河公园是城市北郊沿着玉河修建的一座郊野公园，这里树木蓊郁，流水淙淙，但显得荒僻阴森，晚上很少有人来。

有了手机地图的指引，侦查员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点，然后散开勘查。很快，就有人轻叫道："这儿有血迹！"那是在一条甬道边上，有几滴喷溅状血迹。旁边的杂草，也有一片被压倒过的痕迹。仔细搜寻后，陈颂看到有块草坪有些枯萎，就让侦查员们往下挖，结果挖出了一个哑铃，上面带着血迹。

现在，李晓涵又被带了回来。陈颂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摆着一只哑铃。李晓涵愣了一会儿，这才坐到椅子上。陈颂说道："认识吧？我既然能把它找到，就说明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了，现在，就看你怎么交代了。"

李晓涵忽然跳起来，大声喊道："那个杂碎，他该死！"

陈颂说道："他该不该死，由法律来做出决断，你无权决断，更无权处置！"

李晓涵再次颓然地坐到椅子上，好半天，他才缓缓开了口。

原来马晓蒨不是杀手，却是个敲诈犯。不光没动手，那五万元造完了，又跟李晓涵来要钱。李晓涵当然不肯给，可马晓蒨却说，那天他们商量杀孟亚男的事，他已经录了音，要是拿到公安局去，李晓涵不光那一半房款拿不到，还要去坐牢。李晓涵只好答应马晓蒨，再去筹钱。暗地里，他却想着怎么除掉马晓蒨，不然，他就陷入了这没完没了受勒索的陷阱里。

他提早借来了岳父的越野车，贴住车牌，停在小区外面。那盆金边虎皮兰和哑铃，则是他提前买好的。他原本想准备得充分些，不出一点儿纰漏，但马晓蒨太急着要钱，居然报假警，让警察上门来吓唬他。于是他决定提早动手。

他约马晓蒨13日晚上8点30分在滨河公园见面。

8点来钟，李晓涵就来到滨河公园，藏在了草丛后面。8点20分左右，马晓蒨打车来了。李晓涵瞅准时机，蹑手蹑脚地来到他身后，抡起哑铃冲他后脑就是一顿猛击。马晓蒨晕过去后，李晓涵把他背到车上，看看周围没有异样，才开车返回城里。

回到家，孟亚男正在追剧，只问了句回来了，他应了一声，便去洗漱，然后陪孟亚男看剧。晚上11点多钟，俩人回房睡下。到凌晨两点时，孟亚男睡得正香，李晓涵悄悄爬起身，出了小区，开车来到明光街，看看四下无人，把马晓蒨背下车，装成被砸死的样子，又摔碎了花盆，然后开车离开了现场。

他一直以为这一切都做得毫无破绽，却没想到警察很快找到了他。李晓涵看着陈颂，问道："我的整个计划做得天衣无缝，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怀疑到我的吗？"

陈颂淡淡地说："哪有什么天衣无缝，只是你自己觉得罢了。你用业余挑战专业，注定要失败……"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20.8

点儿背的杀手

◇文／赵勤华　图／黄胜



杰克是一名三流杀手，多数交易都做得不太好，雇他的人也少之又少。

这天晚上，杰克在酒吧里喝闷酒。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过来，他支开酒吧招待，小声说：“打扰了，您就是杀手杰克吧？有笔特殊的交易要不要谈谈？”

杰克一听，来交易了，急忙回答：“还有比杀人更特殊的事吗？直接给我照片，当然，还有预付的一半佣金，20万美元。你知道，我的佣金在圈里并不算高。”

墨镜男笑了笑，说：“不不，这次不是杀人。但佣金翻倍，怎么样？”

杰克有点儿迷糊了，雇杀手不杀人，那要做什么？刚要问，墨镜男拿出一张照片，杰克一看，上面是一条狗！

杰克认得，那是一条叫玛吉的警犬。近一个月的电视新闻、报纸媒体都在报道，玛吉在四次走私毒品抓捕中立功，让大毒枭兰特损失惨重。

墨镜男见杰克点头同意，便递上一个箱子：“最近，我的老板兰特很不顺，他恨死了玛吉，所以，这次佣金高出一倍，而且是一次性付清。但有个要求，目前警方还在搜查兰特，你必须在三天内，让玛吉从世界上消失。如果三天内杀不了玛吉，得退还双倍佣金。”

杰克打开箱子，里面有80万现金。杰克自信地说道：“请转告兰特先生，请他三日后观看玛吉被杀的电视新闻吧，再见！”

其实，兰特给了墨镜男200万美元，要他找一个顶级杀手。但墨镜男没有按指示做，而是找到了三流杀手杰克，这样他就能赚到120万美元。

杰克回到家，在地下室放好钱后，开始策划谋杀玛吉的计划，可一个晚上也没想出好办法来。

次日一早，他打开电视，电视里正播放一则新闻，警局从前几次抓捕的罪犯口中，得知了兰特的藏身

线索，正在全国通缉兰特。

通过新闻画面，杰克认出，那里是金水市的一个丛林。既然前四次行动都用上了玛吉，这次肯定也不例外。这正是谋杀玛吉的好机会，杰克兴奋极了，匆忙带上小巧精致的手枪出发了。

金水市有山有水有丛林，风景秀美。杰克扮成游客，潜入丛林中。来到无人之处，他爬上一棵大树观察情况，发现不远处的道路上，停着八九辆警车。最前面的警官手里，牵着的就是警犬玛吉。

杰克只顾高兴，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树上。只见他脚下一滑，手没有攀住树枝，整个人从树上掉落下来，赶巧下面是几棵香蕉树，性命虽然无碍，但腿部却划了个大口子。

杰克骂了一句，刚要起身，忽然发现，十多米外站着五个女人。她们头上插着羽毛，都光着脚，露出惊讶的表情，从衣着看，应是丛林部落的土著人。

妇女们不忍心看杰克腿上一直流血，一个蓝衣女撕下一圈裙子的布，另几个女人忙去草地里拔来四五株叶子细长的草，把叶子嚼碎后，涂抹在那块裙布上，大家一起给杰克包扎起来。

杰克虽然感到有点儿恶心，但土著人的办法未必没有效果。他表示感谢后，正要离开办事，那个蓝衣女拦住了他，然后叽里呱啦说了一通部落语言。

杰克听不懂，蓝衣女又说出了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杰克总算明白了：他撞断了蓝衣女家的香蕉树，得赔钱，而且大家为他包扎了伤口，他也要为这项服务付费。

杰克有点儿哭笑不得，便问道：“需要付多少钱？”

蓝衣女与那几个女人商量之后，磕磕巴巴说了几个数字：“……香蕉成熟后能卖60美元……加上包扎伤口，一共100美元。”

杰克顾不得讨价还价，但等他一掏口袋，傻眼了，早上出门匆忙，竟然没带钱包，兜里只有20美元。

女人们一听，根本不相信，一个个叉着腰，一边比画着一边走过来，看样子要上来搜身。

杰克心想，干脆跑吧，以免耽误大事。但因为带着腿伤，而且土著人比他跑得更快，没跑多远就被五个女人按倒在地，十只手在他身上搜来搜去。

杰克明白，他的那把小手枪藏在裤裆的部位，他便使劲儿夹着腿。那几个女人把20美元抢走之后，口袋和背包也翻了一遍，发现真没有现金了，便把手表给掠去了。

得到“战利品”，女人们笑嘻嘻地走了。杰克沮丧至极，他忽然想到自己是个杀手，是带着任务来的，便一瘸一拐地向警车处奔去。

警官们正在搜查丛林。

今日一大早，警局根据线索，突袭了兰特的一处秘密住宅。但赶到时已人去楼空，也没有搜到有价值的线索。警犬玛吉在一个房间里闻到了兰特的气味，闻着气味搜索，或许能有收获。

经过对交通监控视频的排查，已基本确认，兰特逃出住宅，去了金水市的丛林。于是，警察便带着玛吉赶了过来。当地的电视台，也进行了直播报道。杰克就是看到新闻后，才匆匆来到了丛林。

此时，杰克正在忙碌着。他通过在树上看到的情况，分析玛吉可能走的路线。很快，他确定了一个位置，就在那块柱状大石头的旁边，既能隐蔽，逃跑时也很方便。如果玛吉从这里经过，躲在石头后面的杰克，就能用他的精致小手枪当场将它击毙。

等杰克刚藏到石头后面，就有跑步声传了过来。杰克高兴极了，他悄悄地拿出小手枪，做好准备。果然，两个警官带着玛吉过来了。杰克瞄准后，正要扣动扳机，一个身影跑了过来，挡住了视线——来者就是那个要他赔钱的蓝衣女。

蓝衣女对警官说着部落语言，用一只手在腿部比画起来，然后指向杰克摔伤的地方。

杰克看出来了，蓝衣女

的意思是告诉警察，刚才她遇见个坏人，腿部受伤了，要他们前去抓捕。

可警官们好像不明白什么意思，蓝衣女用生硬的英语讲起来，两个警官相互看看，莫非蓝衣女遇见的人就是兰特？

二人决定前去看看，但此时的玛吉一边闻着地面，一边拼命地朝另一个方向拽绳子。警官只好耸了耸肩膀，跟着玛吉过去了。蓝衣女没有放弃，也跟在后面。

真可惜，只差一步！要不是蓝衣女，玛吉已被击毙了。杰克有些懊恼，只好也跟在玛吉后面，继续找机会。

玛吉闻着气味搜索前进，蓝衣女觉察出后面好像还有人跟踪，便故意落在后面，躲起来等着。

不久，杰克追了上来，蓝衣女挡住了他的去路。

杰克一看，便让她走开，自己要过去。但这次蓝衣女不说部落语了，而是拿出一把长管手枪，对准杰克，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起来："你终于又出现了，最好合作点儿，把手举起来，杀手杰克先生。"

杰克一愣："你到底是谁？"

蓝衣女说："我知道，你是来谋杀警犬玛吉的。我也是受雇主委托，要在你动手之前，从你这儿取一样东西。"

杰克把背包扔过去："你已经搜过身了，想要什么，自己拿吧。"

蓝衣女说："不不，我要取的东西，是你的右手！因为你没有了右手，就无法开枪杀死玛吉，玛吉就安全了，它就能帮助警察抓到大毒枭兰特。"

杰克又是一愣，说道："那我刚才受伤时，你为何不动手？"

蓝衣女说："那是个好时机，但赶巧了，我在丛林里寻找你时，遇上了我家的几位邻居。我怕惊扰到她们，造成混乱，就让你的右手多留了一会儿。"

说完，蓝衣女对着杰克的右手腕"砰砰"就是几枪，只见杰克的右手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杰克跌倒在地，忍着剧痛问道："到底是谁雇用你的？"

蓝衣女弯下腰，说道："告诉你无妨，雇主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我的家，就在这个部落里，我自小就和父亲学会了使用猎枪，我们每天都以打猎为生，快乐地生活着。但后来家人染上毒品，一个个离开了我，是兰特这个罪魁祸首，把毒品卖到部落里来，换走了很多毛皮和鳄鱼皮。他毁了我的家庭，又逼得我离开部落，去城里找一份不太体面的工作。"

说完，蓝衣女把假发掀掉，露出短发来。杰克这才看清楚，她就是那个酒吧的招待。

昨晚，她被墨镜男支开后，偷听到了杰克和墨镜男的谈话，思考了一晚上，便回到部落，找回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把手枪，要阻止杰克谋杀警犬玛吉。但是，她又不想背负命案，成为杀人凶手。最后她想到个办法，那就是让杰克的右手消失。

蓝衣女上前，从杰克背包里取走了一串钥匙，说道："你的那份佣金，我替你带走了。我要远走高飞，你自己等待警察来救你吧。祝你好运！"说完，她离开了丛林。

一天后，电视台播出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是：警犬玛吉第五次立功。大意是大毒枭兰特，在金水市丛林中的山洞里，被警犬玛吉循着气味搜了出来，当场被抓。他的助手墨镜男，在带着100多万美元外逃时，也被警官抓获。同时，还在丛林中发现了一个右手受伤晕倒的男子。通过确认，男子就是通缉犯杀手杰克。

电视画面上，墨镜男和杰克还对视了良久，墨镜男摇摇头，他很后悔昨日的选择。他向杰克伸出了大拇指，然后大拇指忽然朝下，似乎对杰克充满了失望。

杰克郁闷极了，他的后半生将在狱中度过。他告诉自己，如果有来生，再也不当倒霉的杀手了。

选自《金故事》

照妖厅

◇文／徐树建　图／彭建辉



阿P的小舅子新开了一家饭店。小舅子知道阿P鬼点子多，便找来阿P一边喝酒，一边商量怎样使饭店生意红火起来。

阿P两杯酒下肚，禁不住豪气冲天，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说：“小舅子，你找我可算找对人了，你姐夫别的不行，要说创意，有的是！就说你这饭店吧，凭什么抓住食客？两个字，特色！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菜品要有特色，装修要有特色……”

这话小舅子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他说：“这个还用你教？你说的菜品特色、装修特色，开饭店的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与众不同的主意？”

阿P摆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派头，说：“你别急，让我想想看，一会儿，就一会儿的工夫，我保证给你出个大招！”

当即，阿P背着手在饭店楼上楼下转悠起来，等心里有主意了，他叫过小舅子，故作神秘地说：“你看，目前每个包厢还没有起名字，如果随随便便起个名字吧，太平淡，没有特色，所以咱得起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字。”

小舅子一听，眼睛果然亮了，说：“姐夫，请继续讲。”

阿P一边喷着酒气，一边指指点点：“比如，这个厅就叫侠义厅，这样一来年轻人还不纷至沓来？那个厅叫天伦厅，家庭聚会肯定非它莫属！对面那个厅就叫情意厅，谈情说爱的人肯定情有独钟……”

阿P指着各个厅侃侃而谈，直听得小舅子连连点头，当来到最后一个厅门前时，阿P词穷了，实在想不出该叫什么厅。小舅子连连追问：“姐夫，你倒是说啊！”

阿P急了，一抬头看到有一面镜子正对着这个厅，便信口说道：“就叫照妖厅吧。”

小舅子一听，吓了一跳：“叫这个名字合适吗？”

阿P酒劲儿上涌得厉害，嘴上又不肯服软，便斜着眼说：“小舅子，你听不听是你的事，不过饭店生意砸了可别怪我。对了，还有，各个厅必须设计相应的菜式配合，例如侠义厅得有‘佛山无影脚’，天伦厅必须有‘团圆之夜’……”

小舅子一头雾水：“佛山无影脚是个什么玩意儿？团圆之夜又是啥？”

阿P哈哈大笑道：“分别是炖猪蹄和大杂烩呗，菜品名字还不是任由你说？”

小舅子听了，连呼佩服佩服。

然而，饭店开张后，生意一直不灵光。消息传到了姐姐小兰耳朵里，她一把揪住阿P的耳朵骂道：“我让你逞能！我弟说，现在饭店生意毫无起色，尤其是那个什么‘照妖厅’，愣是没开张过！食客都说，这名字太吓人了！死阿P，你给我听着，要是你短时间内不把那个照妖厅弄火，你天天睡沙发去！”

阿P一听，可愁坏了，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大人，老婆可是向来说一不二的主。他正愁得吃不下饭，偏偏自己的工作

又遇到了一件难事。

阿P在公司里负责销售这一块，一直以来还算规规矩矩的，可这天碰到一个新客户，明里暗里要阿P给他一点儿回扣，否则……这客户姓黄，长得白白胖胖的。黄胖子说完，双手一摊，脸上全是冷笑。阿P再笨也明白“否则”是什么意思：否则，我就不从你家拿货了。

这下，阿P更愁了：要知道这可是个大客户啊，他不从自家拿货，损失可太大了。可给回扣的话，明显违法啊，我阿P再会吹牛，做事再没谱，违法的事坚决不干！

阿P想了想，决定打感情牌，他堆起笑容说：“这个……黄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中午我请你喝酒，咱哥俩边喝边聊，怎么样？”

有酒喝谁不乐意？黄胖子一口就答应了。而阿P之所以请黄胖子吃饭，除了打感情牌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想让那个倒霉的“照妖厅”开个张，也算是对小舅子的一点儿补偿吧。

中午，阿P领着黄胖子气宇轩昂地进了小舅子的饭店，径直来到了“照妖厅”门口。黄胖子看了看牌子，停下了脚，一脸疑惑地说：“换个厅，换个厅，这个名字怪吓人的。”

阿P哪能让他走，要知道小舅子在不远处恶狠狠地盯着哩。他手上一用力，把黄胖子拉了进去，小声说：“这个厅隐秘，方便谈事。黄老板，你听我的，我一定让你满意。”

这句话打动了黄胖子，他同意了。

阿P知道今天的谈判有点儿难度，要想打消黄胖子索要回扣的念头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其中一条就是喝酒，尽量跟黄胖子喝出感情来，然后就好谈了。

阿P当即叫过服务员，满腔豪情地说：“拿瓶好酒，再上几个特色菜，记住，一定得是本厅的特色菜！”

二两酒下肚，气氛有点儿融洽了，阿P看到黄胖子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他想开口谈回扣的事了，千万不能让他先开口，得堵住他！阿P当即朝外叫道：“服务员，特色菜呢？”

话音未落，就听服务员叫道：“来了，特色菜来了！”很快，服务员满面春风地端上一个大圆盘子来，打开一看，是一道鸡蛋羹，羹里还有许多小银鱼，原来是鸡蛋羹炖银鱼。

阿P见服务员也不介绍菜名，灵机一动，指着菜说：“这道菜叫网上追逃！为什么叫网上追逃呢？因为这些小银鱼太金贵太难捕了，只能用一种网眼极小的网才捕得到……”

“当”的一声，不知怎的，黄胖子手中的汤匙落了地，原本他正想用汤匙舀鸡蛋羹呢。

阿P忙说：“没事没事，服务员，换个汤匙。”

黄胖子接过新汤匙，擦擦额头说：“这菜名可真怪。”

这时，服务员又进来了，摆上了一个黑砂锅，里面炖了一只甲鱼。阿P继续胡诌：“黄老板，第二道特色菜来了，这道叫瓮中捉鳖！”

“咣”的一声，这回黄胖子手中的碗落在了地上，他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

不一会儿，服务员又进来了，端上了一道腐竹烧肉，阿P搜肠刮肚了几秒，大叫一声：“第三道特色菜，腐败分子！”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警笛声大作，与此同时，只听“扑通”一声，黄胖子一头栽倒在地，双眼紧闭，人事不知。

这下可把阿P吓坏了，不得了，吃饭吃出人命了。他惊慌失措地叫道：“服务员，快打120救人！再打110，我得向警察说明，黄胖子这个样子跟我没关系啊！不，警察就在外面，快请警察进来！”

很快，警察就进来了，一看地上的黄胖子，不禁叫道：“这不是那个网上通缉犯吗？”

其实，黄胖子并没死，只是吓晕了。这家伙确实是个腐败分子，事情暴露后就潜逃到外省，改名换姓后在一家公司负责采购业务，这次本性难改索要回扣，不想被阿P胡编的三道菜名吓破了胆，加之恰好有警笛鸣响，竟当场吓晕。

“盗墓”笔记



阿苟的奶奶今年九十多岁，爷爷很早就过世了。

这天，阿苟去看望奶奶，无意中瞧见窗台上有个做工精巧的烛台。阿苟好奇地问：“这东西哪儿来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奶奶回道：“是你爷爷干活儿时从地底下弄上来的，一直压在箱底，我前两天翻出来了。”阿苟来了兴趣，把烛台从奶奶那里借过来，并找文物专家鉴定，结果发现，烛台竟是古董，估价一万！这下子阿苟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他立马赶到奶奶家，翻箱倒柜找了个遍，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一个爷爷留下的破本子。

阿苟打开本子，随意翻到一页，写着：“今日出土十五筐，有碎瓷片。”阿苟再翻下一页：“今日挖地三尺，遇泥壶两个。”天啊，这不就是一本“盗墓”笔记吗？阿苟急忙问奶奶：“我爷爷干这行多少年了？”“年轻时干了十多年，你爷爷嫌干这个丢人，不让跟后辈说。”

爷爷“盗墓”多年，总该有些存货，为何他一生清贫？阿苟分析，奶奶一直住在老屋不肯搬，宝贝说不定就埋在老屋角落里。奶奶最疼阿苟的二叔，这些宝贝肯定是留给二叔了！

第二天一早，阿苟借口拾掇房子，在奶奶的小院里挖地。时间一长，阿苟奶奶纳闷地问：“你想干吗？”“我直说了吧，我爷爷‘盗墓’那么多年，怎么也得留下点儿东西吧！你别总想留给我二叔，你自己算算，二叔一年回来看你几回？”

一听这话，奶奶摇摇头，说：“什么呀，你爷爷从来没盗过墓。”

阿苟急了，赶紧问道：“那他整天到处打地洞干啥？”

奶奶说：“你爷爷是走街串巷给人家打水井的啊！”

……

选自《老年文汇报》

图／彭建辉

有了这场意外，小舅子的饭店竟一下子火了，尤其是那个照妖厅，生意更是火得不得了，大伙儿都说：“三道菜竟能吓晕贪官，照出妖气，咱得去瞧瞧！”

小舅子自然是感激得不得了，又是酒又是茶地送到阿P家里，小兰瞧着这些东西感慨万分：“阿P啊阿P，我跟你过了半辈子就没见过外快，今儿个总算见着了。”

阿P听了，豪情万丈地说：“这有什么！等我阿P有空了，再帮小舅子策划策划，保不准能开成星级大饭店哩！”

选自《故事会》2020.6下

找理由

◇文／泳兔　图／彭建辉



大刘的儿子今年10岁了，因为家里有些溺爱，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总爱找理由，却从来不从自身找原因。上学以来，他的学习成绩不大好，可整天不是说老师讲得不好，就说因为自己没上辅导班。气得他爸大刘直说："那你也去上啊，我又不差给你拿辅导费！"

结果儿子又说了，教育局领导都在学校讲了，不让上辅导班，这是加重学生负担。

学校进行期末考试，儿子的数学居然没及格。大刘急坏了，骂儿子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儿子振振有词："这能怪我吗？谁让你不给我生个聪明点儿的脑子，现在后悔——晚了。"

这不，最近学校放假了，班主任为了加强对孩子们的假期掌控，要求学生们在家每周背诵两首古诗词，并把视频传到学校班级群里，便于老师按时检查完成情况。

本周老师要求背诵的是苏舜钦的《水调歌头·沧浪亭》，这首词有点儿长，儿子背起来相当费劲，连着鼓捣了两三天，还是背得不太熟练，磕磕绊绊，卡得要死，但总算是能背下来了。

于是，儿子让大刘帮他录像，自己则正襟危坐地发挥了一遍。

大刘有点儿担心："这能过关吗？其他同学背得不好的都被老师要求返工了，你这……"

儿子听后，胸有成竹："放心吧，你只管往群里发，我自有办法。"

大刘发完视频，儿子接过大刘的手机一通神操作。班主任竟然真的什么都没说，就这么过关了。

大刘纳闷儿，拿回来手机一看，只见儿子在自己发完的视频下面又加了一句话：我家网络带宽10兆，信号不好，请老师原谅！

选自《上海故事》2020.7

别人家的孩子

◇文／任人　图／彭建辉

小陆上班时，接到郑叔的电话。"郑叔，啥事？"

"我手机里的微信没啦！上次是你给我装的，我现在啥都看不了……"

"叔，别急啊！装了的程序，丢不了。""程序？啥叫'程序'？"

小陆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他解释了些琐碎的知识，哄着郑叔开"免提"，一步步操作，"找回"了从来就没有丢过的手机图标。

老郑叠声道谢："小陆啊！幸亏有你，不然你郑叔可咋办哪？你小时候就聪明仁义，一直这么招人疼！"

小陆一听这话乐了，自小他心里就有个憋屈事——隔壁小郑个头比自己高、成绩比自己好，两家关系来往很密切，亲爸妈看小郑哪儿哪儿都好，



嫌弃自己哪儿哪儿都差。如今被老郑一夸，小陆忍不住要把小郑带出来：“要说聪明，还得数我郑哥，他是研究所的专家，您手机里这点儿小毛病，拿去给他看，都不算事儿！”

“别提他，提他我就来气！买了新手机等他教我，硬是晾了我好几个礼拜，要是没有你给我装……这个叫啥来着……反正，我是不指望他了！小陆，叔就信你，你靠得住！”

撂了电话，小陆十分得意。当初小郑是自家爸妈眼里的香饽饽，现在自己是郑家爸妈眼里的定海针！头衔说着好听有什么用？关键时刻，还是踏踏实实、贴心贴肺的儿子好！

小陆打定主意，下班回家吃饭要和爸妈好好说说郑家的故事。可加完班回家，已是晚上9点多钟，妈妈在厨房热饭，爸爸在书房上网，他无所事事闲逛，忽然发现爸爸竟然在玩网游！

“你都会安游戏了！”小陆十分惊喜，又隐隐感到骄傲。不光小陆比小郑靠谱，老陆也比老郑厉害嘛！

老陆眼神不好，脸都快贴屏幕上了，还忙里偷闲地回嘴：“问你你不是不管吗？还真以为我没你不行咋地？我就跟小郑抱怨了一次，人家转天就来咱家，亲自给我选的游戏！”

选自《今晚报》

我没想到

◇文 / 奶猪

手机来电，显示“不明电话”。

对方：袁蕾吗？

对方：我是跟你爸一起打牌的。你爸出车祸了，刚刚送到华西医大急救。

我：嗯？

对方：医生太坏了，不给钱就不让上手术台。我身上钱不够，你赶快把钱打到××账号。

我：我妈呢？

对方：不敢通知你妈，怕她吓到。再说通知了也没用，她哪儿去找钱嘛。救人第一啊！

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



对方：你叫袁蕾，你爸叫袁××，对不对？

我：对。

对方：这不就对了。搞快点儿，再耽误，你爸就不行了。

我：你确定是我爸爸的牌友？

对方：那当然。

我：主要是我没想到——

对方：可能他打牌不敢跟你说。

我：我是说，没想到清明才给他烧了一副麻将，他这么快就找到牌友了。

选自《特别关注》

讨封



◇文／朱槿　图／段明

这年冬天，柳条镇下了一场大雪。趁大雪能掩住脚印，小狐狸胡三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俊俏的小伙子，悄悄进了柳条镇。

胡三是为了讨封。什么叫讨封？这是动物想变成人的一条捷径。在大年初一早上问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像人吗？”如果来人说“像”，动物立刻就会修成人身；如果来人说“不像”，那它只能回山里继续修炼了。

胡三迫不及待想变成人。在他看来，做人太好玩了！清明踏青，中秋赏月，除夕放鞭炮，元宵看花灯……还有刘家大姑娘，一想起她，胡三的心就跳个不停。他还是小狐狸的时候，有一次被捕兽器夹断了腿。他躺在雪地里动弹不得、又冷又饿，刘家大姑娘路过，把他抱回了家，给他裹好腿，放在闺房的脚踏上，暖暖和和让他养好了伤。第二年春天，把他放回了山林。

回了山林，胡三对刘大姑娘朝思暮想，就盼着自己修炼成人，去见心爱的姑娘。胡三开始偷偷观察柳条镇的每一个人，他要选一个万无一失的讨封对象。

胡三选中的讨封对象是老白。老白是柳条镇最老实的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憨厚地答应“好好好，是是是，对对对”，从没和人红过脸。更重要的是，老白负责照看镇上的观音庙，每年正月初一，他总是第一个到庙里清洁打扫。换言之，他是柳条镇正月初一起床最早的人，只要在这天第一个见到他……

想到这里，胡三乐得几乎要笑出声了。趁着大雪，他向观音庙走去，一番寻亲不遇的瞎话，让老白毫不怀疑地收留了他。老白说，他也是几年前孤身一人到柳条镇的，初来镇上，找了替王家照看庙的活儿，后来因为勤快老实，被王家闺女喜欢上了，做了上

门女婿。

眨眼就是除夕，正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耳听得镇上的鞭炮声，胡三不由得感觉一阵孤寂。是啊，他想和人一样，有个热闹的家。胡三吃了几口饭，又喝了几杯酒，晕乎乎地倒在床上睡了。

老白惦记着胡三，他本想接这个新来的帮工一起过年，可他在王家人微言轻，不敢开口。幸亏妻子拿了腊鱼、腊肉、一盘饺子、一壶酒，让他装在篮子里带给胡三。

眼见除夕将过，老白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庙里，却听得胡三起居的小屋里鼾声如雷。

老白推开门，大声喊道："胡三兄弟，起来啦，我给你……"话还没说完，眼前的景象惊得他把手里的篮子掉到了地上。原来胡三灌饱了黄汤，法力消退，其他还好，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却再也藏不住了，从棉被里露了出来，直垂在地上，正一摆一摆地左右摇晃。

胡三也被惊醒了，他本能地收起尾巴，坐起身来望着老白，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老白才结结巴巴地说："你、你的尾巴！"胡三狡辩道："哥，你看花眼了，那是条毛绳！"

老实的老白没再说什么。眼见太阳升起，正月初一的早上已经到了。胡三激动万分，向身边的老白问道："哥，你看我像人吗？"按老白的性格，他应该回答"像啊"，可大大出乎胡三的意料，老白转过头仔细端详了一番，缓缓地摇了摇头。胡三急了，正要再问，这时，上头香的贵客已经来了，两人鞍前马后地侍候了一个时辰，早上的辰光早过了。胡三讨封失败，错过了变人的机会。好在老白虽然没有回答"像"，可也没回答"不像"，胡三不用再回山林修炼。

大半年过去，胡三攒了些钱，没事就往刘大姑娘家跑，刘大姑娘让他往东，他不往西。胡三能说会道，很快就俘获了刘大姑娘的芳心，两人如胶似漆，比蜜糖还甜。

胡三喜欢看庙这个活儿。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香火钱账目整整齐齐，庙后花园侍弄得像模像样。

这天，县里的吴衙内来庙里烧香。吴衙内出了名的爱胡闹，他眼看庙后菊花开得如云似锦，随手便扯下几朵簪在帽后。胡三见了十分心疼，这些花木都是他平日里辛勤照料，若有香客喜欢，他便细细剪下卖出。胡三忍耐不住，便与吴衙内争执起来。

那混蛋岂是怕事的人，眼见说不过胡三，伸拳便向胡三打去。吴衙内膀大腰圆，又经常打架，胡三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快便被压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吴衙内三拳两腿就制服了胡三，周围的奴仆纷纷叫好。吴衙内心里畅快得意得很，提起醋钵儿大的拳头向胡三问道："臭小子，你服是不服？"胡三心里虽然害怕，但咬紧牙关，一句也不求饶。

吴衙内"哈哈"一笑，说："瞧你俊得像姑娘一样，这一拳可别打坏了你，算了罢。"他正要放开胡三，却听一声唤："胡三哥！"是刘大姑娘，她风也似的扑向胡三，哭个不停。吴衙内向她一看，见了她芙蓉一样的面庞，不由得目瞪口呆。

刘大姑娘泣道："你这坏蛋怎么打人？我要报官。"吴衙内向她细细打量一番，眼见她和胡三举止亲密，心里十分妒忌，他放开胡三，大声叫道："来人哪，把这里的臭花、臭树全都拔了！"

左右奴仆顿时一拥而上，把花园捣了个乱七八糟。胡三见了心如刀绞，正要扑上去，谁料被赶来的老白死死按住。老白在他耳边道："好兄弟，吃亏是福，能忍自安！"

经了此事，胡三不似原来那般活泼爱说了。谁知坏事还在后头，刘大姑娘家托人带话："过了年她就十八了，刘老爹要将她嫁人，彩礼二十两银子，少一文都不行。"胡

三攒的钱还差十来两，几番试探，刘家不肯松口。彩礼的事、讨封的事，像两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在胡三的心上。

眨眼又到除夕，老白侍候完王家的年夜饭，赶到庙里和胡三做伴。两人喝了几杯，胡三开门见山地说："哥，明天一早，我问你'看我像人吗'，你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问，就直接回答'像'，明白吗？"

谁料老白沉默不语，半晌才说："好兄弟，咱先说说刘大姑娘的事……""什么事？"胡三像头上炸了个雷。老白从包裹里拿出个小盒子，里面有泥人、银钗、宫花，全是胡三送给刘大姑娘的，她都整整齐齐地送了回来。老白又掏出一个红色的荷包，里面有两个五两银锭子："这是她托我带给你的，让你托人说房好媳妇。媒婆把她说给吴衙内当二房了，刘老爹足足收了一百两彩礼。今晚，吴家花轿就来抬人了。"

闻听此话，胡三大叫一声就追了出去，眼见着刘大姑娘上了花轿。老白跟在后面，安慰道："兄弟，想开些吧。世间男女的婚事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不得自己哪！"胡三眼前直冒金星，喉头"咯咯"直响，说不出一句话来，末了，他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

等胡三醒来，已是正月初一的晚上了，老白喂他吃了一碗稀饭，宽慰了他几句。

这一年，胡三还是没能变成人。

转眼到了春天。胡三比以前更爱干活儿了，过了不久，加上刘大姑娘送的十两银子，他已经攒了四十两本钱。他把银子包好，贴身藏了起来，一文钱也没花。

到了九月，刘大姑娘回了娘家。她偷偷找到胡三，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临别，她真挚地说："胡三哥，你别怪我，我也是身不由己。我就盼着你好好的，咱见了这一面，以后别再见了，对咱俩都不好……"

人家话都说到这个分儿上了，胡三仍不死心，好容易盼到入冬下雪，他化成原形潜入了县衙。

胡三辨明方向，偷偷向刘大姑娘的房间跑去。一进屋子，只听得床榻上两人正在说话。吴衙内话里有话地问："听说那胡三是个痴情种，为你大病了一场。你上次回娘家，偷偷见他了吧？"刘大姑娘慌张道："老爷，我早把他给忘了……"

听了这话，胡三真的死心了，他决意索性撇下人间的烦恼，回山林里当一只狐狸吧！

胡三收拾好行装，给老白留下一封信与攒的银子。就在他要悄然离去时，门被推开，是老白来了。老白见到胡三，放声哭了起来。自从他给王家当了上门女婿后，常受丈人丈母娘的气。今日丈母娘又说了刻薄之语，老白实在忍受不了，顶撞了几句，被轰了出来……

自然而然的劝慰话，流利地从胡三的嘴里说了出来："回王家好好过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嫂子还是好的。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只当为了你的孩子。"

不知不觉，东方已白，老白倾吐了一番，心情好多了。他记起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问胡三："你今年还问吗？"胡三摇头道："我打算走了。"

老白点头道："兄弟，有件事，该和你坦白了。我原是一只刺猬，讨封成功才成了人，但我现在常常后悔，要是当初我讨封没成功该多好！"他憨憨地笑起来，说："幸亏你遇上了我，要知道变人这种事，没有后悔药吃。"

在胡三诧异的目光里，老白回家了。

胡三往山里走去，走着走着，他在小溪边喝了几口水，准备现出原形涉水而去。可奇怪的事发生了，无论他怎么变化，小溪里只清清楚楚地映着一个俊俏的小伙子。胡三，真的修炼成人了！往后他该琢磨怎么做人，才不会后悔了……

选自《故事会》2020.7上

最后的决定

◇文／吕雪萱　图／戴清胜



本届运动会结束了。

灯火辉煌的比赛大厅里，正在举行授奖仪式。组委会主席健步走上台，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裁判员、记者和3万多名观众宣读最后一项决定：经大会秘书处的反复研究，承认游泳运动员埃比所创造的6项世界纪录。为了表彰埃比作出的杰出贡献，决定破格授予埃比一面锦旗和7万美元的特别奖金。

主席话音刚落，台下就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泳迷们对这一决定欣喜若狂。埃比在观众有节奏的掌声中，从主席手中接过了奖杯和锦旗。

就在这时，坐在看台正中的一个小老头，像发了疯似的突然跳起来，晃动着他那对瘦小的拳头，声嘶力竭地叫喊：“我抗议！真卑鄙，他的头……”但没容他把话说完，几条黑影猛冲到他跟前，拳头、棍棒似雨点般落在老人头上。

几分钟后，老人被抬走了。大厅里的秩序又恢复了正常。埃比抱着奖品，笑眯眯地站在台上。泳迷们早已忘记了刚才所发生的事，比先前更加狂热地为他们所崇拜的明星欢呼。

就是这个埃比，两周来接二连三地刷新了游泳世界纪录，创造了游泳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可是，刚才为什么有人对此提出了“抗议”？那小老头和埃比，以及戴金丝边眼镜的巴博先生——埃比的教练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老人刚一喊出“他的头……”就遭到了一顿毒打？打手又都是些什么人……这一连串的问号，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翻腾着。终于，我的思路又回到了

一星期前那场奇特的比赛。

“砰！”一声清脆的发令枪响，5名游泳运动员飞身跳入池中，奋力朝前游去——一百米自由泳分组赛开始了。转眼间，前边的运动员已游出了10多米远，但6跳台上的运动员却无动于衷，仿佛这场比赛与他毫不相关似的。直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对着他呼叫，这名奇怪的运动员才伸展双臂，作了一次深呼吸，然后一头扎入水中……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这名“后来者”以熟练的动作，用一种平常人所达不到的速度朝前猛冲，不多一会儿，便超过了前边所有的对手。而当他在全场观众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游完全程时，他的对手们才刚刚游完了全程的一半。

看台上的秩序全乱了。我深知时间对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赶紧整理了一下采访武器——微型话筒和摄像机，想试着接近埃比。但是我失败了，在埃比的周围，早已竖起了一道人墙。看着那群力大无比、激动兴奋的泳迷，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体力悬殊感到遗憾。

记者们充分利用其职业专长和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在最短时间内把这一“泳坛奇闻”传向世界每个角落。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此表示欣赏。

这天午后，组委会秘书处收到了一份由数百名运动员和裁判员签署的抗议书，提请秘书长注意，不要忘记“过去有人曾因使用特种激素而使比赛成绩大增”的事实。

这样一来，秘书处不得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最后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对“被告人”埃比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然而检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专家们宣布，被检者埃比是一名“好得不能再好”的运动员。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行训练……总之，在埃比身上找不到任何作弊的证据和痕迹，他所创造的成绩是无可指责的。埃比一下子成了闻名全球的游泳明星，但是这股“埃比热”对我来说却始终是个难解的谜。

事隔一年之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埃比，不过这次是在他的故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篮球比赛场上。

散场后，赛场上那一幕幕紧张情景，就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重现，数不清的问号在我脑子里一个接一个地闪动着：为什么去年运动会上那个闻名于世的游泳冠军，现在竟变成了篮球明星？而那个深度近视的游泳教练巴博先生，竟也“改行”成了篮球教练？为什么埃比不出场时，主队的比分一直落后；而他一上场，形势就急剧变化，比分很快由44∶68上升为116∶76，没多久便为主队赢得了70多分？埃比的弹跳力和那高超的抢球本领，以及他那百发百中的远距离投篮技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一切是那样地不可理解，难道埃比是个魔术师？

“您对这一切有怀疑吗？”突然，身后有人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学者模样的老人，矮个子，年纪大约60来岁。他见我一副不安的样子，便和蔼地笑了笑，说：“别害怕，姑娘，说起来我们还是同行，只是为了科学和信仰，我才改了行，不再做记者了。”

路灯下，我觉得老人好像有些面熟，但却又记不起曾在哪里见到过。就在我仔细端详老人的面容时，对方又开口了：“是这么回事，姑娘，我和您一样，早就对埃比的‘超人速度’有怀疑，并竭尽全力想揭开这个谜……”

他讲话时，我的视线始终没有移开他的面容。呀！对了，这位瘦矮的老人，不

正是一年前挨揍的那个小老头吗？或许是出于直觉，我认定他是个善良的老人，所以当老人对我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时，我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老人见我已点头答应，于是把一卷封得很严实的胶卷递给了我，说："后天一早，请到金都饭店707号房间来找我。到时候你将会知晓一切真相。"说完，老人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了。

大学生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正在进行一场极为精彩的篮球比赛，但我却毫无观赏的兴致。比赛将近结束时，我抬头看了看电子记分牌：144∶88。比赛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了，我习惯地检查了一下光圈和快门，耳边又响起了昨天早上老人那句令人费解的话："只要一按快门，到时候……"

比赛结束的哨声响了。我赶紧按下快门，拍下埃比最后一个远距离投篮动作。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埃比突然瘫坐在地板上……最先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的是巴博教练。只见他像发疯似的蹿过去，一把抱住埃比，半晌，埃比才吃力地举起了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这儿，完了……"

全场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我心里怦怦直跳，没想到一按照相机快门，竟闯下了这么大的祸。过道尽头传来了巴博先生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凶杀！这完全是有预谋的凶杀！我要控告！……"

这天晚上，我几乎通宵没合上眼。

第二天一早，我急匆匆地来到了金都饭店，却没有见到那个神秘的老人。饭店经理向我转交了老人留下的一封信。并说："信的主人要我转告您，请您在离开之后再拆阅这封信。"

飞机越过国界，现在，我可以拆阅这封信了。信很长，是用英文写的。

好心的姑娘：

我是一个生物电子学家。若干年之前，我和我的同事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用人工制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子小脑"。最初，我们用狗做实验，将狗的小脑取下来，换上结构精密的人工"电子小脑"。这样一来，小脑原来的作用和功能，就由"电脑"取代了。装有人工"电子小脑"的动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全身各运动器官的种种功能。

之后，我们做了进一步试验：一只叫作"埃比"的大猩猩，装上这种"电子小脑"，在发怒时竟能举起重达400公斤的大石块，并能完成各种人类意想不到的复杂动作。

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桩令我难忘的事：我的一个助手——我平素最器重的学生巴博，趁我一次外出的机会，杀死了大猩猩"埃比"，窃走了那只制作得非常完善的"电子小脑"。后来，他和一个竞技状况一般，但身体素质良好的运动员波力斯签订了合同，用那只窃来的"电子小脑"武装了波力斯。于是，在几天内这两个骗子就成了誉满全球的超级明星，原先那个默默无闻的波力斯，成了大名鼎鼎的埃比。

以后的事，你已经都知道了。我无法亲自到现场去揭穿这个大骗局。幸运的是，我遇见了您这位富有正义感的异国姑娘。时间不允许我作更多的考虑，于是我把那盒"胶卷"交给了你。其实那是一种特殊的光电子胶片，曝光后能发出一种类似激光的电子束，它对埃比那只"电子小脑"具有致命的破坏力。

现在，人工"电子小脑"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我经过反复思考后作出的最后的决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发明被用来当作欺骗的帮凶……



一个锦囊造石桥

◇文／一清　图／段明

艄公救人

渡口的南岸有一座“问津亭”，供人歇脚等候。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每天来往行人很多，光靠一条小船摆渡，既不方便又不安全。艄公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因为生在河边，名叫河生。

这天，正是赶集之日，一大早，岸边就挤满了等着过河的人。这些人里，唯有一个胖老头气定神闲。只见他坐在问津亭里，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包盐水花生米，又从腰上解下一个红皮酒葫芦，一口老酒，一颗花生米，优哉游哉，终于等到他上摆渡船时，老头已经喝得七八分醉了。

老头摇摇晃晃上了船，艄公河生看到他一脸醉意，刚想喊一声“小心”，就见老头身子一歪栽进了河中。河生见状，顾不得细想赶忙跳进冰冷的河水，好不容易把胖老头救上了岸。

被冷水一激，再加上受了惊吓，老头缩在地上哼哼唧唧起不了身。河生无奈，只得将老头送回岸边自己的家里。他把老头放在床上，盖上两床厚被子，还是不太放心，可岸边的人还等着他摆渡，河生只得先去忙了。

等傍晚回家时，他还没进门，就见屋内亮着烛火，老头已经起来了。屋内一室酒香，原来是河生前两天买回家还没来得及喝的一坛上好黄酒已经被老头喝了个精光。

老头打着酒嗝，红光满面，看来身体已无大恙。他知道是河生救了自己，口中连

连感谢，又说不好意思喝光了河生的酒，说着就掏口袋要付钱。河生赶紧止住他，说：“我看你喝醉了，本想阻止你上船的，可又担心你去对岸有急事误了时间，所以没吭声，不然你也不会掉进河里。”

老头大度地摇摇头，说：“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我自己贪杯。”

河生叹气说：“怪就怪我们这里没有一座桥吧，两岸人过河只能靠一条破船摆渡。”原来，河生的父亲也是一名艄公，前两年摆渡时河面突刮大风，掀翻了一船的客人。河生的父亲为了救人，最后体力不支，淹死了。

老头便问河生为何当地不造桥，河生的叹气声更大了，说这条河上早些时候是有一座木桥的，有一年发大水，桥被冲垮了。老百姓出行受阻，可一没人牵头组织，二没有造桥的费用，所以一直就靠摆渡过河了。

老头微微点头，说没有桥虽然出行不便，但对你这个摆渡的艄公来说是件好事啊。河生大声道：“老先生，如果有桥，我宁可自己生计无着！”

老头望着他说话的样子，问：“你真的想造桥？”

“是！”河生回答得斩钉截铁。

老头一笑：“既然如此，那造桥的事包在我身上吧。”说完扬长而去。接下来好几天也不见他出现。

奇怪的药方

河生认定是老头说醉话，慢慢也就淡忘了此事。谁知十天后的一个晚上，老头突然找上门来，手里捏着一个锦囊，说：“你明天一早，去镇上的六合茶馆，那里会有人贴告示，你别管告示写什么，只管揭下来，然后再打开这个锦囊，锦囊会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你想造桥，就按我说的做。”说完不等河生问话，老头便飘然而去。

河生捏着锦囊，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还是去了镇上。六合茶馆是当地三教九流聚会之所，非常热闹。河生找了个角落的位子刚坐定，就见几个家丁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在对门的那面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茶馆里的客人纷纷上前围观，河生挤进人群，不等细看，一把将告示揭了下来。

没等他回过神来，那几个家丁便将他左右围住，不由分说，把他拉出茶馆，塞进了一顶轿子里，抬起就走。轿子颠啊颠，最终在一个灰瓦白墙的大宅院里落定。河生认出这是当地最大的富户王财主家。这时他也看清了揭下的那张告示写的到底是什么。原来，王财主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几日水米不进，腹胀如鼓，看遍了附近的郎中，都不见效，无奈之下，王家贴出告示重金求医。

河生心中一沉，自己哪会看病啊，这王财主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戏弄了他，可没好果子吃！果然，王财主一见河生，就没好气地问：“你不是河边摆渡的艄公吗？你什么时候会治病了？”

河生记起老头的锦囊，赶紧偷偷拆开细看。锦囊里就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摆渡三日，百病皆除。这算什么治病的药方啊！

不过，事到如今，河生也只有继续把戏演下去了。他跟着王财主来到内室。王家小少爷十六七岁的模样，面色苍白，肚子高高鼓起。河生装模作样地把了脉，他想王财主对儿子宠爱有加，平时肯定用锦衣玉食小心呵护着，于是信口开河道：“少爷这是积食难消，缺少运动所致，只要让他跟着我摆渡三日，保管他药到病除。”

王财主瞪着眼睛：“胡说，这算什么药！”不过，儿子这几天吃了不同郎中开的不同的药，不仅一点儿好转也没有，病症更严重了，摆渡三日，至少不会吃出更多的毛病来，不妨试试看吧。要是没用，到时候再好好收拾这小子！

第二天，小少爷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

毡帽，一脸不情愿地来到渡口。河生把小少爷引到船上，手把手地教他划桨、掌舵。慢慢地，小少爷的额头冒出了汗，两条胳膊也开始发酸，肚子里铅块一样的硬物似乎也松动了一些。小少爷心中暗喜，丢下帽子，脱掉厚棉衣，认真地学习摇船。一天下来，小少爷的肚子果然瘪下去了一些，胃口也开了。

接下来几天，小少爷不用家丁催，一大早就来到渡口，跳上了河生的船。三天摆渡下来，小少爷果然痊愈了。

善款修桥

王财主看到活蹦乱跳的儿子，非常开心，他虽然脾气暴躁，但说话还是算话的。按照告示上写的，他打算付给河生一大笔诊费。河生见时机已到，便将修桥的打算和王财主说了。造桥的钱可比诊费多得多，但河生跟他说，修桥铺路是给后人积福积德的善事，希望王财主能够促成好事。王财主经过儿子这一次大病，也确实有这样的想法，点头答应下来，不过他指明要河生来牵头负责整个工程。

资金到位，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河生召集四方工匠，开始在河上造桥。当地百姓也纷纷出力帮忙。看着一天天成型的石桥，河生内心无比自豪。

终于，到了大桥合龙的这一天，可是，中间那块雕了祥云图案的大青石板却无论如何也放不平。众人急得满头冒汗。正在这时，一缕荡悠悠的酒香飘来，众人转身望去，只见那日落水的胖老头手持红皮葫芦，醉醺醺地向这边走来，一边走一边笑呵呵地说："合龙大事，怎么可以不敬此地河神呢？"老头来到河生身边，将酒葫芦往河生手里一塞："来，这是当地的美酒，请河神喝一杯吧！他一定会保佑大家的。"

河生接过葫芦，面对宽阔的河面，心中默默祷告，然后，缓缓将一葫芦美酒洒向河面。就在最后一滴酒落入河水时，只听"噗"的一声闷响，那块怎么也嵌不平的大青石平稳地落入空隙处，与桥身严丝合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河生松了一口气，正待把酒葫芦还给胖老头，却发现对方早已不见踪影。

桥已落成，该叫什么名字呢？河生望着手中的红皮葫芦，道："能造起这座桥，多亏了这位酒不离身的老先生，我看，这桥就叫醉翁桥吧。"众人纷纷点头称是。可是，这胖老头到底是何人呢？有人说，这老头就是当地河神，这么做是为百姓造福；也有人说，这老头的孙子，就是当年河生父亲拼命救起的落水摆渡客中的一个，老头原本学过一些法术，此次是来报恩的……

选自《山海经》2020.7 上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怪鼠

◇文／安广禄

周振清是个生意人，有一次，他带了五百两纹银出门办事，路过长沙的时候，因天色已晚，便找到好友陈县令，在县衙落脚安歇。

晚上时过三更，周振清突然被屋梁上的响声惊醒，他“忽”地坐起身，正瞪大眼睛仔细查看时，突然从梁上掉下一个东西，借着月光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两三尺长的巨大老鼠。周振清一把抓起枕头，狠狠朝老鼠砸去，哪知那老鼠就地一滚，竟变成了一个人，周振清吓得惊叫起来。

守夜的衙役闻声赶来，抓住了这个由老鼠变成的人。

衙门里发生了这样的怪事，自然惊动了陈县令。陈县令听周振清如此这般一说，急忙来到大堂，朝那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不是乡绅慕容怀吗？你家财万贯，怎么也干偷鸡摸狗的事呢？”

慕容怀慌忙辩白：“不，不，我、我没有……”

“没有？那你半夜三更装成老鼠来这里干什么？”

慕容怀低头不语，任凭陈县令怎么发问，都不开口。

陈县令火了：“你深夜行窃，铁证如山，若能从实招供倒也罢了，不然，我立即命人将你乱棍打死。”

一听这话，慕容怀慌了：“我招，我都招了吧！”他这才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慕容怀小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父母又相继过世，生活就更没了着落，他只得靠四处乞讨或小偷小摸混日子。有一次，他一连两天没吃上饭，饿得头昏眼花，走进一家饭店，看到有个老头正在埋头吃饭，身旁凳子上放着一个钱袋，于是就想去把那钱袋偷了，可刚伸出手去，就被老头一把抓住。老头朝他“哼”了一声，说：“想偷我东西？你还早哪！”

这老头见慕容怀骨瘦如柴，动了恻隐之心，便买了一份饭菜让慕容怀吃了，然后把他带回家，拿出一只口袋，让慕容怀伸手进去摸。慕容怀不知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心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口袋里一伸手，竟从里面摸出一张鼠皮。那老头对他说：“小伙子，这只口袋和这张鼠皮都送给你，有了这张鼠皮，今后你就不会挨饿了。”

他随即又拿出一黄一绿两张纸，教给慕容怀：“你回去后把鼠皮顶在头上，照着黄纸上的咒语念四四十六遍，你就会立刻变成一只大老鼠，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偷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了；偷完后回家，再念三遍绿纸上的咒语，你身上的鼠皮就会脱落，重新变回人来。你别看这只口袋小，再多的金银都装不满。但是你得记住，为人在世不能太贪，只要温饱就该收手。另外你还得知道，今后你的克星就是猫，一旦碰上了就快逃。”

慕容怀对老头的话惊讶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有如此奇遇。他从老头手里接过口袋和鼠皮，连声道谢，然后拜别回家，一试，果然灵验。

从此，慕容怀就白天做人，夜晚为鼠，回回行窃，从不失手，几年下来，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富翁。不过此时，慕容怀的胃口已经越偷越大，他早把老头的叮嘱忘得精光，老想着哪一天能把那只永远装不满的口袋装满。

慕容怀把前前后后经过这么一说，大家都听得目瞪

口呆，陈县令于是便好言规劝，希望慕容怀以后改邪归正，周振清也在一旁劝他赶紧金盆洗手。慕容怀当即跪倒在地，信誓旦旦地说："感谢陈大人的宽恕，感谢周先生的教诲，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敢做这等事了。"

慕容怀话是这么说了，可有道是"贼心不死"，这天晚上，他忍不住又变成老鼠钻进了一个富户家里，找到放钱的箱子后，打开手里那只永远装不满东西的口袋，正要下手装钱，忽听"喵"的一声，他扭头一看，一只大黑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慕容怀顿时就想起当初老头对他"见猫就逃"的叮嘱，立刻着了慌，赶紧掉转身就跑。不料大黑猫紧追不舍，于是一鼠一猫前逃后追地双双蹿出屋，跑上了街。

眼看大黑猫就要追上披着鼠皮的慕容怀了，情急之下慕容怀口念咒语就地一滚，立刻变回了人，他不免得意起来，大摇大摆地继续朝前走。可没想到后面的大黑猫几乎是同时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依然疾步向他追来。这一下慕容怀慌了手脚，怎么办？他一头钻进手里的口袋，就势一滚，躺倒在了路边。

这时候，大黑猫变成的那个人追上来了，弯腰捡起口袋，容不得慕容怀挣扎，就把他带进了县衙。没办法，慕容怀只好从袋子里爬出来，一看，发现抓他的这个大黑猫变成的人，竟然就是当年他要偷他钱包的生意人周振清。

陈县令一看慕容怀旧习不改，还在行窃，十分生气，拍着桌子喝道："你马上交出鼠皮，给我去大牢里待着！"

周振清朝陈县令微微一笑，说："大人，他鼠皮不交也罢，为了清理门户，刚才我已经用咒语废了他的法术，他再也变不了鼠，也逃不走啦！"

原来周振清与慕容怀居然同出一门，只是当初他从老头那个口袋里摸到的是一张猫皮。他也曾做过偷鸡摸狗的事，但很快就悬崖勒马了，而慕容怀却把老头的话当作耳边风。这就是两人同出一门却后来没有同走一路的原因。

周振清对慕容怀说："一个人难免有过错，但不能一错再错，否则到头来只能是咎由自取，抱恨终生。"

选自《意林文汇》

影响成绩

◇文／任万杰



今天，二丫回家的时候，就看大民一边抽烟一边不住地叹气，二丫问他怎么了，大民说："还怎么了，刚才你宝贝儿子的语文老师来电话了，让我们有时间带孩子出去走走，最好带孩子到动物园看看，不要放假就让孩子闷在家里，会影响成绩的。"

二丫说："他说得轻松，我们家在农村，供孩子在城里上学，我们要打工，哪有时间啊！再说我们带不带孩子出去，和成绩有什么关系？"

大民说："还真有关系，今天语文卷子出了一道题，'行也是卧，立也是卧，坐也是卧，卧也是卧。'猜一种动物。"

二丫笑了笑说："这还不好猜，当然是'蛆'了。"大民摇了摇头说："你和你儿子想的一样，答案是'蛇'。"

选自《特别文摘》

御影神功

◇文／蒋伟　图／黄胜



临近黄昏，在街市上，数十个孩童簇拥着一个虬髯汉子不停地嬉笑：“快来看啊，神棍又来作法啦！”此刻，岳琦和义妹兰儿就站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半丝笑意。

“留神了！”虬髯汉子突然一抖手，一个傀儡人偶落入场中，人群中一片哗然。

虬髯汉子的手中牵引着细线，随着他的手指轻摆，那人偶也款款舞动起来。突然，虬髯汉子将双手一合，那人偶的身子竟爆燃起来，片刻光景便化作烟尘，地上只留下了几张神符。

众人一见，连声叫好。虬髯汉子将那几张神符捡起，随后来到众人面前，拱手说道：“各位乡邻，刚才俺使的可不是寻常幻术，乃是无上的仙法。俺手中的这几张神符可避灾祸，灭妖邪，今日专赠有缘之人，不知哪位愿意受领？”

人群中顿时传来嘲讽之声：“这神棍昨天卖大补丸，今天又卖神符，可真够闹腾的，大家散了吧！”众人纷纷离去。

岳琦冷哼道：“下三滥的幻术！”继而，朝那虬髯汉子虚弹一指。这下可不得了，就听见那汉子惊叫一声，手中的神符全都震成了碎片。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岳琦和兰儿飘然离去。两人七弯八转后，走进了一家客栈。

“刚才，那个神棍发呆的样子太好笑了。”兰儿替岳琦满上了酒。

岳琦说道：“没想到，这等不入流的江湖小贼，也能在京城之中招摇撞骗，看来东厂之毒贻害无穷啊！”

兰儿压低声音说道：“哥哥留神，我们大事未成，还须小心。”

岳琦闻言，神色黯然：“曹旭这个狗贼，我若不取他首级，誓不为人。”说罢，他满饮了一杯酒。原来，岳琦的结拜兄弟被锦衣卫千户曹旭以乱党的罪名杀害了，此次，岳琦专程赶来京城刺杀这个奸贼。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

一个刺耳的声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一行人如同鬼魅一般走了进来。为首之人是一个身材微胖，长得白白净净的中年男子，他的脸上一直荡漾着诡异的笑意。

“曹旭！”

中年男子呵呵一笑：“没错，如假包换。岳公子，你的胆子可真大，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京城来了。本来我还蒙在鼓里，没想到你居然在街面上管起闲事来。你对那神棍施展的‘破空指’，恰好暴露了你的行踪。”

闻听此言，岳琦后悔不已，但眼下，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岳琦猛然踹出一脚，身前的圆桌裹起一道劲风，向曹旭的面门砸去。曹旭刚闪身避过，岳琦手中的“噬魂钉”已如满天花雨一般，向他激射而来！曹旭忙挥刀格挡，就在眨眼的工夫，岳琦和兰儿已砍倒了几个鹰犬，纵身跳出窗外。

“别让他们跑了，快追！”曹旭大声喊道，身子已跟了出去，其余的爪牙也蜂拥而出。

岳琦和兰儿在夜色掩护下，一路疾行，往西北方向的黑松林而去。见到此景，曹旭冷笑道：“去得好，我已在那片黑松林中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就算是长了翅膀，也休想飞出去！”

没过多久，岳琦和兰儿已逃入黑松林之中，此刻他们格外疲惫，两人缓缓向前行进，边走边往身后探视。兰儿说道：“哥哥，这下应该安全了，我们可稍事休息。”

岳琦点了点头，说：“只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曹旭已在此地安插了无数眼线，现在想要除掉他，恐怕是难上加难了。我们休整一会儿，先撤出此地，等到来日再图行刺大计。”

兄妹二人正在说话间，林中突然想起了十余声响哨，紧接着，数十道黑影向着二人激射过来，狞笑之声此起彼伏。

“不好，此地有埋伏！”兄妹二人刚刚反应过来，已被一群鹰犬团团围住。没过多久，曹旭也领着一队人马赶了过来。见到眼前的景象，曹旭大笑道：“速速给我拿下！”话毕，鹰犬们一拥而上。

正在这危急时刻，忽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咒骂：“哪个鼠辈在瞎嚷嚷，吵死啦！搅了俺的好梦！”片刻工夫，树林中闪现出一道身影，岳琦一见到他，心中不禁一颤！来者竟是在街市上遇见的那个神棍！

曹旭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也是一惊，当他看清来者面目后，心中倒是淡定了许多。他冲那神棍喝道：“我们在此办案，闲杂人等快快闪开！”

那神棍朝四周一看，突然大笑起来：“这不是曹千户吗？怎么啦，这么晚了，还在忙公务啊？”曹旭一听此言，心中狂颤：这个神棍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再有，我在此地布下重兵，居然没发现他的行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想到此处，他沉声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神棍笑着说道：“回大人的话，俺叫郑九公！”他的话音刚落，众人都吃了一惊，因为“郑九公”这三个字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传说此人是个义薄云天的豪侠，专惩奸邪之徒。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精于易容之术，江湖中很少有人看到过他的真容，眼前的这个神棍真的是他吗？

曹旭的心中虽有疑虑，但他仔细瞅了瞅对方，丝毫看不出豪侠气概，不禁冷笑道：“无知狂徒，竟敢在此胡言乱语，一并拿下了！”众爪牙正欲挥刀上前，郑九公突然笑道：“既然你们不识货，俺就露一手吧！”

说罢，他的两指之间突然生出数枚金针，就见他一抖手，那些金针已落在岳琦和兰儿的肩胛骨上。这二人顿时如中电一般，浑身一颤，不过片刻工夫，他们僵直的躯体，突然亢奋了起来！

这时，曹旭方才发现，每根金针上面都牵引着一根细线，而线的另一头，正悬挂在郑九公的指尖之上。就见他手

一张一合，岳琦和兰儿也如同牵线木偶般，向众鹰犬发起了进攻。

曹旭大惊，心道：这是什么诡异的功夫？竟然能“操控”旁人作战，难道此人真是郑九公？但此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见岳琦二人在郑九公的“操控”下，功力陡增数倍，在他们一番猛攻之后，那些爪牙已折损大半。

郑九公大声笑道：“曹旭，这便是俺的看家绝活‘御影神功’！”

曹旭见大势已去，心中又惊又惧：“郑前辈，我们无冤无仇，你可不要赶尽杀绝。”

郑九公冷笑道：“你这奸徒，不知残害了多少江湖义士，俺迟早要与你清算，今日，就让这两个后辈代劳吧。”话音刚落，曹旭发出一声惨呼。

不知过了多久，岳琦和兰儿从昏睡中醒来，当他们看见仇人已然毙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突然间，兰儿大叫一声：“哥哥，你看，地上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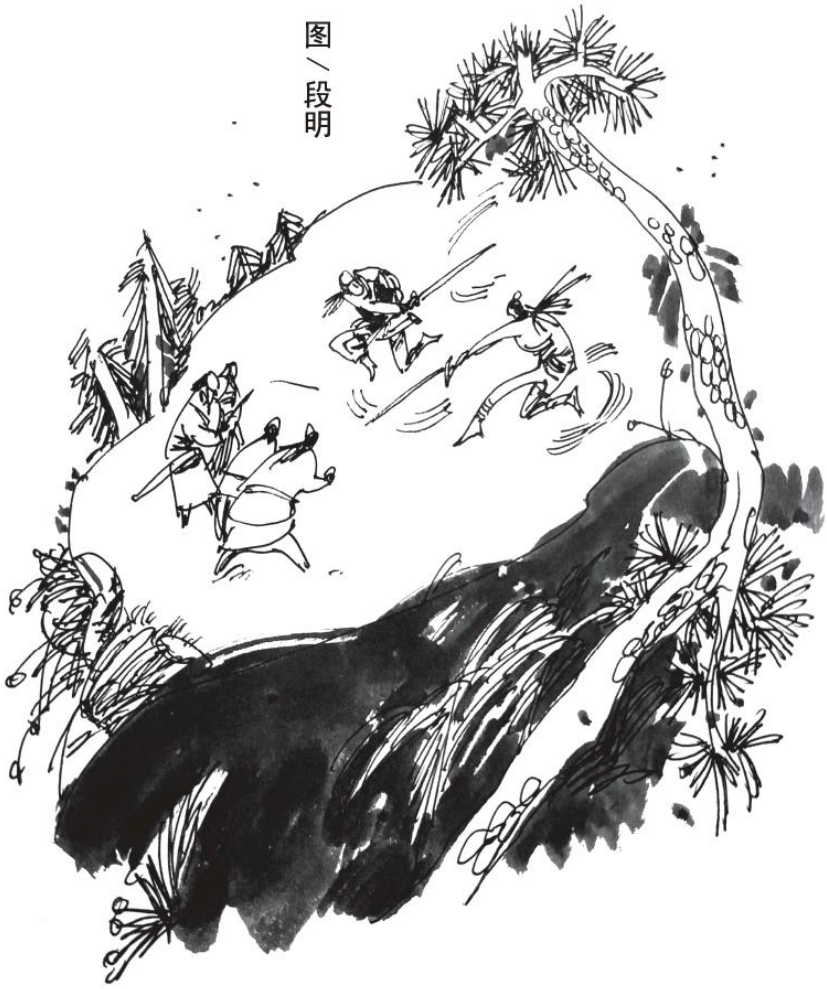
岳琦定睛看去，就见地上写着一行小字：晚生小辈太轻狂，破空之指露行藏，若无郑某来相助，黑松林中尸骨葬。

岳琦凝望着这行小字，心中百感交集……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20.7 上

剑侠

◇文／葛小亭　图／段明



夜幕四合，夜色像巫婆诡谲的黑袍，将圆月遮掩大半，让整个兰香山笼罩在压抑之中。

寅时，正席地调息的东瀛第一剑客九牧藏生，耳畔突然传来轻微的破空声，睁开眼睛一看，中原第一剑侠方莫白已赫然在他面前。

九牧藏生还未开口，身后的几个徒弟却早已哈哈大笑，说方莫白枉称中原第一剑侠，连最基本的守时守信都做不

到，何能称侠？

方莫白也不答话，只是淡淡道：“我们开始吧！”说完，便将右手的青卢剑随意斜斜一指，算是亮开门户。

九牧藏生是东瀛第一剑客，来中原短短一个月之内连挑中原二十八名剑客，剑锋所向披靡，让中原武林颜面尽失。本就生性高傲的他气焰更加嚣张，狂呼中原武林已无敌手，华夏再无剑客与他匹敌。但嚣张归嚣张，九牧藏生还是清醒地知道，方莫白既号称第一，绝非浪得虚名之辈，那看似随意的一指，其实暗含极尽千变万化之势。

方莫白也清楚，九牧藏生能够连挑二十八名剑客，特别是昨日下午还在百招之内分别打败了“擎天剑”李楠和“绝色剑”秦友，剑术自然早已入化境，心里不敢有丝毫马虎。随着一声清喝，两道寒芒缓缓划过天际，交锋，再交锋……看似缓慢，其实各有杀机，短暂交接之后，二人都是暗暗心惊于对方剑法的精妙。

半个时辰过去，场中突然飞沙走石，剑气如霜。这一战，战得是日月无光，两个人的身影早已隐没于道道寒光中，就连场外的九牧藏生的弟子们也瞧得是暗自心惊：中原第一剑侠之名，果然非浪得虚名。

又过了好久，只听场中传来一声暴喝，随着一声轻响，顿时云散风清。这场比武，终于尘埃落定。九牧藏生脸色如金，下方衣摆处被剑划破，执剑的右手上有一道剑痕，鲜血正滴滴答答地砸在尘土里。而方莫白气定神闲，只是稍稍有点儿气喘，身上却无半点儿损伤。孰胜孰负，一眼明了。

“你输了。”方莫白淡淡说道。

九牧藏生缓缓低头不肯言语，良久才抬头，脸上闪过诡谲之色，道：“先生剑术果然高强，只是在武德上却是输了！”

“愿闻其详。”方莫白的语气依旧出奇的平淡。

“我们相约子时在这兰香山上决斗，而你却在寅时才到，足足迟了两个时辰。试问，习武之人连最起码的守时守信都做不到，武德何在？你这中原第一剑侠的‘侠’字又怎堪担当？”

方莫白收剑，笑道：“其实我早在子时前便已潜伏于半山腰，阁下和徒弟们在山顶大放瞧不起我中原武林的厥词，我都一一听在耳中。”

九牧藏生一惊，原来这方莫白早已到了，但缘何迟了两个时辰才肯露面？方莫白看出他的疑惑，继续道：“阁下在白天的黄昏时分约战了‘擎天剑’李楠和‘绝色剑’秦友，想必已是血气浮动，精力疲乏。本应好好调整，但阁下太重名利，不肯有任何休息便差人向我投帖求战，我若在子时就和你决斗，想必你的精力还未完全休整，算是占了你的便宜。这样的决斗，胜之不武，也愧对我中原武林侠义之道！”

九牧藏生顿觉惭愧，但他的弟子突然叫嚣：“别说得好听，你要有如此胸怀，那为何不及时到山顶，直接说明白？”

方莫白淡然道：“令师剑术高超，想必也心高气傲，又如何能允我如此？这个道理，就如我今番独自应战，不带一名看客一样，就是不想让胜负结果公之于众。胜负自在心中，虚名又值几何？”方莫白言毕，哈哈朗笑几声，便飘然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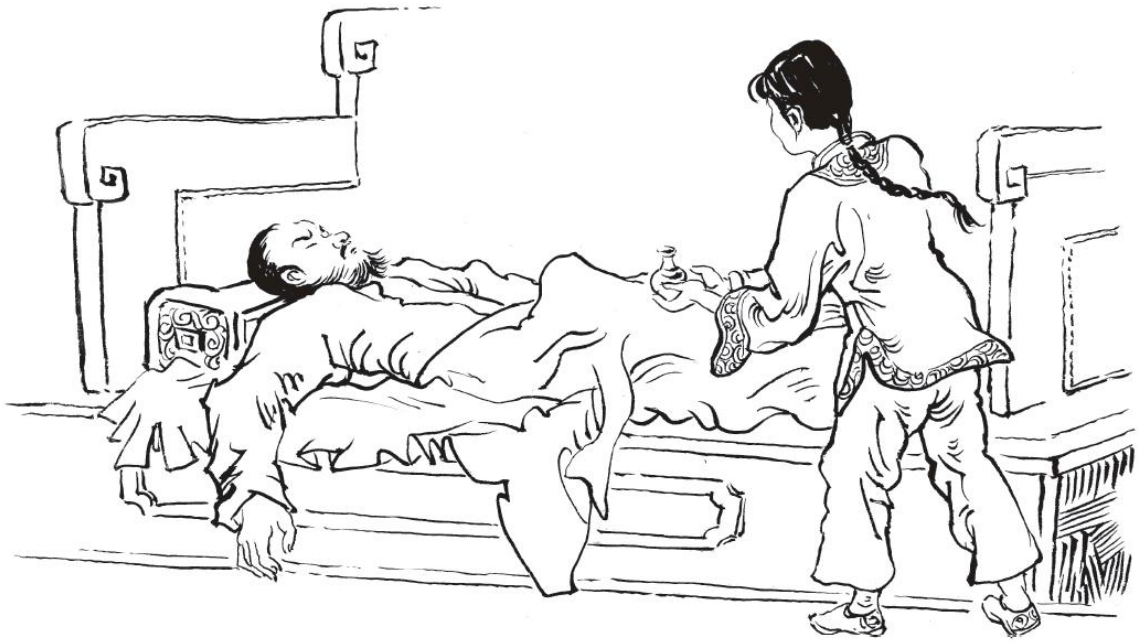
九牧藏生看着方莫白的身影在视线里消失，抬头看着东方已泛起的鱼肚白，长叹道：“我只是一名剑客，而他，才是真正的剑侠呀！一个‘客’字，一个‘侠’字，一字之别，境界之差，侠义之差却何止谬以千里呀！”

从此，九牧藏生隐没于东瀛，再也没踏进中原半步。

选自《悲魔剑》

忘情水

◇文／陈超先　图／戴清胜



一

步天阙动也不能动地躺在担架上，脸色一如平时，呼吸也算平稳，整个人好像在熟睡。但他的好友、名医游世柯告诉步天阙的未婚妻红菱，步天阙只剩下十二个时辰的性命了。他中的是鬼龙星的“往生针”。这种毒针一旦进入肌体，天下只有一种药物能救治，那就是忘情水，忘情水只在天下第一名侠唐歌手里。

游世柯不无遗憾地告诉红菱：“天阙为人行事，总在正邪之间，况且他一向好勇斗狠。这次他一个人挑了鬼龙涧十八高手，将鬼龙星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切只因为鬼龙星有次喝多了，醉话里有一句藐视了天阙的风逝决。唐歌他不可能将忘情水交给天阙这样一个忽正忽邪的人。”

红菱并没有被游世柯的话吓住，她一脸坚决地说：“我一定从唐大侠手里取来忘情水。我的亲人都死在恶人手上，世上只有天阙一人对我好，即使用我的命去换，我也心甘情愿。”

游世柯轻叹了口气，他把唐歌的住处告知红菱，红菱随即走下风逝崖，前去相求唐歌。

看着红菱纤弱的背影，游世柯摇了摇头，他深知红菱此行的艰难。有一件事情红菱还不知道，十年前，步天阙初涉江湖，被敌人围攻，还是天下第一邪神厉浩劫救了他的命。这以后每年步天阙都要上浩劫峰一次。唐歌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段江湖往事，从这一点来看，唐歌是万万不会帮步天阙的。

二

游世柯的担忧不无道理。三个时辰后，



红菱赶到唐歌的凌风听雨轩。看到风尘仆仆的红菱，唐歌令小童奉上香茶，并对她大加赞赏："红菱姑娘对步公子，真是生死之恋，唐歌深为钦服。"

红菱喝干杯里的茶。她原以为唐歌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没想到他比步天阙也大不了多少，不同的是，唐歌的眼睛里闪烁着从容不迫的神色，绝无步天阙眼里那种锋芒毕露的霸气，这一点连不懂武功的红菱也看得清楚。

"你已知道天阙受伤之事？"红菱吃惊地问。

"我知道，可能你要失望了，我不会给你忘情水的。"唐歌一口回绝了她，并且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我不计较步公子的为人行事。红菱姑娘，你要知道，忘情水确实能够治好他的伤，可忘情水一旦和他的风逝决结合，就会使他练成诛仙令。如果那样，不出一个月，步天阙的武功不但超过我，而且能够和厉浩劫平分秋色，届时，江湖上将再出现一个四处挑战的绝顶高手。试想，江湖还能再有一天宁日？"

"好，既然你不救他，那我也不活了。"红菱似乎早已料到唐歌不肯救步天阙，平静而又坚决地说，"我早就和天阙定下誓约，一起生，一起死！"

唐歌大为惊讶。眼前这姑娘眼神冷如秋水，她虽只这样说，并没有行动，但唐歌很肯定她会那样做的。唐歌为难了。

红菱看出他的难处，施了一礼说："唐大侠，打扰了，小女告辞。"说完扭身就走。

红菱走出去不远，唐歌追了出来："你我虽初次见面，我已看出你绝不同于寻常之人。既然你对步天阙如此重情，我再不相助，那就枉称大侠。我只一个要求，希望步天阙伤愈之后，少惹是非，否则，我会动用所有人脉，不惜两败俱伤也要置他于死地。诛仙令固然神妙，但也不是天下无敌。"

红菱盈盈拜倒："只要唐大侠救得天阙性命，红菱愿以性命相胁，逼他安稳，绝不多惹事端。"

唐歌转身取来一个瓷瓶交给她。红菱再次道谢，然后匆匆离开凌风听雨轩。唐歌站在门口，看着她渐远的背影，心里不无担忧，步天阙这条命是保住了，可他的武功也高出一大截，谁能保证他会信守红菱的诺言，不惹事端？

三

红菱带着忘情水赶回风逝崖后，仅仅一个月，唐歌的担忧就变成事实。

步天阙的风逝决，加上唐歌的忘情水，二者合一，终使步天阙练成不世神功诛仙令，仅仅在二十几天里，步天阙就连伤江湖三大顶尖高手。

江湖上传出确切的消息，绝情湖的绝情夫人，被步天阙打断双腿；白云涧的弑血道长，被步天阙断了七根肋骨；彩虹岭的逍遥客也被步天阙伤了心脉。这三人都是江湖上一流好手，各自纵横江湖数十年，但在数招之下，就重伤于步天阙手下，让人不寒而栗。

江湖豪客灵虚真人，火速赶往凌风听雨轩，把这个震惊江湖的消息告诉唐歌。唐歌的两眉快皱到一起了，最使他担忧的是，这三人昔年都得罪过厉浩劫，步天阙特意重伤他们，无疑是向厉浩劫示好，如果两人真的联手，江湖上可真要掀起滔天巨浪了。

"这还没完呢。"灵虚真人不停抖动他那一蓬大胡子，"明天就是厉浩劫的六十大寿，听说步天阙有意登上浩劫峰，为他祝寿。"

"果真是那样，现在我们就要召集同道，截杀步天阙，决不能让他和厉浩劫联手。"

两人作别后，唐歌马上集结人马，奔赴浩劫峰。他确信此时再去风逝崖，已经晚了，只有直接去厉浩劫的老巢，才有可能拦

住步天阙。灵虚真人则再召集一批人，作为唐歌的后援，也赶往浩劫峰。

四

浩劫亭，这本是大山深处一个毫不起眼，也没有名字的小亭，只供打猎人歇息。自从十年前，厉浩劫迁来此处，将之命名为浩劫亭后，这里就变成天下邪魔顶礼膜拜的圣地。

现在，厉浩劫在这里招待步天阙，他已经知悉近些日子以来步天阙做的种种事情，加之他曾救过步天阙的命，因此，他认定步天阙是来报恩的。如果能有步天阙这一员猛将加盟，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不用多久，他就能和以唐歌为首的名门正派一决雌雄了。

他俩在亭里喝了一盏茶，厉浩劫又将步天阙请到浩劫居的大厅，厅上早就摆满山珍海味，美酒佳肴。

从走进浩劫居开始，步天阙一直是恭恭敬敬的态度，他对厉浩劫说，自己就是一介武夫，素来看不惯唐歌那一派的惺惺作态，迟早有一天，他会把他们统统踩在脚下。

厉浩劫大为满意步天阙的想法。他们一边推杯换盏，一边推心置腹，一个时辰过去了，步天阙微有醉意。

两人又干了一杯酒，步天阙两眼发红，举止有些随便了，不经意间，他伸手拍了厉浩劫的肩头一下，大着舌头说："厉大哥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枭雄，同为江湖人，我不知多少次梦到自己也能有大哥这般成就……"

"呵呵……"厉浩劫大笑，"只要我俩联……"

只说到这儿，厉浩劫脸色一变，迅速跳起来，一脚踢翻桌子，双手抚胸，脸上肌肉扭曲，嘶声斥责："你……"

步天阙从容站起来，他换了一副面孔，冷笑道："厉浩劫，没想到吧？诛仙令并不是传说中的一套武功身法，而只是一道真气。现在你身中诛仙令，十成武功只剩下不到两成，认命吧！"

厉浩劫慢慢恢复常态，他嘬唇长啸，想要招呼手下。步天阙摇摇头："不用费事了，你的党羽已被清除干净，收拾他们的正是被我重伤的那三位武林高手。"

"为什么？"厉浩劫瞪眼斥责，"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子，当年我救你一命，你就这样报答我？"

步天阙长叹一声："我的命确实为你所救，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眼看你魔心膨胀，肆意屠杀江湖同道。我也清楚，即使你中了诛仙令，也绝非一败涂地，我这条命就在这里，你尽可取走便是。"

厉浩劫点点头，在这片刻之间，他已经把诛仙令的攻势逼到小指指尖。他抬起左手，缓缓道："步天阙，就凭你一己之力，再加上那三个老不死的，还不足以踏平浩劫峰！"

这时候，屋外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步天阙虽练成诛仙令，也确实不是你的对手，如果再加上我的斩魔刀呢？"

听到这个声音，厉浩劫登时目眦欲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步天阙居然和唐歌联手！

"厉浩劫，去年你派人杀害红雨一家七口，只为夺取红雨祖传的玲珑玉佩。想不到吧？红雨的女儿当时不在家里，侥幸逃过一劫。她现在是我的身边人。"步天阙目含悲悯，"我自知一人之力，绝无法扳倒你，就遣她密书唐歌，才有今日这大快人心的局面。你老提救我一命的事情，你似乎忘了，死在你手下的无辜人，究竟有多少？你能有多少条命来偿还血债？"

厉浩劫双眼如欲喷出火来，恨不得马上把步天阙碎尸万段，可当他看到唐歌率领十余名武林高手走进大厅时，他感到一颗心不断下沉。失败，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向自己扑面而来。

选自《上海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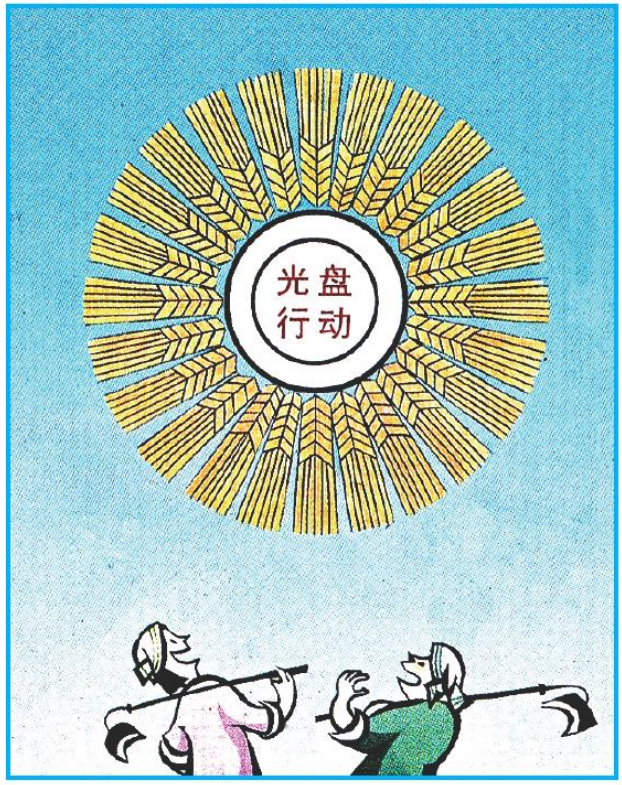
★漫画吧★



眼睛大肚子小 / 胡军



全民参与一点不累 / 邸天行



发扬“光”大 / 张爱学



心痛的味道 / 王少华

（摘自《幽默与笑话》）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18-28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微店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联系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邮编：050000
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21>